

尚志學會叢書

柏拉圖之理想國上

商務印書館發行

希臘柏拉圖著  
吳獻書譯

尚志學  
會叢書  
柏拉圖之理想國  
上卷

商務印書館發行

# 柏拉圖之理想國目次

## 卷上

第一章 財產 公道 節制 及以上三者之敵對 問  
答中之人物……………一

第二章 個人 國家 教育……………八二

第三章 教育中之藝術……………一四六

第四章 財產 貧困 善德……………二二三

第五章 婚姻 哲學……………二九八

## 卷下

第六章 政治 哲理……………一

第七章	教育之實在與影響	七二
第八章	四種政治	一四一
第九章	正當之政治與不正當之政治二者之樂趣	二一六
第十章	生活之酬報	二七四



# 柏拉圖之理想國卷上

第一章 財產 公道 節制 及以上三者之敵對 問  
答中之人物

蘇格拉底 克拉根 哀地孟德 派拉麥拉 塞弗拉 斯  
拉雪麥格 克立托分 旁聽者數人

以下之問答經蘇格拉底於問答之翌日在貝而斯塞弗拉家  
述於泰茂罕莫克拉底克立吸及一無名之人之前

余（蘇格拉底）昨日偕哀里斯敦之子克拉根至貝而斯。以欲禱  
於女神。並一觀該地人若何舉行此極盛之賽會。蓋此爲本屆創  
舉也。既至。吾儕禱神後。觀覽賽會。意甚愉快。司拉司人之賽會。亦

頗不弱。久之遊興既闌。準備入城。適爲賽弗拉之子派拉麥克所見。彼飭其僕致意。此僕自余身後。牽衣曰。派拉麥克君。請君等少待。

余反顧見爲派拉麥克之僕。因詢其主人何在。

(僕)君許稍待。吾主人卽至矣。

(克拉根)我儕自當稍待之。不轉瞬間。派拉麥克已至。其同行者爲克拉根之弟哀地孟德。牛錫之子牛賽拉得。及頃亦在場觀覽賽會之數人。

(派拉麥克)蘇格拉底。汝曹已將回城乎。

(蘇)然。

(派)然則汝見吾曹人數之多乎。

(蘇)然。

(派)豈汝較吾儕爲強耶。不然者汝當留此。

(蘇)余擬說汝曹容吾曹回城可乎。

(派)如吾儕不樂聞汝言。汝又烏能說。

(克拉根)是誠不能。

(派)然則決不聽汝言。汝可無疑矣。

(哀地孟德)今宵有馬上執火炬賽跑。而爲女神壽者。汝曹尙未知之乎。

(蘇)有馬乎。誠創舉也。騎馬人於賽跑時。以火炬互相授受乎。

(哀)然。不特此也。今晚禮神儀節上尙別有一番盛況。亦汝曹所當一觀者。吾儕晚餐後。當卽蒞止。屆時彼處想有多數之青年人

在吾儕可藉此暢譚。故余爲汝計。毋再固執。且住爲佳也。

(克拉根)感汝殷勤遮留。吾儕亦詎能過拂盛意。

(蘇)甚善。

余等遂偕派拉麥克至其家。見其弟兄連歇斯及雨雪地麥。開而雪杜牛之司拉雪麥克。彼牛之楷莫乃斯。及哀李斯托泥麥之子克立托分。少長咸集。派拉麥克之父塞弗拉亦在座。此公年已甚邁。余久不晤矣。是時伊方深坐一軟墊之椅。頭冠花圈。蓋正預備獻祭事也。室中其餘多椅。列成半圓形。吾儕遂各就坐於塞弗拉旁。伊款余甚殷。且曰。

蘇格拉底。汝久未來顧我矣。設余能出外晤汝。則余亦無須汝來。然年老如余。不復能進城過訪。故望汝能來此較殷。蓋凡人體質

上之快樂愈減。譚話上之快樂愈增。此余所以望汝弗拒吾請。竟以此間爲汝消遣地。並可常與此三五青年長日盤桓。雖吾一日長乎爾。毋拘束可也。

(蘇)塞弗拉君。以余一人而論。余誠樂與高年人縱譚。蓋余素視高年人爲已嘗經歷絕遠路程之旅行家。而此路程或亦爲余將來所必至。故余對於過來人。深願一詢此程途之難易險夷。今年已屆詩人所謂「老年之階」。余所願相質正者。卽人之一生果至老而更難乎。抑汝別有所以告余者。

(塞)蘇格拉底。余當以余一己之感觸告汝。吾儕年邁之人。正如諺所謂鳥以類聚。每好集合共處。絮絮談心。然最普通之談話。無非「余不能食矣。」或「余不能飲矣。」少年時與愛情上之快樂。

均成過去事矣。」回憶快樂時代。曾幾何時。而今何在此生其已矣。」怪其親戚之忽視者有之。以老年爲種種苦難之因者有之。以余觀之。是皆不然。蓋老年果爲種種困苦之原因。則余與其他老人。當有同等之感觸。顧余與余素所識者。絕無此等之經歷。故余敢斷言若曹之怨。誠未得其當。余嘗記昔有人問年老之詩人沙弗克里曰。「情慾猶於老年時代有用乎。汝仍爲昔日之沙弗克里乎。」彼應聲曰。「居吾語汝。余甚喜余已脫離汝曹所謂情慾一端矣。余覺脫離乎此。宛如脫離一狂暴之主人。」此言何其確哉。余每憶及此。輒歎服其言之真確。蓋老年時代。情欲既滅。別有一種清靜與自由之樂境。不特脫離一狂暴之主人。實脫離無數之狂暴之主人也。頃告汝之種種之怨天尤人。其原因實若曹

之品性與情好使然而非關老年也。蓋凡具恬靜而愉快之性情者。亦不覺其年老之壓力。使性情而適相反。則老年與少年同此壓力之負擔也。

余頗佩其言。并欲其繼續發言。故應之曰。汝言誠然。但余意常人或未必能深信汝言。彼人謂汝所以不覺年老之苦者。非汝具愉快之性情使然。實汝擁豐富之財產使然也。蓋財產爲安樂之要素。固人人所知也。

(塞)汝言良是。人固不吾信也。彼人所言亦自成理。惟其理不充足耳。昔哀拉分妄毀西米斯托克里。謂彼能成名。非其功績使然。實以彼爲一雅典人耳。西米斯托克里應之曰。一雖然。設令易地而生。汝爲此城之人。而余爲汝城之人。則汝與余必均之不能成。

名矣。」

余今亦可以此語答彼老諄而不返省者。蓋人之善而貧者在老年固無如貧何。而嘗有莫慰善人之憾。然彼惡而富者。雖少年亦夜氣憔悴。滋多憂懼。安樂云乎哉。

（蘇）余欲一詢汝之財產大半爲祖宗所遺。抑皆汝所自得乎。

（塞）大半爲余所自得。汝更欲一知余所得爲幾何乎。余之生財能力。比較上在吾祖吾父之間。蓋余祖所得之遺產。其多寡適如余今所現有。然彼經營生殖。旣乃再倍三倍之。以授余父。連衰泥斯。余父逐漸銷耗。至授余時不及余現有之數。故余將來遺產子孫時。能較余受自余父時爲多。則余願足矣。

（蘇）余所以發此問者卽以此。余覺汝於財產上。毫不介意。蓋自



來得遺產者大半如此。非彼辛苦創業者所能也。彼創業者之愛財。不特如他人之僅以其功用利益而愛之。每以爲財之創自己手。事良不易。而因生一種必使常爲己有之愛心。正如詩人之愛己之著作。父母之愛己之子女也。然所見若此。斯爲鄙矣。以其吐屬不外乎稱頌金錢而已也。

(塞) 此語甚確。

(蘇) 固也。然余欲再進一問可乎。以汝觀之。汝自財產上所得之幸福。何者爲最大。

(塞) 僅一端耳。且余亦知此亦不易見信於人也。蘇格拉底乎。容余詳告汝。凡人至自知其將死時。輒有一種素所未有之恐怖及憂慮。纏繞於其腦中。卽來世之說與今世行爲上所應得之刑罰。

是也。人固平日視此爲笑譚者。然至此則頗認其說之非虛。於是疑惑驚悸。紛至沓來。使之不得不回憶曩所開罪於人者爲幾何人。所以至此時而有如是之景象者。大約以年老神衰之故。或又如飄泊扁舟將抵彼岸時。見解能較清晰耳。若曹設自知其罪惡非輕。則悲觀過渡。常如小兒之夢中躍醒。亦其勢然也。然自省無愧之人。希望二字。確能爲其年老時之看護。賓大有言曰。凡清心寡欲而以公道待人者。希望之在其心。力能滋養其靈性。安慰其老境。而爲彼終身之良伴也。一噫。斯言何其高且確哉。至財產之所以能有利於人者。以人有財產。可終其身不致詐欺他人。惟其無詐欺之行爲。故死時心中坦然。無祭神未誠之懼。與舊債未償之憂。然此非指常人而言。蓋惡人雖富亦無補也。故以余觀

之。大凡識解遠到之人。其於財產上所得之利益固甚多。而個中最大之一端。即心中安樂。而絕無恐怖之念也。

(蘇)甚善。然汝頃豈不云公道乎。公道之正義若何。不誑言而悉償宿逋。即公道乎。此外無他乎。且即此二端。竟無不適宜爲公道之時乎。設有一友人。頭腦清爽時。託軍器於余。而至腦筋紊亂時。向余索還。余應取懷而予之乎。想無是理也。苟余竟還諸其人。諒又無以余爲是者。蓋人視余之不應償還。無異於視余之不應誑語也。

(塞)誠然。

(蘇)然則不誑言而償債。不能爲公道正確之解釋也明矣。

(派拉麥克)設雪蒙拿 (Simanides) 之主張可信。此解釋固正確

也。

(塞) 余須興矣。因余當往觀祭神。至公道之問題。當授之派拉克與在座諸公矣。

(蘇) 爲汝嗣子者。非派拉克乎。

(塞) 誠然。遂含笑而去。余謂派拉克曰。辯論之嗣子乎。請告余以雪蒙拿之所謂公道。與汝自己之見解。

(派) 彼以償債爲公道。余覺此說頗正確。

(蘇) 惜乎彼之明哲也。余又不能無疑於其言。彼所云者。汝或能了解。而我誠不能也。蓋吾儕頃間所謂不應以存置已處之軍器。償還一腦筋紊亂之友人。彼必亦以爲然。然他人之物。暫爲吾有。吾負其責。非償而何。

(派)然。

(蘇)然則人當腦筋失常度之時。而索其存置於余之物。決不應償之乎。

(派)是決不能。

(蘇)汝謂雪蒙拿以償債爲公道。並不包括余所設喻之一端而言乎。

(派)誠然。因彼之意。謂吾人終當以善待友。不當以惡待友也。

(蘇)設有人欲償還其友人所存在己處之金。而一時事勢之所關。乃償之適爲被害。則不得謂之償債。汝謂此爲雪蒙拿之命意乎。

(派)然。

(蘇) 吾儕之仇敵。亦當得吾儕所負彼等之債乎。

(派) 然。且余謂敵人對於敵人之負債。卽爲惡意。

(蘇) 然則雪蒙拿之解釋公道。與詩人之解釋公道。同一含糊。蓋彼所謂公道者。卽人人應得其應有之物之意。而此物彼卽名之曰債。

(派) 彼意固如是也。

(蘇) 異哉。設余詢以醫術所當償人者惟何。且當償諸何人。則彼將何以爲答耶。

(派) 彼必曰。「醫道當以藥品與飲食品償諸人類。」

(蘇) 烹魚術所當償者惟何。且當償諸何物耶。

(派) 調和人之食品耳。

(蘇) 公道所當償者惟何。且受償者爲何人耶。

(派) 設吾儕取以上數端、與諸如此類之事推之。則公道者卽以善報友。以惡報敵之謂也。

(蘇) 然則汝意果如是乎。

(派) 然。

(蘇) 人當疾病時。最能以善報友。以惡報敵者爲誰。

(派) 醫士也。

(蘇) 當吾儕在危險之海程之中。何人最能施其以善報友。以惡報敵之手段乎。

(派) 曰舵工也。

(蘇) 一公道之人。當於何事上最能善遇其友。而傷其仇敵乎。

(派) 當戰時與友人聯盟而攻敵。

(蘇) 親愛之派拉麥克乎。然而人無疾病時。醫固無用也。

(派) 然。

(蘇) 不在海上。舵工無用也。

(派) 然。

(蘇) 然則平時而非戰時。公道無用矣。

(派) 否、否、此與余意實大謬。

(蘇) 汝意謂公道之爲物。其在平時與戰時。同有功用乎。

(派) 然。

(蘇) 如種穀之不可無農工乎。

(派) 然。



(蘇) 亦如欲得屨而不可無屨人之工作乎。

(派) 然。

(蘇) 平時而非戰時。何事上尤不可無公道乎。

(派) 如訂約等事。

(蘇) 汝所謂訂約者。即多人的組合之謂乎。

(派) 然。

(蘇) 公道者與善奕者奕。誰爲較能制勝之分子乎。

(派) 是誠善奕者。

(蘇) 疊磚石以建屋。公道者較匠人尤能日起有功乎。

(派) 否、否、適相反也。

(蘇) 審如是。更以彈琴論。則樂人又必賢於公道者而知音矣。然

則公道須於何種人的組合事業上。始有用乎。

(派)於金錢上之人的組合事業。當有用也。

(蘇)然。惟人當用其金錢時。果無俟與人集合也。設汝欲購或售一馬。則未必商諸公道之人。詢諸善相馬者。已爲得之。其然乎。

(派)然。

(蘇)汝設購一船。商於舟子。較諸商於公道之人。殆尤有益乎。

(派)然。

(蘇)然則公道之人。究於何種之金錢的組合上。始有用乎。

(派)當汝欲穩便妥慎儲金時。則有用矣。

(蘇)汝其以爲彼時金錢適無用而可以儲蓄乎。

(派)誠然。

(蘇) 汝爲此言。何異於云必當金錢無用時。公道始有用乎。  
(派) 此爲推論之結果耳。

(蘇) 當汝欲保存一芟草之鎌鉤時。則公道有用於個人及國家。而當汝欲用此器時。則有用者爲種植之藝術。而非公道矣。

(派) 此固明甚。

(蘇) 設汝欲保藏一盾或一瑟。則公道有用矣。至欲用時。則有用者爲兵與音樂家之技術。而又非公道矣。

(派) 然。

(蘇) 以此類推。萬物皆可作如是觀。苟其物有用。則公道無用。公道有用。則其物無用矣。

(派) 此固由推論而來之結果也。

(蘇)然則公道之功用鮮矣。余意吾儕當再進一層論之。當兩人相搏時。彼善擊人者。非即善拒人之擊者乎。

(派)然。

(蘇)最善避疾病者。豈非即最善製造疾病者乎。

(派)然。

(蘇)一善於整部曲嚴壁壘之軍人。非即最善於襲擊其敵人者乎。

(派)誠然。

(蘇)然則最善於保守一物者。亦即為最善於竊物者乎。

(派)此又為吾儕推論之結果也。

(蘇)是則公道之人。既善保藏金錢。亦即善盜金錢之人也。

(派)以理而論。是誠然也。

(蘇)然則公道之人。終不免爲盜行者矣。此等見解。余意汝必學自花滿。(Homen)蓋彼於稱頌其素所崇拜之外祖握托李格時。曾曰、「彼之善於竊盜及妄宣信誓。實在衆人之上。」故汝與花滿及雪蒙拿皆以公道爲竊盜之術。而行此術之目的。卽爲以善報友。以惡報敵。汝意果如是乎。

(派)否。否。余雖不能斷頃間余所云爲何。惟余意實不然。

(蘇)此外尙有一問題。汝所謂友與敵。謂誠爲我友與爲我敵者乎。抑不過似友似敵者乎。

(派)無論真與否。凡己所以爲善者。自當友視之。己所以爲惡者。自當敵視之。

(蘇)誠然。然世無誤辨善惡之人耶。善者彼方以爲惡。惡者彼反以爲善。豈非常見之事乎。

(派)此固常見者。

(蘇)然則善人反爲若曹之讎敵。而惡人反爲友人矣。然歟。

(派)然。

(蘇)既如是。則彼等若以善報敵。以惡報友。不爲過矣。

(派)然。

(蘇)然善人必公道。而不爲不公道之事也。

(派)此自然也。

(蘇)然則如汝所云。人苟以惡報善人。當視爲公道矣。

(派)否。否。此不道德之說也。

(蘇)然則我儕應以善報公道之人。以惡報不公道之人乎。  
(派)此說較可。

(蘇)然汝盍一察事實乎。世之無知人之明者。往往以惡人爲友。善人爲敵。而實則此等不良之友。自當惡之。爲善之敵。自當愛之。此說果確。則與雪蒙拿之命意。非適相反耶。

(派)誠然。誠然。余意吾儕誤會友敵二字之義矣。當亟糾正之。  
(蘇)然錯點果何在乎。

(派)吾儕誤於以友字作似乎友人。或憑臆測而認爲善人之解。  
(蘇)然則此錯解當如何改正之。

(派)吾儕當云友者不特似乎善人。當真實至於至善。似乎善而非真善者。不得謂之友。敵之爲敵。自亦可準此而解釋之。

(蘇) 汝意爲人當惟善爲友。惟惡爲敵。然乎。

(派) 然。

(蘇) 然則吾儕不應再如頃間之以以善報友。以惡報敵爲公道矣。當進一解曰。友而善。當報以善。敵而惡。當報以惡。此爲公道。然歟。

(派) 以余觀之。此似真理矣。

(蘇) 然則公道之人。究可傷人乎。

(派) 凡惡而爲其敵者。傷之何不可之有。

(蘇) 設一馬受傷。此馬較好。抑較壞乎。

(派) 自較壞也。

(蘇) 較壞歟。此係馬所固有之善德較壞。而非犬之善德較壞。其



然歟。

(派) 然。

(蘇) 設犬受傷。則所傷者爲犬所固有之善德。而非馬之善德。其然歟。

(派) 是誠傷犬之善德也。

(蘇) 然則人而受傷。則所傷者豈非人所應有之善德歟。

(派) 誠然。

(蘇) 公道非人之善德歟。

(派) 然。

(蘇) 然則人而受傷。豈不爲人強迫而爲不公道者乎。

(派) 此其結果耳。

(蘇)然音樂家能藉其音樂上之技能。而使人不諳音樂耶。

(派)是誠不能。

(蘇)善騎者能用其騎術。必使人爲不善騎馬者耶。

(派)是烏能。

(蘇)公道之人。能以其公道使他人不公道耶。換言之。卽善人能以其善德而使人爲惡耶。

(派)此情理所無也。

(蘇)如熱之不能生冷乎。

(派)然。

(蘇)如乾燥之不能產濕氣乎。

(派)然。

(蘇) 善者不能傷人乎。

(派) 是誠然也。

(蘇) 然則公道之人。不當傷其友或他人。設傷之。卽爲不公道之人。汝以爲然歟。

(派) 蘇拉格底乎。汝固言之成理也。

(蘇) 然則設有人焉。以償債爲公道。而其所謂債者。卽人所應報其友人之善。應報其敵人之惡。則此說不得謂有充分之理由。蓋如吾儕以上所云。則傷人之舉。萬無得爲公道之理也。汝意如何。

(派) 余誠贊同汝說。

(蘇) 然則凡以以善報友以惡報敵之說。爲雪蒙拿或排哀或畢塔葛或其他同類之賢哲所主張者。汝與余不將同樹旗鼓而攻

之乎。

(派) 余從汝取同一態度。

(蘇) 汝知此說究創自何人乎。

(派) 未知。願聞。

(蘇) 余意首創此以善報友以惡報敵之說者。必爲畢哀特、或潘笛克、或蛋格西、或西白之益司孟牛及其他富而有勢之人。蓋若曹皆甚重視其財勢之徒也。

(派) 誠然。誠然。

(蘇) 然此而不能爲公道之解釋。公道究應作何解乎。

當吾儕辯論進行時。司拉雪麥克屢欲加入發言。而均爲在座諸人所阻。因在座者咸欲聽辯論之結果也。至余與派拉麥克辯畢

稍停時。彼不能再忍。遂振刷精神。勃然而興。不啻若一怒獸之將吞吾儕者。吾儕見之。不禁戰慄。彼向衆人抗聲曰。蘇格拉底乎。汝何冥頑不靈。一至於此哉。汝曹蠢物乎。何其易於降人哉。以余之意。設汝欲知公道。究作何解。則汝當答人所問。不當徒發疑問。相詰難。而以推翻他人之解釋爲能事。蓋世之能問而不能答者。不乏其人。故余決不容汝曹再作模糊影響之談。如以公道爲責任。爲裨益。爲應得之利。此種無意識之談。非所願聞。余所求者。正確與精切之解釋也。余聞其言。甚驚恐。見其狀。又戰慄不自禁。幸余早有覺察。尙能勉置答詞。否則必至噤若寒蟬矣。余以戰慄之聲答之曰。斯拉雪麥格。請勿逼人太甚。余與派拉麥格辯論中。或無小誤。然余確知此誤非出於故意。設吾儕欲得一金而彼此商

權。度汝必不以商權爲坐失得金之時機也。何以當研究貴於黃金萬倍之公道時。乃以吾等之商權爲降服。而謂我儕不盡力於求真理哉。好友乎。吾儕何嘗不欲得真理。惟力不及耳。無所不知如汝。當憐吾儕之愚而教誨之。何必以怒氣相加也。

(斯冷笑)此固蘇格拉底之特色也。余固知此爲汝譏諷之論調。然余豈未料及此哉。余頃已宣布於汝曹之前。彼每遇一問題。終不肯答覆。每藉譏諷或別種逃遁之法。以避去直接之答覆。

(蘇)斯拉雪麥格乎。汝誠一哲學大家也。然設汝以何數成十二之問題問人。又同時禁之曰。「汝不可以二乘六、三乘四、六乘二、或四乘三答余。因此種無意識之答覆。余不願聞云。」誠若是。則人將無能答汝矣。當是時。設尙有人答汝曰。「汝意果何謂乎。此

問之正確答數。適爲汝禁用之諸數之一。豈余當別取此外明知不確之數答汝耶。此果汝之命意乎。設彼如是問汝。汝將何以覆之耶。

(斯) 此二事果可同日而語耶。

(蘇) 何以異乎。卽果有異。而彼被問者設有此意。則吾儕雖力阻之。彼果不當一申其意乎。

(斯) 然則汝將卽以禁用之數作答覆歟。

(蘇) 設此諸數之中。有余以爲正確者在。則余自用之。雖危險亦不顧也。

(斯) 然使於此諸數以外。余示汝以較優之公道之解釋。則汝將有何舉動乎。

(蘇) 余固無他舉動也。一如未知未覺者必學於先知先覺。此余所應有之舉動也。

(斯) 異哉。乃無代價乎。誠奇事也。

(蘇) 使余多財。願付代價。克拉根加入曰。蘇格拉底。汝亦無患無財。斯拉雪麥格。汝亦無須慮此。蓋吾儕皆願爲付代價也。

(斯) 甚善。然余恐彼仍守其慣習。推翻他人之答覆。而自己終無答覆也。

(蘇) 噫。好友乎。將欲強一絕無學識者。忽起而侃侃發言。是烏乎可。卽令稍有思想。而遇學識高尚者在。前則亦安能發言而中肯。發言者必如汝之富才識。而能發揮已意者。方可。汝肯不吝金玉。以一開吾儕茅塞乎。



余言至此。克拉根與衆人亦均繼續請求。斯拉雪麥格始仍要余答覆。繼允發言。實則彼之急欲發言。已爲人所共悉。蓋彼自信有特優之見解。而欲藉此以一露其頭角也。彼曰：汝曹知蘇格拉底之學識乎。彼不自研究而學於人。然而對於人迄未嘗有欣感之時。

（蘇）汝謂余學於人。誠然。謂余負恩。則絕對不能承認。余以無財故。每以稱譽他人爲報。凡余以爲發言中節者。余必稱頌之。設汝不信。則俟汝言畢。卽可知余言之不謬。蓋余固深信汝之言必中節也。

（斯）若此。則請聽余一言。余謂公道者無他。卽強者之利益耳。汝何以尙不稱頌余乎。余知汝固不願也。

(蘇)容余先一明汝意。汝所謂公道爲強者之利益。究作何解乎。潘力笛麥強有力者也。苟一究其所以強於吾儕者。度汝未必認多食牛肉。乃長膂力。故吾儕較弱於彼者。亦當以多食牛肉爲正當而公道之舉也。

(斯)陋哉。蘇格拉底乎。汝奈何以至不確切之義。解釋此強字哉。(蘇)此非出於故意。余實欲解釋汝之命意而云然。可與余以較清晰之解釋乎。

(斯)汝未聞政體之不同。有專制。有民主。有貴族乎。

(蘇)此固吾所習聞也。

(斯)一國之政府。卽爲一國之治權。汝知之乎。

(蘇)知。

(斯)各種政府。皆以己之利益爲前提。或制共和之法。或制貴族之法。或制專制之法。而此法一經制成。卽以宣示人民。俾共遵守。凡破壞此法者。卽視爲非法而不公道。當處相當之刑罰。此種公道主義。無國無之。而實則所謂公道者。祇爲政府之利益耳。然政府無無權者。公道旣爲政府之利益。非卽強者之利益乎。

(蘇)汝爲此言。余知汝之見解矣。至汝見解之是與否。當再研究。惟余當謹記汝解釋公道時。乃用利益二字。而此卽汝所禁余用之者。所異者惟汝於利益二字上。更冠以「強者的」三字而已。

(斯)略加數字庸何傷。

(蘇)加字之多少。無足重輕。吾儕所當注意者。卽汝所云果爲真理否耳。認公道爲一種利益之說。汝與余已表同意。惟汝必謂強

者之利益耳。此三字之正當與否。余實不能遽下斷語。必再研究而討論之。

(斯)發抒所見可也。

(蘇)唯請先告余汝認人民之服從治國者爲公道乎。

(斯)然。

(蘇)然國家執政之人。竟絕無錯誤乎。抑有時亦不免錯誤乎。

(斯)是誠不能免。

(蘇)當若輩治理正當時。則其所措施。皆爲若輩之利益。當其錯誤時。則適與其所薪向之利益相反。汝以爲然乎。

(斯)然。

(蘇)若曹所制之法律。人民有服從之必要。此爲公道。其然歟。

(斯)此固無疑也。

(蘇)然則以汝意推之。則不特服從強者之利益爲公道。服從其損害。亦爲公道矣。

(斯)是何言歟。

(蘇)余不過卽汝言重言申明之耳。汝盍不一思頃間所云。彼執政者當其制法治人之際。雖不免有誤認其利益之時。而人民之服從。仍爲公道。不能以彼之錯誤而不服從也。此非汝所頃已承認者乎。

(斯)此固余所承認也。

(蘇)汝之認此。無異於承認公道有時亦不得爲強者之利益。蓋當彼強者設施之際。苟無意中偶有錯誤。則其所行者。不啻適以

自害。汝既以人民服從強者之法律爲公道。則強者設果錯誤。而弱者仍服從之。則其服從非爲其利益。而實爲其損害矣。此爲推論而來之自然之結語也。雖擅辯才。欲爲遁詞得乎哉。余語至此。派拉麥克插入曰。蘇格拉底乎。言之清且切者。莫甚於此矣。克立托分曰。然。汝可爲之證人也。派拉麥格曰。安用證人哉。斯拉雪麥格固承認治國者不免有時錯誤。而人民之服從。要爲公道也。

(克立托分) 然。彼果曰人民之服從強者之意旨。卽爲公道。

(派克麥格) 誠然。彼且謂公道者卽強者之利益。彼既承認此二說之後。復承認治國者雖錯誤。人民亦當服從之。以此三層而論。其自然之結斷。豈非以公道爲強者之利益。而亦爲其損害也。

(克立托分) 然。彼所謂強者之利益。意或卽指強者所自以爲利

益而言。凡強者所自以爲利益。弱者卽應負服從之義務。此彼之所謂公道也。

(派拉麥克)此非彼之言也。

(蘇)此無傷也。設彼謂此誠爲吾本意。則吾儕不妨卽認爲彼之本意而討論之。斯拉雪麥格乎。汝之所謂公道者。卽強者之所自以爲利益。抑果確爲其利益乎。

(斯)余固指確爲利益者而言。人當誤認其利益之際。尙可稱之爲強者乎。

(蘇)余以汝頃已承認彼強者亦不免有錯誤之時。故余以爲汝意強者雖在錯誤時。亦不失爲強者。

(斯)蘇格拉底乎。汝真如一善陷人於罪戾者。庸醫誤投方藥而

殺人。汝仍許以醫士目之乎。算學家與文法家理解錯誤。失毫釐而謬千里。汝仍許稱之爲算學家與文法家乎。吾儕固常謂某醫或某算學家或某文法家有錯誤。然此爲普通之論調。不足爲準。則卽余亦常用之。惟嚴格論之。則不論文法家與算學家或具別種藝術者。均須名實相符。設其名不符其實。其名卽不成立。故不論有何種藝術之人。不當或有錯誤。有錯誤時。卽其藝術有不良處。藝術不良。卽不當以此藝術而稱之。汝旣素愛精確。則余以爲以最精確之理而論。凡治國者苟名實相符。則必措施悉當而無誤。旣無誤。則經營建設。皆爲己之利益。而人民自當服從。故余始終謂公道爲強者之利益也。

（蘇）汝視余爲善於誣陷人者歟。



(斯)然也。

(蘇)汝疑余所以發以上諸問者。將以有所不利於汝乎。

(斯)噫。尙何疑之。有余知之審矣。然汝終當自覺。汝終不能徒藉辯才以制余也。

(蘇)余亦豈敢出此哉。惟余欲避去吾二人之誤會。故尙有一不得不詢之問題。在汝頃間不云弱者之服從強者之利益爲公道乎。然汝之所謂強者或治人者。究作何解。當以普通之意義解之。抑當嚴格解釋耶。

(斯)余意故取嚴格之解釋。一任汝欺人或誣陷人可也。然余知汝萬無此能力。且余亦終不於汝前樹降旛也。

(蘇)汝其以余爲病狂者。而竟敢欺斯拉雪麥格乎。余而能若此。

則是余之身手捋虎鬚矣。

(斯) 噫。頃間汝固已嘗試之。惟未奏效耳。

(蘇) 此亦余所不必辯。然再有一問題須詢明於汝者。凡業醫術者以嚴格論之。爲治病之人乎。抑爲贏得金錢之人乎。

(斯) 治病者也。

(蘇) 凡爲操舟之舵工者。以嚴格論之。爲舟子中之領袖。抑僅爲一通常之舟子而已乎。

(斯) 固舟子之領袖也。

(蘇) 彼固不能以亦在舟中工作。而卽以通常之舟子名之。彼之得以舵工名。殆以彼擅技術。且以彼有對於通常舟子之統治權。而然歟。

(斯) 誠然。

(蘇) 大抵每一種藝術均應有其利益。

(斯) 然。

(蘇) 凡藝術皆當爲此利益而籌畫經營。

(斯) 此固藝術之目的也。

(蘇) 各種藝術之利益除使其利益完全外別無他義其然歟。

(斯) 此何意歟。

(蘇) 余當以譬喻解釋之。設汝詢余人能無所求而自足抑必有所需於人。余當答曰。固有所需。人。有時疾病而需醫治。則醫術當有回復健康之利益以遺人。蓋此爲醫術之正義。而亦汝所承認者非歟。

(斯) 誠然。

(蘇) 惟然而即醫術論。醫術非亦容有錯誤或不完善之時乎。夫耳目之利益爲視聽。視聽不完善。即耳目之利益不完備。而欲使其完備。自當施之以醫術。願使其醫術亦如耳目之有不完備之時。必又需他種藝術補助之。使利益完備。而他種藝術。又需他種藝術。使其利益完備。果如是輾轉相待而直至無窮盡歟。抑凡得爲藝術者。祇須加意於其在己之利益。而彼人必無錯誤或不完善之時。固無庸其他藝術之救濟改正。而使之利益完備歟。蓋藝術而以嚴格之意義解釋之。誠不當有錯誤與不完善之時。余言其不謬乎。請詳告余。惟毋忘吾儕當取嚴格之意義可也。

(斯) 汝言固甚清澈也。

(蘇)然則業醫術者當籌畫關於人身之利益。而不當注意於一己所有之利益。其然歟。

(斯)然。

(蘇)工騎術者。當籌畫馬之利益。而亦無庸慮及騎術之利益也。以此類推。一切藝術。皆不必慮及其屬於一己之利益。以彼固無錯誤與不完善之時。所當籌畫經營者。惟在受其支配者之利益若何。其然歟。

(斯)然。

(蘇)若是。則各種藝術。非即各種受支配者之統治者乎。

(斯)(躊躇半晌)然。

(蘇)然則無一藝術家或治國者。當慮及其屬於一己之利益。其

所慮及。卽弱者或受支配者之利益。其然歟。  
彼始思有以置辯。而終乃承認之。

(蘇)然則醫術家當其澄思製方時。決不忽計及其一己之利益。而當惟以病者之利益爲前提也。蓋純正之醫術家。其地望亦等於一治人者焉。病者卽宇下喁喁望治之人民。彼其人固痼癘在抱。初不專爲謀利之徒。此殆汝所已承認者。其然歟。

(斯)然。

(蘇)舵工之名實相符者。不僅爲一通常之舟子。實爲統治操舟之子之一人。其信然歟。

(斯)此亦余所業已承認者。

(蘇)如此名實相符之舵工或治人者。當不沾沾自爲計。而當始

終爲其部屬之利益計。其信然歟。

(斯) (又躊躇) 然。

(蘇) 斯拉雪麥克乎。然則凡名實相符之治國者。終當以人民之利益爲前提。而無以己之利益爲前提者。凡其一言一行。惟人民之利益是視。而無他種之利益之見。存乎其間也。

吾儕討論至此。莫不知彼所主張之公道之解釋。實已推翻。然彼乃不廢續吾意而發言。反突然更端詢余曰。蘇格拉底乎。汝有乳母乎。

(蘇) 汝何以當茲語。應順序答覆時。而以此詢余乎。

(斯) 以汝齒牙雖辯給。口鼻間涕泗尙未拭去耳。汝於跳嬉郊野時。彼媪竟未以牧人之如何對付羊羣告汝乎。

(蘇) 汝何爲而出此調侃之言耶。

(斯) 余以汝未知牧人之飼羊。非爲羊計。實爲己計。或爲其主人之利益計也。汝以爲真正之治國者。必不有己之見存。而專心於人民之利益。此大謬也。汝不知公道與公道之人。徒供他人以利益耳。換言之。公道者。卽強者與治人者得利益。而弱者與被治者。失利益之謂。不公道則反是。蓋不公道者常強而治人。懦弱之人。受其支配。服從其命令。然無非爲彼人之利益計。而非爲懦弱者自身之利益計也。愚哉蘇格拉底也。汝盍一再深思之。公道者與不公道者相較。不公道者常爲得利之人。而公道者每爲失利之人。觀於私人合資營業之結果。可曉然矣。設公道者與不公道者而合資營業。至最後解散時。計其所贏。則公道者所得必較少。



而不公道者每較多。再以個人對於國家方面而言之。當國家徵所得稅時。公道者所輸納。必較不公道者爲多。而不公道者反是。此亦明證也。不更見夫身在政府中或社會中之人乎。公道者非惟報酬無望其逸獲。反常有損失之虞。抑且往往以不肯附和他人之不法行爲。而致見恨於人。彼不公道者。又適與此相反。此又一明證也。惟余之所謂不公道者。係指不公道之大而顯者而言。試以最高度之不公道論之。當更易了然於余之命意矣。所謂最高度之不公道。卽層累罪惡比於邱山者。然此輩每爲最徼倖之人。彼當阨而守正。或行羞出於不公道者。反爲最可憐之人。此種最高度之不公道何哉。卽專制君主之虐政也。專制之君。習用詐術與強權。奪取他人之所有。而其奪取之法。初不必出之以漸。凡

其所欲。不論神聖的、污濁的、公衆的、私人的、恣意攫取。無所不便。吾見常人一事陷罪戾。官司偵察逮捕。則必受相當之刑罰。若者爲竊。若者爲盜。若者爲略賣。若者爲詐欺。條例綦嚴。不容末減。尙何名譽人格之能保存哉。然彼設能大舉而盡奪人民之財產。而併南面而奴隸之。則非惟不爲人所唾棄。而反爲人所尊崇。且尊崇之者。不獨爲其人民。凡聞其成此大不公道之事業者。莫不稱崇而畏敬之。人之所以反對不公道者。非爲其不願爲之。實以恐爲不公道之犧牲物焉耳。以此觀之。汝當了然於高級之不公道。較公道爲強而自由。故余仍謂公道卽強者之利益也。

吾儕傾聽之下。一時覺耳中之言之多。有如盈科之湍水。然彼言畢。卽作勢欲去。幸在座者均願其少安毋躁。俾可辯護其主張。余

亦以謙遜之態度而求其少留。曰：聰明之斯拉雪麥格乎？汝言何其富於意味也。汝將絕不一研究汝言之果確與否。而竟舍此而去乎。人之行爲。當依何方針而最有益。汝乃以此問題爲無價值而不屑討論之乎。

（斯）余之視此問題之輕重。豈有異於汝哉。

（蘇）觀汝態度。汝誠似不甚重視此問題者。至吾儕之以不明曉汝意而舉止之失措與否。殆與汝無甚關係。故余懇汝勿獨善汝身。凡汝能宣諸口而有益於吾儕者。仍請明白賜教。吾儕皆圖有以重酬汝。以余一人而論。余實不信不公道固較公道爲有利。不公道雖至最高之程度。強權詐術。爲所欲爲。余亦終不信其果得無上之利益。想與余表同情者。未必無人也。設吾儕因智識之淺

薄。而誤以公道爲勝於不公道。則汝當用汝學識。教誨吾儕至豁然澈悟而後已。

(斯)余頃間所云。尙不能見信於汝。則使汝了悟。何施而可。豈當以一有形之證據。而置之於汝無形之靈性哉。

(蘇)是烏乎能。余所求於汝者。惟汝能始終一致。而不自相矛盾。設有更變。請明白言之。以免有所誤會。汝頃間論醫術家。則取嚴格之意義。然汝對於牧人。則未嘗就嚴格之意義而言之也。汝謂牧人牧羊。初不爲羊之利益計。其視羊也。不過與食其肉者或販鬻之者之視羊同。而真正之牧人。不若是也。真正之牧人。自當有完備之方術。而專以經營其羊羣之利益爲目的。余之所謂治國者亦如此。蓋頃間豈不云名實相符之治國者。不論爲一國。爲一

人終當以被治者之利益爲目的。彼牧人對於其羊之權。非如治國者之對於其人民之權乎。

(斯) 余固確知其如是也。

(蘇) 然則人於較低之事業。苟非爲己之利益。其心卽不願爲之。是何故歟。豈以各種藝術之功用異。而其性質亦遂不同耶。卓識如汝。希詳言勿隱。俾余稍開茅塞焉。

(斯) 各種藝術誠以功用不同。而不可同日語也。

(蘇) 每種藝術除普通之利益外。當供人以特殊之利益。如醫術之供人以康健。航術之供人以安渡海洋。其然歟。

(斯) 然也。

(蘇) 報償之術。當有其特殊之償人之功用。而不可以他種藝術

之功用混合之。如舵工藝術。安可謂與醫術無區別。蓋爲舵工者。嘗有時以航海而增益身體之強健。嚴格論之。汝未必遂謂航術卽醫術。其然歟。

(斯) 誠然。

(蘇) 然則人當受人報償之時。而體適康健。度亦未必遂認報償之術爲療病之術。其然歟。

(斯) 然也。

(蘇) 設人以治病而受報償。汝亦未必謂醫術卽受報償之術也。  
(斯) 然。

(蘇) 然則每種藝術之利益。不可與他種藝術之利益相混淆。而併爲一談。此非吾儕所已承認者乎。

(斯)然也。

(蘇)然則設各種藝術。除其特殊之功用外。有一同等之功用。則必有一同等之利益在。其然歟。

(斯)然也。

(蘇)藝術家以受人報償而得之利益。認爲謂藝術上附屬之利益。而非特殊之利益。其然歟。

(斯)(猶豫半晌)然。

(蘇)然則受報償非藝術本部之利益。藝術本部之利益。如醫術之使人康健。建築術之爲人建屋是也。特報償之術。與各藝術有聯帶之關係。藝術家能各盡其能。而利益施於人。設令竟無報償之者。彼有利可得乎。

(斯)固無利也。

(蘇)然而彼之工作。可以無報償而遂無利益供人乎。

(斯)是安可哉。

(蘇)斯拉雪麥格乎。然則凡藝術與政府之經營工作。非爲己之利益。而實爲懦弱人民之利益計亦明矣。蓋凡能稱爲真正之藝術家。當其工作或指揮他人之時。惟他人之利益是視。而不當有己之利益之念。參雜乎其間也。然余頃間不云乎。人而無相當之報償可圖。斯不肯盡力謀他人之利益。故余謂凡藝術皆與報償之術有連帶關係。卽彼治國者亦必利用有各種報償之術。乃克使之任事。報償之道有三。金錢、榮譽、與不願任事之刑罰也。

(克拉根)斯何意乎。前二種之報償。果不難明。刑罰何謂也。如之



何刑罰而可爲報償之道哉。

(蘇)彼夫好名與嗜利之徒。人皆視爲鄙不足道。汝固宜若知其然。彼不好名利。而寄託高尙者。則賴有第三種之報償。始可使之爲衆盡力而負責也。

(克)請詳言之。

(蘇)對於高尙之人。名與利均不足以動之。若輩不肯以任事之故。而公然求金錢之報償。致受被人僱用之名。亦不以祕密之手段。因緣爲利。致得竊盜之名。是故迫之以清議。責之以義務。於其精神上予相當之刑罰。使之不得不出身任事。以此之故。凡躁進而急於任事者。每爲人輕視。至不得已而出者。方爲人重。而此種刑罰之最足以動人者。卽斯人不出。則將以一不如斯人者爲之。

代。故凡出身任事者。非以己之有志於此。亦非以己之有利益可圖。實以一時無較彼更善或與之同等之人。克荷仔肩。而爲事勢所迫耳。設一國之人。皆爲高尚之人。則避職上之競爭。當不減於今之謀職上之競爭也。蓋彼真正之治國者。自知治人當供人以利益。而不爲己計。人而知此。誰不願爲被治之人。而受人之利益。誰願任治人之職。而徒以他人之利益爲前提哉。惟其如是。故不得不有刑罰以強迫之。余之不能贊同斯拉雪麥格之公道爲強者之利益之說。卽以此。然余意此可不必再加討論矣。克拉根平。吾儕二人之言。比較上究孰有真理。汝願爲何等之人乎。公道乎。抑不公道乎。至彼所謂不公道者。所得利益較多。是爲一更重要之問題。當再研究之。

(克) 以余觀之。公道者之利益。較不公道者爲多。

(蘇) 汝聞斯拉雪麥格所述之不公者之種種利益乎。

(克) 余固聞之。然不能信其言之確也。

(蘇) 然則吾儕當設法使之信其言之不確乎。

(克) 誠然。

(蘇) 設彼先一一陳述不公道者所得之利益。吾儕亦一一陳述公道者之種種利益。則誰是誰非。勢必以各人所述之利益之多寡大小爲標準。而須公正人之判斷也。然如用頃間問答之法。以彼此可承認者爲前提。則辯護者與公正人。吾儕可自爲之。宜毋庸別求有道而就正矣。

(克) 甚善。

(蘇) 汝誠愛用此法乎。

(克) 然。

(蘇) 斯拉雪麥格乎。然則吾儕可開始討論矣。汝頃間不云純粹之不公。較純粹之公道爲有利乎。

(斯) 然。此固余所已言。且已申明其理由矣。

(蘇) 汝所對於此二者之見解究如何。汝以一爲善而一爲惡乎。

(斯) 然。

(蘇) 汝以公道爲善而不公道爲惡歟。

(斯) 抑何可笑也。余旣云不公。公道爲有利。而公道爲無利。則安有如是之見解。

(蘇) 然則汝何以言之。

(斯) 與汝所言適相反耳。

(蘇) 汝以公道爲惡乎。

(斯) 否、余當以高尚的無智名之。

(蘇) 汝以不公道爲惡意乎。

(斯) 否、余當以明哲名之。

(蘇) 汝以不公道者爲明哲而有善德乎。

(斯) 誠然。無論如何。凡能降服國家人民。而能爲純粹之不公道者。卽較之公道者爲有道。汝或以爲此非所論於佞僂之徒。孰知卽此等事業。設不爲人偵察。則雖不能與純粹不公道者並論。其利益亦自不鮮。

(蘇) 然則余固未嘗誤解汝意。願汝以不公道爲明哲而有善德。

以公道爲其敵對。余誠不勝駭異也。

(斯) 余固如是分別之。

(蘇) 汝爲此言。使人益難答覆矣。設汝如衆人之以不公道爲不道德。則尙可與汝以答覆。今余覺汝以不公道爲強而有道。而以頃間屬公道之種種善德。如明哲。如德義。一切皆歸之於不公道。則令人如何答覆。汝意誠如是乎。

(斯) 汝真善忖度余哉。

(蘇) 初非余善忖度汝。余既有理由可信汝之所言。出於誠意。而非以吾等爲戲。則余自不當中止余之辯論也。

(斯) 余之誠意與否。於汝何涉。蓋汝之能事。卽推翻他人之見解是也。

(蘇)誠然。此果爲余能事。然汝肯更答余所問之一言乎。凡公道之人。欲其所得較多於其他公道者之所得乎。

(斯)無此意也。設有之。則不成其爲高尚而無意識之人矣。

(蘇)彼之所爲。有踰於公道之事業外者乎。

(斯)無之。

(蘇)彼欲其所得較多於不公道者。彼果自以爲公道乎。抑不公道乎。

(斯)彼誠以爲公道。然彼欲其利益真能多於不公道者。又安能哉。

(蘇)能不能非討論之要點。余所欲明者。彼公道者固不願得利益較多於他公道人。而欲較多於不公道者。非歟。

(斯)然也。

(蘇)然不公道者將如何乎。彼欲得利益較多於公道者。則將行公道以外之事乎。

(斯)然。蓋彼固欲其所得較多於衆人也。

(蘇)不公道者對於利益上之努力與競爭。當較烈於公道之人。俾可達其取得最多利益之目的。然歟。

(斯)然。

(蘇)然則吾儕可概括言之。公道者不願得利益較多於其同類。而當多於其異類。不公道者既欲所得較多於其異類。且亦欲較多於其同類。其然歟。

(斯)言之清澈。莫甚於此。



(蘇) 不公道者。善而明哲。公道者反是。然歟。

(斯) 然。

(蘇) 不公道者。卽善而明哲者之同類。而公道者爲其異類。然歟。

(斯) 是誠然也。蓋凡性相同者爲同類。性不同者爲異類也。

(蘇) 每人均適與其同類相同。然乎。

(斯) 然。

(蘇) 甚善。請再以藝術論。人之操術不同。設一人爲音樂家。而一人爲非音樂家。固無不可乎。

(斯) 固無不可。

(蘇) 然就音樂上之智識言之。二者孰爲明哲。孰爲愚拙乎。

(斯) 此固音樂家爲明哲。而非音樂家爲愚拙也。

(蘇) 凡人明哲之處卽其善。愚拙之處卽其不善。非歟。

(斯) 然。

(蘇) 本此意以論醫術家。汝之見解亦如是歟。

(斯) 然。

(蘇) 夫音樂家當其整瑟之時。除欲調和其弦外。有欲越出音樂家所當爲之意乎。

(斯) 余以爲未必也。

(蘇) 然斯時彼之意響。固欲超乎一般非音樂家之上。其然歟。

(斯) 然。

(蘇) 設以醫家論之。則汝將何謂乎。當其治疾製方之際。其意亦

欲超出醫家所當爲者之上耶。

(斯) 是誠不然。

(蘇) 請再以知識與愚蠢論之。汝以爲真能有知識者之言行。將較其他有知識者之言行爲多乎。抑彼之言行。亦僅與其同類之言行相彷彿乎。

(斯) 固應相彷彿也。

(蘇) 然彼愚蠢無識者又如何乎。彼豈不願其言行能超出有識者與無識者之上乎。

(斯) 然。

(蘇) 有識者爲明哲乎。

(斯) 然。

(蘇) 明哲爲善乎。

(斯)然。

(蘇)然則明哲而善者。僅欲其所得勝於異類。並無欲勝其同類之意。然歟。

(斯)大致不謬。

(蘇)彼無識而不善者。對於其同類與異類。均欲超出之歟。

(斯)然。

(蘇)然汝豈不云不公道者。常欲超出其同類與異類乎。此非汝之所言乎。

(斯)此誠余言也。

(蘇)汝豈不云公道之人。僅欲勝其異類。而不越其同類之範圍乎。

(斯) 余誠言之。

(蘇) 然則公道之人。適如明哲與善者。而不公道之人。適如愚而惡者。其然歟。

(斯) 此爲推論之結語也。

(蘇) 每人均適與其同類相同。此非頃間之言乎。

(斯) 此固余已承認者。

(蘇) 然則公道之人。適爲明哲而善者。而不公道之人。適爲惡而無識者矣。

余每次重言申明時。斯拉雪麥格必躊躇半晌。然後勉強贊同。是時正值盛暑。見其汗下如流漿。兩面部顏色赭赭然。余生平未見其羞澀若是也。至於問題上之當然認公道爲善德。爲智慧。而不

公道爲惡德。爲愚蠢。彼實已降心相從。可從而知矣。余因更進一層論之。

(蘇)此固已解決而無庸費辭矣。抑汝不云不公道爲強而有力乎。度汝當未之忘也。

(斯)然。此後凡汝所言。余僅以是非然否相應對。而不復作更端之答覆。不然。汝必以強辭奪理爲吾過。

(蘇)雖然。凡與汝之意見相反處。願汝發揮盡致。暢所欲言可也。

(斯)汝既不容余置喙。尙何發揮之有。

(蘇)余豈不容汝表發意見哉。余欲汝先答覆余之問題耳。

(斯)然則汝更發問何如。

(蘇)當討論之先。請再一述頃間之問題。俾吾儕於公道與不公

道二者性質上之研究。可更有秩序。頃云不公道較公道爲強而有力。然公道既證明爲善德爲智慧。不公道爲惡德爲愚蠢。則公道之強於不公道。可不言而喻。惟余欲以別一方法論之一國家。憑藉不公道之暴力。以他國爲其奴隸。行使強權。迫人服從。此非不可有之事。汝其以爲然歟。

(斯)然。且余欲更進一層言之。凡其國愈不公道。則愈易於有此種行爲。

(蘇)余固知此誠汝之本意。惟余所欲知者。卽此強有力之國之權勢。惟公道可以保存之。抑無賴乎此歟。

(斯)設汝頃間公道爲智慧之見解不謬。則惟公道是賴。如余之意見爲是。則無庸公道也。

(蘇) 汝之答覆甚妙。余且喜汝之不獨以然否二字答余也。

(斯) 過承獎譽矣。

(蘇) 余再有一問。望汝仍惠我答辭。設有一國、或一軍隊、或一盜藪、或不論何種之作惡團體。彼此自相殘害。其可進行無礙乎。

(斯) 此誠不能。

(蘇) 設彼等不自相殘害。則當有較好之進行。然歟。

(斯) 然。

(蘇) 此以不公道每啟爭端與讎恨。而公道能調和而聯絡之故。然歟。

(斯) 然。

(蘇) 不公道既有啟爭端與讎恨之性。則凡不公道存在之所不



論在奴隸。或自由人。終必坐是而意見紛歧。不能有共同之舉動也。然歟。

(斯) 誠然。

(蘇) 卽不公道在二人之間。則此二人者。非彼此爭論而致激戰。亦必至成讎敵。而且爲公道之蝨賊。然歟。

(斯) 然。

(蘇) 卽不公道在一人之身。汝謂此不公道能保存其本性。抑將失其本性乎。

(斯) 姑認其能保存可也。

(蘇) 然不公道固有之性爲何如哉。不公道之所在。無論爲一國。爲一城。爲一家。爲一人。皆足以啟爭端。卽以一人論。旣不公道有

啟釁之特性。則足使其人之行爲。不能前後一致。故不公道不獨爲公道之敵。亦爲其自己之敵也。汝以爲然乎。

(斯)然。

(蘇)然則不公道雖在個人。亦甚有害。一爲使其人不能有一致之行爲。一爲使其人肝膽楚越。自相讎敵。而亦爲公道者之讎敵也。汝以爲何如。

(斯)余誠以爲是。

(蘇)神果公道乎。

(斯)姑謂其公道可也。

(蘇)設如是。則公道者將爲神之友。而不公道者將爲之敵矣。然歟。

(斯)汝可大奏凱旋矣。汝可稱雄辯家矣。余恐見惡於諸君。請自今不復置辯。

(蘇)然余意尙未畢。望汝再有以答余。就以上所云觀之。公道者誠較不公道者爲明哲而善而多能。蓋不公道者不能有共同之作爲也。然嚴格論之。此尙不得爲確。彼共同作惡之徒。而能進行其作惡之行爲。尙不得爲真正之不公道者。設彼等爲真正之不公道者。則必自相殘害。而不能有所進行。如能聯合爲惡。必尙有一部分之公道存乎其間。乃能有此共同之作爲。余所信爲真理者如此。而非汝開始所云者也。然至於公道者之生命。果較不公道者爲安樂與否。則又一問題。而亦吾儕所當研究者。蓋人生之當依何方針。殊非尋常瑣屑之問題可比也。

(斯)願聞其說。

(蘇)余當先以一問題詢汝。汝豈不謂馬有馬之事業乎。

(斯)然。

(蘇)凡馬之事業。或不論何物之事業。均非他物所能代成。卽能之。亦必不能如其成功之完備。然歟。

(斯)余實不喻汝所謂。

(蘇)容余解釋之。設汝不用目司視。汝能視乎。

(斯)是烏能。

(蘇)不用耳司聽。汝能聽乎。

(斯)是亦不能。

(蘇)視聽卽耳目之功用。質言之卽耳目之事業。其然歟。

(斯) 誠然。

(蘇) 然試以短刀或鑽鑿等器。斬割葡萄藤。其可乎。

(斯) 可。

(蘇) 然要不及專任割藤用之鈎鎌爲便利。其然歟。

(斯) 誠然。

(蘇) 是則以割藤爲鈎鎌之專門事業。可乎。

(斯) 是無不可。

(蘇) 此而能明。則頃間所云。不難迎刃而解矣。

(斯) 余瞭然於汝意矣。且亦以爲然。

(蘇) 抑凡物而有其專門之功用。或事業者。亦必有一特長之點。如人之目。固有其專門之功用也。

(斯) 誠有之。

(蘇) 有特長之點乎。

(斯) 有。

(蘇) 人之耳亦然乎。

(斯) 然。

(蘇) 凡物皆然乎。凡有專門之功用者。皆有其特長之點乎。

(斯) 然也。

(蘇) 設目之特長之點。不完備而有缺。則此目能成其當成之事業乎。

(斯) 設已盲則其功用已失。尙安能成其事業哉。

(蘇) 汝謂目而盡失其特長之點。則無所用之。今猶論不及此。余

所欲知者。凡物皆以其特長之點而成。以其缺點而敗。然歟。

(斯) 固如是也。

(蘇) 耳亦可以準是論之。耳有缺點。卽無以成司聽之事業。然歟。

(斯) 然。

(蘇) 凡物皆可作如是觀乎。

(斯) 誠然。

(蘇) 然人心亦有其專門之功用乎。如指揮、辨別、斟酌等。非皆心之專門之功用乎。抑可以此數端爲他物之功用乎。

(斯) 是誠不能。

(蘇) 人之行爲。非心所當司之職務乎。

(斯) 然。

(蘇) 心亦有特長之點乎。

(斯) 有。

(蘇) 設其特長之點有缺。則不能盡其功用。然歟。

(斯) 然。

(蘇) 然吾儕非已承認公道爲心之善德或優點。而不公道爲缺點乎。

(斯) 斯固承認之矣。

(蘇) 然則心而惡。其治人必惡。心而善。其治人必善。然歟。

(斯) 然。

(蘇) 然則有公道心之人。自能天君泰然。終吾生以愉快。而不公道之人。適與相反。其然歟。



(斯) 卽以上所云推之。是誠不謬。

(蘇) 然則惟公道者誠能安樂而有幸福。而不公道者不能。然歟。

(斯) 然。

(蘇) 換言之。非卽公道者安樂。而不公道者困苦之謂歟。

(斯) 然。

(蘇) 是則利益云者。幸福而非困苦也。汝意殆以爲然歟。

(斯) 誠然。

(蘇) 斯拉雪麥格乎。然則不公道者。終不能較公道者爲有利也明矣。

(斯) 蘇格拉底乎。汝卽以此爲倍箇節之快事可也。

(蘇) 余誠感汝。且感汝之對余良親善。而不復以謾罵加余也。然

討論之事。余尙未能滿意。顧此爲余之過。而咎不在汝也。蓋余初欲研究者。爲公道之性質。然以涉及其他之種種問題。致未顧及本義。正如饜饜者在盛筵座上。放飯流歡。反致無暇辨黍稷之真味也。吾儕討論之時。始固涉及公道爲明哲善德抑爲愚蠢惡德之問題。繼又涉及公道果爲有利與否之問題。遂次第一一討論之下。遂未暇研究本意所欲研究者。故余終茫然於其結果所在。蓋余既未知公道爲何物。亦未知公道爲善德與否。亦未知公道者果安樂愉快否也。

第二章 個人 國家 教育

余語畢。以爲辯論可告一結束。孰意此適爲辯論之開始。蓋克拉根素爲好辯之人。彼以爲吾儕之辯論。正當繼續進行。故見斯拉

雪麥格之行頗不謂然。復語余曰：蘇格拉底乎？汝欲使吾儕深信汝所謂公道較不公道爲有利之說乎？抑僅欲使吾儕一知半解而已乎？

（蘇）設余而辯才無礙。固欲使汝等深信此說也。

（克）然則汝今猶未畢宣其蘊。容余更一相諮詢可乎？斯世之事。不勝枚舉。汝將若之何而區別之？例如於人無傷之樂事。人固歡迎之。然則所以歡迎之者。不過動於當時之樂。初未嘗有計及此後之影響或效果之見存。其然歟？

（蘇）余以爲此誠人情之常也。

（克）不寧惟是。抑如知識、觀察及身體之康健。人之愛此數端。不惟以一時之愜意。亦以有良好之效果也。然歟？

〔蘇〕誠然。

〔克〕汝知更有第三類事乎。如運動術、醫術、看護術等等。此其事固明明於人爲有益。而篤好深嗜。殆鮮其人。從未有以其事之可愛而爲之者。凡爲之者。無非以由此而生酬報耳。汝以爲然歟。

〔蘇〕若此第三類事，人情亦誠有然。然汝何以乃有此問乎。

〔克〕以余欲一知汝將置公道於何類中也。

〔蘇〕在最高之一類中。卽人以其事之可愛。而亦以其有良好之結果而求之者是也。

〔克〕然與汝意不合者大有人在。人皆以爲公道當在最可厭之一類中。而此一類也。卽頃所云人皆以其酬報而爲之。凡力能避之者。均不願爲也。

(蘇)余亦知此固若曹之見解。頃聞斯拉雪麥格之輕公道而重不公道。卽以此也。然余誠愚不能信。

(克)余願汝能聽余之言。如聽斯拉雪麥格之言。然後可知吾二人究能同意與否。余笑斯拉雪麥格乃有如蛇然。聽汝所言。未及時而已軟化。實則公道與不公道之性質。以余觀之。仍未有明確之分解。余所欲知者。此二者果爲何物。及如何存置於人心中。至其結果與酬報。可暫弗論。故余擬以斯拉雪麥格之意再加申說。今先述衆人之所以爲公道之來原與性質。次述凡行公道者。實以不得不然。拂逆所願而行之。初非以其有益。末述此等見解。確亦有理。余固素不贊成者。然不公道者之較公道者爲有利。實無可諱也。倡此說者。斯拉雪麥格而外。不知凡幾。余聞之熟矣。而

凡主張公道勝於不公道者。從未聞令人滿意之答覆。使余不知所從。使有人能以充足之理由。褒揚公道。則余願足矣。然以余觀之。能爲此者莫若汝。故余將竭力主張不公道。而願汝竭力主張公道。兩兩詰難。推闡盡致。汝謂此爲善法乎。

(蘇) 甚善。且余以爲有識者所當常討論之問題。固莫重於此。  
(克) 余甚喜汝之贊成余議。然則依頃間所云。余先述公道之性質與來原。

今人謂行不公道。自然有利。受不公道者。自然有害。而害每加大於利。故人於既得其利。又受其害之兩方面。均有經驗。後知不能獨得利而不受害。遂相互議定。不如放棄此二端爲是。於是法律與條約以出。而此法律所規定者。卽稱之爲合法與公道。此今人

所謂公道之來原與性質也。換言之。公道卽最有利與最有害二者中之折衷之道也。所謂最有利者。卽行不公道而不受刑罰。所謂最有害者。卽受不公道而無抵抗之力。而公道者適在二者之間。不能稱之爲最有利。僅可名之曰少受害而已。而人所以尊重之者。以無抵抗不公道之物而已。人苟自有抵抗之術。而可行所無事。則苟非至愚狂惑。萬不願服從此折中之法。此余所習聞之公道之性質與來原也。至於行公道之非出於自願。祇以欲行不公道而爲所欲爲。苦無能力。乃出於此。則可以下述之法顯明之。試集公道者與不公道者。而各許之以有真正之自由權。聽其所爲。吾儕觀彼二者之趨向。則其結果必皆事擇其利己。而共趨於一途。蓋物之利於己者。人無不以爲有益而趨之。凡趨入公道之

途者。無非以受法律制裁耳。惟欲試驗此事。彼二者須有完全之自由權。如相傳之連田人 克里塞之祖宗及奇之有自由然。相傳及奇爲連田王之牧人。彼在牧羊之際。猝遇大風雨。繼以地震。地爲之裂。及奇大驚奇異。遂下地裂處一探。見種種怪物中有一巨大而中空之銅馬。而馬身有門。俯首而入。見一高大形似人類之屍。屍身無別物。惟存一金約指。彼遂取自其指而出地穴。旋與他牧人集會。商議上書於王。報告羊之狀況。此固素有之規則也。及奇手帶約指而莅會。無意中其約指外向之面。偶旋內向。忽其人幻變而無形。不爲衆人所見。衆人固以爲彼已離會去矣。然及奇自覺奇甚。再試之再驗。復連試數次。每次皆如之。約指面向外。其人立現。面向內。向即失所在。既而由運動而得選爲牧人中代表之



一。至王廷。惑王后。設策弑王。遂奪其國而有之焉。設有此種幻術之約指兩枚。以一枚置公道者之指上。又一枚置不公道者之指上。時則公道者度亦未必守公道如故。而絕無動於其中矣。蓋其人之往來。苟不爲衆人所覺。則未必其見他人之物而不奪。觀市上可愛之物而不取。遇可欺而不欺。念獄中關切之人。而不往脫其桎梏以偕行者。至此則公道與不公道之舉動相同。而其所達之目的亦同矣。余頃謂行公道者固非以其有利於己而行之。實以不得不然之故。此非明證歟。人固無不自知不公道之實有利於公道。苟無妨礙。斯無不樂爲。設有人焉。具隱身之術。而於人無欺也如故。則人之稱頌之者。雖無所不至。而實則稱頌者之用心。不過懼公道消而不公道日長。終致己亦受其害。故爲是口頭之

稱頌。實則方竊笑其愚不可及也。吾儕設欲正確判定公道與不公道。何者有益於人。則除先將此二者界限分清外。別無他法。然設有懷疑於如之何乃分清者。余可答曰。公道者須純粹公道。不公道者任其不公道至極點。二者須完全無缺點。而各盡其能。不公道者當如一專門之藝術家。如舵工或醫生之自知其技。而別爲才力不到之事者。卽遇失敗。亦有挽回之術。故余謂不公道者可盡其不公道之能事。而不爲衆人所覺。蓋不公道至極點時。人每不之覺。而反謂之公道。彼爲人所詭察而敗露者。固不足論也。然欲不公道能不爲人覺。須完全無缺方可。凡能行如是之不公道者。非惟不爲人察。往往坐是得以攫大利。享大名。卽萬一有失計之處。或洩漏祕密之際。彼能以欺人之言。權詐之術。黨羽之

衆金錢之力。彌補其事。而仍至達其目的而後已。然至是再以高尚與簡單之公道者。立乎其旁而比較之。則此公道者必當如哀斯克勒所謂真善而非僅似乎善者。蓋似乎公道者必爲人所稱譽或酬報。既爲人稱譽酬報。吾儕卽不能知其所以主持公道者。誠有愛於公道歟。抑爲人之稱譽與酬報也。故此公道者須純粹公道。而無絲毫之私見雜乎其間。其行爲當適與頃間所云不公道者適相反。其人當爲一品格最高之人。而亦爲人所以爲受害最大之人。然後可實地試驗。而觀其究能不爲利害所動搖否。且此等試驗。當繼續直至其死。觀其果能始終純粹公道。而其迹竟類於不公道之尤者。吾儕必待二者均至極端之時。然後可判斷此二者之中。究孰爲安樂。

(蘇)汝之描摹此兩項人物以備判斷。何其誠懇耶。汝之爲此。無異於粉刷二偶像也。

(克)余盡余力耳。欲知兩者之孰爲優勝。則觀二人之結果即可知矣。故余擬再就二者所處之境遇。詳細述之。設汝以爲余辭氣鄙戾。則汝當諒余。以此實非余之言也。今試以頌揚不公道者之口吻出之。今人每謂公道者。人往往以爲不公道而束縛之。鞭撻之。使之備嘗極刑。而終將置之死地。斯時也。彼方悟人固當似乎公道而不可真公道。哀斯克勒之語。當用之於不公道。而不當用之於公道也。蓋不公道者之所爭爲實際。實事求是。而非虛浮之外表。亦非似是而非之道也。詩謂不公道者之腦中有肥沃之地。而聰明之教誨。由是而發生者。卽以此也。惟不公道者人每以爲

公道。故常能得治人之權。凡彼所欲娶者可娶之。欲以妻人者可妻之。且以彼之專以利己爲前題。而終不忘其不公道之目的。故不論其與人貿易或往來。終能勝人一籌。獲利而致富。旣富矣。則設欲助其友。傷其敵。較易於彼公道者遠矣。不特此也。卽祭神一端。彼亦遠勝於貧苦之公道者。神之對於不公道者之感情。亦必較好於公道者。故人常謂神與人實聯絡一氣。使不公道者每優勝於公道者也。

時則余方欲有言答覆。其弟哀地孟德續謂余曰。蘇格拉底乎。汝勿謂言盡於此矣。

(蘇) 尙有何言耶。

(哀) 至要之點。尙未論及。

(蘇)甚善。諺云「兄弟相助」汝正不妨實行也。設克拉根有疏忽之處。汝儘可補苴罅漏。益暢其說。雖然。彼所云者。已足使余無地置喙。並使余無從爲公道辯護矣。

(哀)是何言哉。惟余以爲尙有數端。亦須提及。俾克拉根之宗旨可更明白。父母之於兒女。師長之於子弟。無不教之以公道。然其所以教其公道者何歟。非爲公道也。實爲由公道可得人之稱譽與尊崇。由公道可得財產與職業。故此等人每留意於己之外表。而以公道爲之飾。克拉根謂不公道者每藉公道之名而得種種利益者。卽以此也。然世人之稱頌公道如何乎。若曹常謂公道者爲神所喜。天之以利益賜善人。如雨之降。此說適與詩人黑沙奪與花滿之見解吻合。黑沙奪曰「天使公道者之橡樹。子生於上。

蜂聚於中。設公道者而畜羊。必使其羊之毛重而且盛。此外彼復述種種相類之利益。花滿之見地。亦不相上下。彼謂公道者之名。一如一神聖之君主之名。地供之以穀。樹供之以果。羊供之以毛。海供之以魚。然謀衰與其子之稱揚公道。更甚於此。彼謂公道者之在來世。以高臥暢飲。頭冠花圈。終日醉鄉。爲善德最高之酬報。此外稱頌公道之尤甚於彼者。尙有人在。蓋有人謂公道者所應受之酬報。不惟其本人享之。能延至其後裔。至三世四世而未已。以上諸說。皆若曹稱頌公道者之議論也。至對於不公道者一方面。若曹亦有見解。謂此等人死後。必墮落於泥犁地獄中。充汲水之苦役。卽其未死時。天已施之以種種刑罰。而此種種刑罰。卽頃間克拉根所謂公道而似乎不公道者所當受之刑罰也。若

曹之稱公道而貶不公道。皆如是也。然論公道者不獨詩人也。卽散文中亦常論及之。故余願汝更從他方面觀察之。世人固衆口一辭。以公道與善德爲可敬。惟困苦不爲人所喜。不公道之縱恣與快樂。得之甚易。惟爲法律與人意所禁耳。若曹且謂誠實之人。每不能如不誠實者之有利。故常稱羨惡人之安樂。非徒稱羨之。設惡人而富有勢力。則且尊敬之而崇拜之。彼誠實而無財無勢者。人雖明知其爲善人。固亦不相推重。然此尙不足奇。最奇者。則若曹對於神與善德之議論也。若曹謂神每降禍於善人。而賜福於惡人。彼乞食之先知。常至富者之門。自謂有天賜之權。能以獻祭或他種法術。爲人之祖宗贖罪於天。凡款而宴之者。彼卽施其術而爲懺悔。且可以微細之代價。使彼用各種幻術以助其友而



傷其敵。蓋此等先知。人固以爲法術通天也。而此等先知。每以詩人之言。爲其根據。黑衰論惡人之途。轍曰：「人可多行不義。而不遇困難。蓋不義之路平坦。而離家又咫尺不遠。而於善德之前。神固置無數之阻力。而其路適如一登山之徑也。」花滿曰：「人苟多積罪惡。可以禱告獻祭。俎豆馨香。媚於神。以消釋怨恫。蓋神之意旨。固可挽回也。」此言又可爲若曹所謂天意可以挽回之根據。諸如此類之書。其足以資徵引者。指不勝數。爲若曹所謂月之後裔謀。衰所著者有之。爲所謂工藝神之後裔屋。否所著者有之。且若曹懺悔之舉。不獨施於個人。有時竟行於城市區域之全體。不獨施於生者。卽死者亦可爲之禳解。而使脫地獄之苦。設不爾者。則其結果將何如。人莫能知也。蘇格拉底乎。凡年少之人。聞此

天與人之對於善惡之觀念。將有如何之影響乎。以余觀之。凡靈敏之人。一聞此言。必如蜂之生翼。飛繞羣花。欲一決己之究當爲何如人。究當以何種方法。可使此生多受其益。吾知此等少年。或卽以賓大之言自詢曰。一余當從公道之行。抑當事訐詐之術。而後能登此難如升天之高塔乎。察人事已然之成例。殊覺余果事。事從公道。而人不以余爲公道。則無利可圖。而困苦與損失。反可立待。使余而爲不公道。反能得公道之名。而有現在將來之幸福。此衆人之意也。然審視兩方之結果。旣如此懸殊。則可如哲學家之結斷曰。人之外表。旣能壓制真理而爲幸福之源。則余自當盡力於外表無疑矣。余當以一善德之影象。布於余之四週。爲余屋之庭園與廊廡。而蓄狡詐不測之狐於屋後。此亦先賢沃格落格

所贊成也。人雖謂掩己之惡頗非易。余可自慰曰。凡偉大之事。本無易者。蓋苟欲得安樂。非由此道不可。至掩己之惡。余當訂祕約立政黨以佐之。且詞令家能教余藉詞令戰勝於朝廷。藉詭辯戰勝於會場。故余決意半以詞令。半以強權。攫非義之利。而不爲人所疾指。雖余聞神不能欺。又不可干以私。然神果赫赫在上乎。設令如在其上。而竟不與聞人事。則余何畏乎哉。卽或併理人事。余亦知若斯之神。卽詩人所常常道及者。蓋詩人固云神之意旨。可以隨人之祝禱獻祭而轉移。故信與不信。均無不可。設詩人之言而確。則吾儕自當恣行不公道。而以不公道之結果。分獻於神。蓋行公道則雖可免神之罰。而實無利益可得。苟爲不公道。則利益之來。源源不絕。並可作惡而禱祀。禱祀而作惡。以消釋神怒。而

逃免天降之刑罰。或猶謂人世之外。尤有陰曹。凡作惡之人。其人或其後嗣。當在陰曹受刑。然亦無妨也。以彼先知等能以幻術或獻祭等事。挽回陰曹諸神之意也。」以上諸說。皆都市中人之見解。而爲之證人者。卽俗所謂神之後裔之詩人與先知也。蘇格拉底乎。凡能以公道之外表。而實行不公道。則對於神與人均無不利。生前死後。均有利而無害。證諸賢哲之意。亦不期而合。則人之從公道而棄不公道。果有何種之理由乎。且人既洞悉兩方面情形。則欲使腦力充足之徒。或富於財勢之人。重視公道。而不敢非笑他人之稱頌公道。是烏乎可。卽有人能證明余言之非。而以公道爲然。吾知除一二已得真理、與素性疾視不公道者之外。亦未必怒他人之不公道也。凡有時致怨於不公道者。大抵因一己之

故。內省焉而膽怯。數計焉而年老。或積弱而無實行不公道之能力耳。予之以權能。則無不盡力以率作不公道之能事。然則向之所以致怨於不公道者。其故可不言而喻矣。吾儕所以有如是之議論者。其緣由在辯論之初。余與克拉根已詳言之矣。而其至要之故。實以余弟兄覺上自太古。下至現代。竟無一人討論公道與不公道之真正性質。亦未有論及公道何以於人爲最利。不公道何以於人爲最有害者。卽或道及之。無非比較此二者所產之結果之優劣耳。設衆皆研究其眞性。而吾儕幼時卽習聞眞理。則今日亦無須彼此禁止作惡矣。蓋作惡苟有極大之害於己。則人將自禁其作惡之不暇。余所以取激烈之態度而辯之者。欲汝能盡力發揮對面之意見耳。設斯拉雪麥格或其同類處余之境。則余

知其措詞將較余更激烈也。今余願汝能不獨以公道優於不公道之點告余。當告余以人之行此二者之影響果何如。何以一能使人善而有利。一則惡而有害。惟須如克拉根所要求。弗牽入名譽一端。蓋汝設不述二者之真名譽。而仍以其偽名譽而統論之。則吾儕將謂汝非稱頌公道。實稱頌公道之外表。而教人仍於不公道爲祕密之奉行。致汝之本意。無異於斯拉雪麥格所謂公道者。強者之利益。不公道者爲人一己之利。而弱者之害也。然汝已承認公道爲一種最大之利益。而人所以需之者。不獨爲其結果之優。乃爲其固有之特性。如目之能視。耳之能聽。衛生術之能使人健康也。故余欲汝於稱頌公道之際。注意此一端。卽公道與不公道之大利與大害果何在。他人之對於此二者之妄發議論。以

酬報與名譽爲比例。固不足道。余亦不復究詰。惟汝則不可與常人較。余知汝固畢生盡力於此問題者。設此而汝不承認。則余亦無言矣。否則當與余一較滿意之答覆也。茲於結束之前。再重言以申明余意。余望汝不獨以公道優於不公道告余。蓋余所欲知者。卽人之行此二者之效果當如何。何以一爲利而一爲害。至爲神與人所覺察與否。可不論也。

克拉根與哀地孟德之才。爲余素所欽佩。今聞其言。余更欣慰。遂謂之曰。顯赫者之子乎。

按克拉根與哀地孟德之父  
哀里斯登爲希臘之顯赫者

余尙記克拉

根於梅加拉戰勝之後。有人製文賀之。其首段謂哀里斯登之子。眞天賜大英雄之後裔云。余以爲此語甚確。蓋汝旣不信不公道之利益。而能發如許雄論以辯護之。不可謂非天賦之才。余觀汝

兄弟之神色。察汝兄弟之語氣。余固知汝等並非以己言爲然。設余徒聽汝等所云。則余必誤會汝等之本意矣。然余愈覺汝等之饒有能力。使余愈難措辭。余實處於兩難之境。一方面則余對於解決此問題。恐不能勝任。蓋頃余所述於斯拉雪麥格之前者。尙不能使汝等深信公道勝於不公道。則余之能事已盡。然余苟吾舌存在。則終不得不竭吾智力而繼續有言。蓋余以爲直接聞公道被人詆謗。而不一援助。似乎不義。故余擬凡余力之所及。當再辯護之焉。

克拉根與衆人均懇余勿放棄此問題。蓋彼等誠欲研究以得真理。一爲公道與不公道之性質。一爲二者之利害。然余謂此問題之性質。非尋常可比。當用極銳之辨別力以比較之。故遂曰吾儕



既非腦力過人之人。余以爲不如用此法以譬喻之。設有近視之人。欲察見在遠之細字。而偶於較近之處。得同樣較大之字。則彼固喜其字之同。而他人亦許其先識其大者。後識其細者。則此非彼近視者一難得之佳運乎。

（哀地孟德）誠然。然此事將如何譬喻此問題乎。

（蘇）容余詳言之。吾儕所研究之公道。非卽有時所謂個人之善德與國家之善德乎。

（哀）然。

（蘇）國家非較大於個人乎。

（哀）然。

（蘇）然公道之於大者。亦必因其大而易辨。故余以爲當由大而

小。先辨國家之公道與不公道。然後再以個人之公道與不公道比較之。

(哀)此法甚善。

(蘇)當國家在建造之時代。則其公道與不公道。亦在建造之時代。

(哀)誠然。

(蘇)當國家完備之時。則此二者亦臻於完備。設欲辨別之。諒亦較易。

(哀)誠然。

(蘇)然吾儕不當自造一理想之國家乎。顧此誠非易事。請一思維之。

(哀) 余已加意思維。且甚望能言之成理。

(蘇) 吾儕於建造之先。當先一觀國家之來由。以余觀之。國家之立。由於人類之必有待於互助。蓋吾儕固各有所需。而無不他求。而自足者。此非國家所由來之惟一原因乎。

(哀) 誠然。

(蘇) 人既各有所求。而又需多數之他人供給之。於是各本其願。欲而合羣。而成團體。凡由此羣。此團體聯絡而成之全部。即名之曰國家。

(哀) 然。

(蘇) 於是互相交易。有施者。有受者。而其宗旨則無非爲彼此之利益耳。

(哀) 誠然。

(蘇) 吾儕然後可建造此理想之國家矣。

(哀) 誠然。

(蘇) 人所最大之需要。卽爲關係生活之穀食。

(哀) 然也。

(蘇) 其次爲居處。再其次爲衣服等等。

(哀) 然。

(蘇) 然後可一觀吾儕所創之國家或都市。將如何供此種種之需求。吾儕設想一爲農夫。一爲工人。一爲織匠。當再添一屨人。與他種供給人身需求之人。可乎。

(哀) 是無不可。

(蘇) 任何最簡單之國家。度亦必需四五人。

(哀) 誠然。

(蘇) 然彼等當如何進行乎。當各以工作所得之效果。而公諸羣衆乎。如彼農夫之工作。當不惟爲己。亦爲其餘之四人計。因是而彼所耗之時。亦當四倍於爲一己而工作之時乎。抑彼當無庸問彼四人之食。祇須備一己之需。而別用所餘四分之三之時於建屋製衣等事乎。

哀地孟德意謂農夫當盡力於供食。而不必爲分外之事。

(蘇) 余意亦若此較善。卽以吾儕而論。吾儕之趨向固不同。而各人之職業亦不同也。

(哀) 誠然。

(蘇) 一人而爲多數之事。與一人專心於一事。孰善。

(哀) 是誠專心於一事。

(蘇) 設作一事而在不正當之時。則其事必敗無疑。

(哀) 誠無疑。

(蘇) 蓋有職業之人。於其職業上當繼續進行。固不可待至暇時而後乃及於此。

(哀) 誠然。

(蘇) 然則人苟不與聞他事。專司一與其性情相近之事。而於正當之時爲之。則其所產必較優而較多。

(哀) 然。

(蘇) 然則一城之中。四人外當再添他人矣。蓋彼農夫不當自製

犁鋤及其他農器。彼建屋者不當自製斧斤及其他工具。必賴他人爲之。織匠與屨人亦然。

(哀) 誠然。

(蘇) 於是木工鐵工與他種工匠皆發現於此創設之國家矣。

(哀) 然。

(蘇) 不特此也。當再有各種牧人。俾農人可有牛爲之耕。建屋者可有牛羊肉類充膳。革工與織工可有毛革爲材料。且雖一一具備。此尙不得謂大國也。

(哀) 誠然。然苟有此種種。已非極小之國矣。

(蘇) 然後可一觀其城市中之狀況爲何如。一城而可無需輸入之物。不可能之事也。然歟。

(哀) 是烏能。

(蘇) 是則必別有人焉專務運輸之事。

(哀) 是誠不可無者。

(蘇) 然使此貿易之徒。惟知以人所餘補己不足。絕不移彼處所需之物俱往。則彼必無所獲利而歸。

(哀) 然也。

(蘇) 然則彼等所產之物。其品質與多寡。當不獨爲本土人計。亦當爲相互交易之地計也。

(哀) 誠然。

(蘇) 於是須有較多之農人與工匠矣。

(哀) 然。



(蘇)時至於此。不當有專司輸入與輸出之商人乎。

(哀)是亦不可無矣。

(蘇)然欲貨物之能渡江海。可無多數之有技能之舟師乎。

(哀)是非多不可。

(蘇)請再觀城中之交易如何乎。蓋各以己之所產而相互交易。即爲創此國家之目的也。

(哀)是必有購入者。亦必有售出者。

(蘇)於是彼等需市場。而又必有一定之幣制。以爲交易之標準。  
(哀)誠然。

(蘇)設一農人或工人攜其所產入市。而一時無與之交易者。則彼將挾持所有而歸。抑獨自躑躅於市上乎。

(哀) 是均不可。當有以販賣爲業之徒在。凡在完備之國家中。體質薄弱而不能爲勞力之事者。往往以金錢購入他人產出之品。而轉以售諸需此品物者。

(蘇) 然則此國中又需一種專事販賣之商人矣。販賣爲得當之名稱乎。蓋凡置身市場中。以買賣爲業者。謂之販賣。攜貨物至他處交易者。謂之負販。然乎。

(哀) 誠然。

(蘇) 然此外尙有一種事人之人。以知識論。固不足道。惟富於膂力。轉移執事。供人役而得工資。謂之傭工。然歟。

(哀) 然也。

(蘇) 此種人非亦爲國中人民之一部份乎。

(哀) 然。

(蘇) 吾儕之國家。至此可謂完備乎。

(哀) 度已臻於完備。

(蘇) 然公道在何處。不公道的在何處乎。此二者究發生於何種之  
事業乎。

(哀) 以余觀之。大抵發生於人與人交易之際。此外未必有發生  
之地也。

(蘇) 余以爲汝意誠是。惟吾儕當極意研究之。勿知難而退。

(哀) 然則吾儕試先一觀若曹之生活如何。若曹自必各備酒食  
衣履房屋。既有室家。然後工作。夏則散髮袒臂。冬則飽食暖衣。麥  
飯菜根而外。每團粉爲餌。煮米爲餅。藉葉以代器。編柴以爲榻。而

其小兒女則冠花圈。食餅餌。談笑快樂。高歌以酬神。然若曹亦以荒年與戰爭之不可測。而必稍有積蓄也。

(克拉根) 汝未嘗道及調味之品也。

(蘇) 誠然。余幾忘之矣。此固不可無也。可以鹽與橄欖牛乳餅等充之。此外可如鄉人之烹樹根蔬菜以調味。而果實則如棗豆等可也。有此種之食品。若曹可優遊卒歲。康寧終老。而爲其子孫者。自亦必有同等之境遇也。

(克) 然也。然此與飼畜一城之豬。何以異乎。

(蘇) 然則尙有何需乎。

(克) 汝當與若曹以普通便利之物。凡欲安樂之人。每喜坐安適之睡椅。憑時樣之食案。而有可口之甘脆也。

(蘇) 誠然。余知汝意矣。汝所欲余慮及者。非特爲一國家之組織。而爲一奢華之國家之構造也。余以爲此亦無不可。蓋於此等國家中。公道與不公道。或者更易於覺察。惟以余觀之。余頃間所論者。實爲一健全之國家。今汝欲易以侈靡者。則余亦不反對。想聞吾向者所言樸實之生活而滿意者。未必有人。人固往往喜用睡椅。食案與別種安適之器具也。此外尙須香料香水及各種化妝品。而每種又須有各殊之名目。尋常之房屋與衣服。不復能使之滿意。於是須畫師繡工。各極其能。金銀象牙與各種金類。必應有而盡有矣。

(克) 誠然。

(蘇) 於是此國所固有。將不敷用矣。蓋一城之中。非將增加無數

關於奢侈止之職業乎。如詩人獵人伶人樂人跳舞家彈詞家等。以及製造各種奢華便利物品。如製婦女之衣服者。又如家塾之師傅。亦不可無。僕役尤須較多於前。卽如看護乳母整容庖人。亦必倍增。且人所食之肉。不獨牛羊。則牧羊牧牛而外。又須收豕之人矣。

(克)然也。

(蘇)苟生活之狀況如是。則有待於醫士之調攝診斷者衆。斯醫士之人數。亦當視昔有加。其然歟。

(克)自當什伯倍蓰而未已也。

(蘇)此本足自給之國。至此恐不復足以自給。其然歟。

(克)然。

(蘇)於是將稍取鄰國之地以耕種畜牧。而彼鄰國者設亦如此。邦之從事奢靡。則亦必以聚斂爲事。而亦欲取吾之地以利己。其然歟。

(克)是誠不可免之事。

(蘇)以此而有戰爭之事乎。

(克)誠然。

(蘇)然則吾儕雖未知戰爭之有利或有害。戰爭之起於國家中。公私上種種惡事之原因。可斷言也。

(克)然也。

(蘇)然此國家當更擴充而完備之。軍隊卽爲當擴充之一端。苟無此。則外無以拒敵。內無以保民。

(哀) 人民何以不能自衛而須軍隊乎。

(蘇) 是誠不能。汝豈已忘頃間設想此類國家時之建議乎。吾儕固已承認人當各司其事。一人而兼數事。不能有良好之效果。

(哀) 誠然。

(蘇) 夫戰爭非亦藝術之一種乎。

(哀) 然。

(蘇) 此藝術亦必如製屨之經意乎。

(哀) 然。

(蘇) 如屨人者吾儕固不容其兼爲紡織或造屋者。俾彼可精製完善之屨。故各人須有其專司之事。苟與其性情相合。彼當終其身樂此不疲。而成一完善之工人。戰術較諸他藝。關係尤爲重要。



然欲其術精。非易事也。彼農夫屨人等。而命之充兵。可乎。卽以遊戲而論。奕爲消遣品。然非專心於是者。決不能成國手。欲成國手。非自幼專心於此。不可。工人兵士。何獨不然。工人而無其術。雖有利器。亦於事無補。然則兵士而不熟諳戰術。徒授之以刀劍等器。豈卽能與人戰爭耶。

(哀) 誠然。凡能精於一器者。非有訓練不可。

(蘇) 余以爲守禦者之責任愈重。其藝術須愈精。而其訓練之間。當愈多。汝以爲然歟。

(哀) 此固無疑。

(蘇) 且其業須與其性之所近。然歟。

(哀) 然。

〔蘇〕於是吾儕當擇宜於戰爭之人而命之守城。

〔哀〕是誠吾儕之職務也。

〔蘇〕然。選擇誠非易事。惟吾儕終當毋畏其難而盡力爲之。

〔哀〕誠然。

〔蘇〕以守護而論。彼壯年好勝之人。非如守望之犬乎。

〔哀〕汝意何謂乎。

〔蘇〕余意此二者均須敏於視聽。勇於逐敵。設與敵人接觸。須力能擒之。

〔哀〕此固二者所均不可無。

〔蘇〕且苟欲其善戰。非勇不可。

〔克〕然。

(蘇) 然不論馬與犬。或他種動物。苟無精神。可望其勇乎。蓋精神非外力可勝。誠意所至。畏怯自滅。汝有此種之觀念乎。

(哀) 余固有之。

(蘇) 然則任守禦之責者。須有如何之體魄。已證明矣。

(哀) 然。

(蘇) 且其人必有過人之精神。

(哀) 誠然。

(蘇) 然此等體魄強碩。精神充足之徒。不將爲野蠻之人。而以野蠻手段對付衆人耶。

(哀) 然欲免此。誠非易事。

(蘇) 此等人當能勇於對敵。而親於對友。不然。不俟敵至。已自相

殘害矣。

(哀) 誠然。

(蘇) 然欲得富於魄力而又有溫良之性者。是豈能哉。蓋二者適相反也。

(哀) 然。

(蘇) 然二者缺一。卽不成爲完備之守禦者。而欲兼有此二者。又萬不能。然則完備之守禦者。竟爲不可有之人矣。

(哀) 余頗恐汝之不幸而言中也。

至此余覺腦筋紊亂。遂復追思前所論者良久。乃曰。噫嘻。余友乎。吾儕已忘當前之影像。無怪吾儕之不知所云也。

(哀) 汝意云何。

(蘇) 余謂世誠有此二者兼全者。

(哀) 當於何處得之乎。

(蘇) 動物之可爲模範者亦頗不鮮。卽以犬論。彼馴良之犬。非皆親於其所識。而凶於其不相識者耶。

(哀) 余固稔知之。

(蘇) 然則欲守護者兼此二者。想亦非不可能之事矣。

(哀) 誠然。

(蘇) 然則凡有守護之責者。除有魄力外。非亦當有哲學家之性情乎。

(哀) 汝意何謂。

(蘇) 此種性情。犬亦有之。觀於犬卽可知矣。

(哀) 究爲何種之性情耶。

(蘇) 犬見其不相識之人。吠而逐之。見其所識者。卽歡迎之。雖然。彼不相識者。未嘗虐待之。彼相識者。實亦未嘗利益之。汝覺其奇乎。

(哀) 此余所未嘗想及者。然余覺汝言頗確。

(蘇) 犬有此種天性。是誠可喜。故余謂犬爲真正之哲學家也。

(哀) 何能遽爲哲學家。

(蘇) 犬之鑒別其友人與敵人。之面貌。無非據知與不知爲準則。然則犬非以智識而定好惡之好學者哉。

(哀) 誠然誠然。

(蘇) 然好學非卽好知識者乎。好知識者非卽哲學家乎。

〔哀〕誠然。

〔蘇〕於人何獨不然。凡能以仁愛待友者。非卽好學識之人乎。

〔哀〕誠然。

〔蘇〕故真正之守禦者。當兼有哲學精神與魄力。非歟。

〔哀〕是誠均不可無。

〔蘇〕然則吾儕所求之性近守護者。已得之矣。惟當若何教育而訓練之。此問題或者已能使吾儕研究之本題（公道與不公道如何發現於國家）稍有頭緒。

哀地孟德亦以爲此問題誠有補於吾儕研究之本題。

〔蘇〕吾儕不當以此問題之多耗時間。而遂拋棄之也。

〔哀〕誠然。

目。  
〔蘇〕然則不妨暫費一小時於此。以教育英雄爲吾儕討論之題

〔哀〕誠善。

〔蘇〕然何者當爲彼等之教育乎。依從來相沿之法。則教育分爲  
一端。體育運動與音樂。前者爲身。後者爲心。有較此更善之道歟。

〔哀〕未有。

〔蘇〕吾儕先論音樂而後體育。可乎。

〔哀〕甚善。

〔蘇〕汝所謂音樂者。包括文學而言乎。

〔哀〕余意誠然。

〔蘇〕文學當兼理想的與事實的乎。



(哀) 然。

(蘇) 年少之人。當以二種均授之。而又當先授以理想的也。

(哀) 余不解汝意。

(蘇) 余意當先以理想之故事。教授兒童。此種故事。雖不能謂其全係虛妄。而實則大半爲理想之構造。以授兒童。頗爲適宜。蓋彼等尙未屆體育運動之時期也。

(哀) 甚善。

(蘇) 余之所謂先音樂而後體育。卽斯意也。

(哀) 余已明汝意。且覺汝意甚是。

(蘇) 汝亦知凡事之開始。爲最重要之點。而於教育柔嫩之兒童。則更宜注意。蓋其將來人格之如何。全在此時也。

(哀) 誠然。

(蘇) 吾儕可任兒童聽無意識者之妄談。而致所受之影響。適與吾儕所期望者相反乎。

(哀) 是烏乎可。

(蘇) 然則立取締傳奇小說之法。是爲第一要務。彼任取締之責者。當於其善者認可之。於其劣者排斥之。且須使凡爲母或乳母者。祇可授兒童以業經審定完善之本。俾兒童可受良好之影響。至今所流行者。當刪去其大半。

(哀) 汝指何種傳奇小說而言歟。

(蘇) 不論大小均有可刪者。

(哀) 汝所謂大者指何種。

(蘇) 如花滿與黑西及其他著名詩人或傳奇家之著作是也。

(哀) 汝指若曹所著之何種傳奇而言。且其劣點何在。

(蘇) 此劣點殊非尋常。蓋其著作實全打誑語。而且爲一種極惡劣之誑語也。

(哀) 若曹之著作中何處有此劣點。

(蘇) 若曹描摹一神或一英雄之性格時。每有謬誤之處。如畫家之不能畫人之本來面目也。

(哀) 汝言甚是。此種著作誠無可取。然汝意究指何者。

(蘇) 如黑西所述之猶拉納之作爲。及克洛納之酬報。可謂誑語之最大而最惡劣者。如克洛納之舉動。及其子所加於彼之苦楚。無論真確與否。終當束諸高閣。不使少年及無知識者聞之。苟有

不得不涉獵之故。亦祇可極少數之人。作爲玄妙之事而讀之。

(哀) 誠然。此種書籍。誠大可反對者。

(蘇) 此種故事。不當流行於吾儕之國中。蓋少年人萬不可教之。以干犯莫大之罪戾。如謂「惡子虐父。卽爲效法神明之行爲」等諸邪說是也。

(哀) 余極表同意。以余觀之。誠不當容其流行於國中。

(蘇) 且余以爲吾儕。苟欲使爲兵者。知戰爭爲最不幸之事。則凡詩人等所述之天上之戰爭。神與神之戰爭。巨人之戰爭。及衣服上所繡之天神戰爭。皆當廢棄不談。蓋此種種者。皆無稽之談也。卽人間英雄豪傑。同族或同類間之戰爭。亦非吾儕所當道及者。設若曹而信奉吾儕之言。則當告以戰爭非善事。人民間從未有

戰爭之事。凡爲母者。皆當以此告其兒女。而詩人等當本此旨而著書立說。然黑非斯得及花滿之詩中。神怪戰爭之事。指不勝數。卽謂其有寓意。亦不當述之於兒童。蓋兒童不知何者爲寓意。旣一印於其腦。卽不易於變更。故兒童所聞之事。皆須有道德之思想者方可。

(哀)汝意極是。然設有人問汝此種良好之著作。當於何處得之。汝所指者係何種。則將如何答覆乎。

(蘇)汝與余現爲建設國家之人。而非詩人與傳奇家。建國者當知著作家應以何者爲宗旨。然後檢閱而審定之。至著書非建國者之職務也。

(哀)然涉及神學者。當取何宗旨。

(蘇) 無他。不論其著作爲詩爲詞。爲歌爲賦。苟涉及上帝。當表示其本來面目。不可矯誣上天也。

(哀) 汝言甚是。

(蘇) 上帝既真善。何爲而不表示其真善乎。

(哀) 誠然。

(蘇) 物之善者。無傷害之性乎。

(哀) 無。

(蘇) 無傷害之性者。不能傷人乎。

(哀) 然。

(蘇) 不傷人之物。不能爲傷害或惡事之原因。然乎。

(哀) 然。

(蘇)然則善爲有益。然乎。

(哀)然。

(蘇)故善爲安寧之原。然乎。

(哀)然。

(蘇)然則善不能爲一切萬事之因。而僅爲事之正當者之因。明矣。

(哀)斯固明甚。

(蘇)然則設上帝而善。彼必不能如衆人所云爲萬事萬物之造化主矣。凡人類所遭之事物中。爲彼所造者實居少數。蓋事物之善而有益於人類者甚鮮。而惡而有害者實指不勝數。凡此少數之善者當屬之上帝。以彼實爲之原因。彼惡而有害者。其來原當

於他處探得之。

(哀) 余以爲此言甚確。

(蘇) 然則花滿與其他詩人等之見解實大謬。而吾儕不當聽從之。蓋若曹謂「徐烏」名神之門有箱二。一則滿置佳運。一則滿置惡運。凡得好惡各半者。其生世時安樂困苦兼而有之。僅得其惡者。則終身困苦。而以此好惡之命運授人者爲徐烏。一凡述及徐烏與雅西宜名神間之毀約與戰爭等事。則吾儕當擯而弗道。卽如哀斯克勒所謂上帝欲滅一種族。輒先使其人作惡等語。亦不當使青年人聞之。設有人述倪屋白之苦楚。或披落不人之厄運。與赤落琴之戰事等。吾儕亦當禁阻。或強其註一明白之解釋。俾讀者能明上帝所行。無非善與公道。若曹之受刑於上帝。實爲有益。至



彼等之苦楚。不得謂爲上帝所施予。不論詩詞歌賦。凡述及上帝爲困難之原因者。當刪除之。蓋此類著作。有破壞藝瀆與自殺之性質。而非完備之國家中所應有也。

(哀) 余意亦然。且願表同意於此類規定之法律。

(蘇) 此爲吾儕法律或條例之一。凡詩人等皆當服從。其著作中有涉及上帝者。當云彼爲萬事萬物之造化主而惟惡不與焉。

(哀) 然也。

(蘇) 對於神道設教何者爲吾儕之第二條例。汝以上帝爲一善變之幻術家。能時時變其形狀以惑世人乎。抑終古以其固有之形相示人。而無或變者乎。

(哀) 苟不加以討論。非余所能置答。

然。  
〔蘇〕請先以各物之變化論之。凡物之變化。苟非自變。卽外力使

〔哀〕誠然。

〔蘇〕凡物在最健全時代。其變化每最少。譬諸體質壯健之人。不易爲飲食所影響。最茂盛之樹木。能受暴風烈日而不傷。

〔哀〕誠然誠然。

〔蘇〕然則智勇最高之人。非最不爲外力所變動者歟。

〔哀〕然。

〔蘇〕且余以爲凡物皆可以此例推之。如房屋器具衣服等。其組織最完善。卽最不受地位與時代之影響。

〔哀〕甚確。

(蘇)然則最完善之物。無論爲天然的與人造的。皆不易以外力而變動。然歟。

(哀)然。

(蘇)上帝之自身。與凡上帝所造化之物。非皆至完善乎。

(哀)此固然也。

(蘇)然則豈非亦最不受外力者乎。

(哀)誠然。

(蘇)彼雖不受外力。彼豈不能自變乎。

(哀)彼固能之。

(蘇)設彼竟自變。則將變爲更善。抑較劣乎。

(哀)彼於道德上及美觀上本已完善。毫無缺點。設有變自必較

劣不能更善也。

(蘇)哀地孟德乎。汝言固甚。是然無論上帝與人。想終無願變爲不善者。

(哀)此固理之所無。

(蘇)然則上帝終不願變。始終以其本來形相示人。蓋此爲其最完善之形相也。

(哀)以余觀之。此爲自然之理。

(蘇)然則詩人所云諸神變相之說。亦當在所距斥。如「諸神變成似外來之人。周遊各城。」或如「海盍名神之變形而求賑於人」諸說。吾儕均當視爲子虛烏有之誑語。不容其存留。卽爲母者亦不可許其聽詩人之妄言。而教兒童以某神某神。每以某種某種

奇惡之形像。現於晚間云云。若曹當知此種謬說。徒養成兒童以膽怯之性。而且每因此以致怨於天也。

(哀) 余極表同意。

(蘇) 神雖不變。然人每以爲其神通不可思測。而以變相示人。然乎。

(哀) 或者有之。

(蘇) 然汝以爲上帝願欺人乎。願以幻相示人乎。

(哀) 余不能斷。

(蘇) 汝意真正之誑語。爲神與人所共惡乎。

(哀) 余不解汝意。

(蘇) 余意人皆不願其最高之一部。或於其最高最重要之問題

上。受人之欺。

(哀) 余仍不明汝意。

(蘇) 此或汝以余言爲有深意之故也。實則余意甚淺顯。不過謂人之心爲人之最高之一部。設此而受欺。或爲人蒙蔽。是人所最深惡者。

(哀) 余明汝意矣。此固最可惡者。

(蘇) 言辭上之誑語。不過由摹倣心之所覺而生出之影像。非真正之誑語。惟受欺者之心之懵懵。可謂之真正之誑語。汝以余爲不謬乎。

(哀) 甚是。

(蘇) 此種誑語。非神人所共惡乎。

(哀)然

(蘇)然言語上之欺人。有時亦爲有用。如對付敵人。或吾儕友人。中有瘋顛而欲有損害之舉動者。吾儕可以虛言禁止之。或如吾儕之研究古神仙事。每以不能確知上古情形。假造種種近乎事實之古事以供讀者。

(哀)誠然。

(蘇)然可以此種種而謂上帝亦然乎。可謂彼以不知上古而亦須造虛無縹緲之言乎。

(哀)惡。是何言歟。

(蘇)然則彼誑語之詩人。固未知上帝乎。

(哀)未知。

(蘇) 抑上帝亦畏其敵人而誑語乎。

(哀) 無是理也。

(蘇) 彼之友。度又未必有瘋顛之徒也。

(哀) 是決無之。

(蘇) 然則在人類以上之神。萬無以誑語欺人之理矣。

(哀) 誠然。

(蘇) 然則上帝於行爲上及言語上皆極簡單。極信實。蓋既不改變其形相。又不以言語欺人。

(哀) 汝言深合余意。

(蘇) 然則以此爲吾儕對於神學所當取之第二條例。想汝無不贊同。其條例卽爲凡神皆非幻術家。絕不更變其形相。亦不以他



種幻術欺人

(哀) 余極贊成。

(蘇) 故吾儕雖爲欽佩花滿之人。不當稱道其詩中所述徐鳥之荒誕不經之夢。亦不當頌揚哀斯克勒詩中所述「西的斯」女神謂阿泊落名神與其結婚之時。高歌頌讚其後裔。並以種種譽善之辭。慰安其心志。祝頌人間稀有之幸福。方以其言爲可信。孰意殺其子者。卽此人云云。此種謬說。令人聞之。對於神生憾怒。苟有人倡之。則不當有和之者。且凡負教育之責者。不許以悠謬若此之說。蠱惑兒童。蓋吾儕所需要之教師。必爲能明上帝真意之人也。

(哀) 凡此條例。余皆贊成。並願訂成法律。

### 第三章 教育中之藝術

(蘇)然則吾儕對於神道設教之條例。其大旨當如是。傳奇古事之中。有可以授兒童者。有絕不可以告人者。蓋吾儕欲使舉國之人。皆能敬神孝親而愛友也。

(哀)然。想吾儕之宗旨。是誠不謬。

(蘇)願欲使人民勇敢。非須另授以他種學問乎。而此種學問。須能除去其畏死之心。蓋人而畏死。豈能奮勇哉。

(哀)是誠不能。

(蘇)然以人世之外。爲真別有陰司冥府。至其地則至可恐怖。焉能無畏死之心。而戰爭時願誓死不降乎。

(哀)此又不能。

(蘇)然則吾儕對於此等著作者。又須有取締之法。吾儕當告以若曹固有之說。全係子虛。而且有害。若曹當稱揚來世。而不當言死後事以聳人聽聞也。

(哀)此固吾儕之責任也。

(蘇)然則吾儕當廢去無數無意識之詩詞。如一寧爲地上貧苦人。不爲地下衆鬼王」等。諸如此類。不勝枚舉。皆當刪去之。並須告花滿等著作家。吾儕所以出此之故。非爲其辭之不佳。實以其辭之太高。不合於少年之性情。充其弊之所至。將不能使軍人視死如歸也。

(哀)誠然。

(蘇)吾儕併須廢棄種種可驚可怖之名目。詩人所用以描摹死

後者。如地獄、黑河、惡鬼等是也。非特此也。凡古事傳說中之令人聞之而戰慄者。亦當刪去。此種著作。非特有害於兒童。卽爲保母者聞之。亦將因是而膽怯氣餒也。

(哀) 此種危險。勢所必至。

(蘇) 然則吾儕不當一律廢棄之乎。

(哀) 誠然。

(蘇) 此外尙有吾儕所當努力者在。

(哀) 然。

(蘇) 吾儕不當刪去古來名人著作中歌泣悲怨之事乎。

(哀) 此固不可不刪去之。

(蘇) 刪去之亦豈無當於理乎。試思吾儕頃間所定之宗旨。豈非

人不當以死爲可怖。而亦不當徒以同伴之死爲可憐。而可哀歎。  
〔哀〕此固吾儕之宗旨也。

〔蘇〕然則人不當悲其同伴之死。而謂其死後必受種種苦厄者  
也。

〔哀〕何爲其然也。

〔蘇〕然人而明曉此理。豈非已足以自慰。蓋既知其同類之死。非  
爲受苦。則尙何悲之有。

〔哀〕誠然。

〔蘇〕由此推之。人苟喪其子。或其弟。或其財產。當不復悲觀矣。

〔哀〕此自然之理也。

〔蘇〕然則凡具學識之人。鮮有悲怨之時。設不幸而遇患難。亦能

泰然處之。

(哀) 此等人之對於患難。自不若常人之視爲重大之逆境。

(蘇) 然則對於古來名人之事蹟上。凡涉及悲怨者。當一律刪去。蓋悲怨一道。當屬於婦女或學無根底之人。且婦女中智識較高者。亦不當有悲怨之情。故吾儕國民。義當絕不悲觀。而以他人之悲觀爲可恥也。

(哀) 誠然誠然。

(蘇) 惟然而吾儕當更請求花滿等。弗謂奮勇如阿葛里者。雖爲女神之子。仍有呼天搶地。種種悲苦之情形。卽如潘拉姆旣爲諸神之親屬。亦不當有一切悲觀之論調。蓋年少之人。習聞此等謬說。卽不以憂怨爲可恥。偶遇稍不快志。其情卽不能自制。而於方

寸間有戚戚矣。

(哀) 誠然。

(蘇) 以理而論。此固吾儕所不得行之事。設欲更改方針。須有充足之理由而後可。

(哀) 誠然。

(蘇) 不特此也。凡任守禦國家之責者。卽當態度沈毅。而無或狂笑之時。蓋狂笑過度。每有激烈之反動力隨之而至。

(哀) 余亦以爲然。

(蘇) 卽以世人而論。凡品學高尚者。卽未嘗狂笑過度。况神乎。

(哀) 神固更不應爾也。

(蘇) 然則如花滿所謂諸神笑不可仰諸說。以汝之意。吾儕當不

容其流行於世矣。

(哀)此固不當存留者。汝以此爲余意。亦無不可。

(蘇)再者真實無妄。人所貴重。神與人皆不當誑語。誑語不過偶爲瘋顛之藥石。而當專屬諸醫士。常人無用之之道也。

(哀)誠然。

(蘇)一國之中有誑語之權利者。其惟執政者乎。執政爲對付敵人計。或爲公衆利益計。容可權宜而出於誑言。此外無他人可有此權利。設有人以執政者誑言。而亦以誑語報之。則其罪較諸體育家。不以其體力之真況告於教習。病者之不以其真病情告於醫家。舟子之不以其船之境遇。或其同伴之舉動告諸領袖。更爲重要。



(哀) 汝言甚確。

(蘇) 設有人誑語而爲執政者所察。則不論其爲醫爲工。必執法以科其罪。蓋此等行爲。於國家實有大不利也。

(哀) 誠然。吾儕苟欲實行吾儕之主張。此爲不可少之舉措也。

(蘇) 此外則吾儕之少年。須有節制之能力。然歟。

(哀) 誠然。

(蘇) 然節制之要點。非卽服從長官與抑制情慾乎。

(哀) 然。

(蘇) 然則吾儕當贊成花滿所謂「希臘人畏懼領袖奮勇前進」諸說矣。

(哀) 吾儕自當贊成之。

(蘇) 然彼所謂酩酊大醉。其眼如火。其心如鹿等語。果何如乎。

(哀) 此亦莫須有之說也。

(蘇) 此種議論。固可供人消遣之用。然要亦有害於青年。故余以爲亦宜刪去之。

(哀) 甚善。

(蘇) 若曹著作中有謂杯盤狼藉。爲人生最快意之遭。枵腹而沒。爲最可憐之事。又謂徐烏神見希阿女神之美。致放浪形骸。有不堪端之行爲云云。諸如此類之說。汝意以爲何如。

(哀) 宜急擯斥。不復道及。

(蘇) 吾儕當以古代大人物之能耐勞苦。述之於年少人之前。俾若曹知勉於耐苦任事而無怨。

(哀) 誠然。

(蘇) 至古人中之貪財或賄賂之事。亦不當使青年人習聞之。如財可通神等語。萬不可令流行於人間。卽如相傳大英雄阿克里受希臘人金錢等妄說。亦當斥爲子虛。余固極喜花滿之詩。然其謂阿克里有貪財之舉動。與阿泊落神有種種不能自制之行爲。余實不之信。而且反對之。蓋英雄如阿克里而謂其有此卑鄙之性。重視金錢。阿泊落爲徐烏神之子。而謂其不克自治。爲情慾所困。致有種種可鄙之行動。豈情理中事耶。

(哀) 汝意甚善。

(蘇) 此外如此類之傳說甚多。吾儕當命著作者申明此種行爲。實出於著作者之妄想。並申明所謂某神某英雄。非眞爲神與英

雄也。此外當再不准若曹以神能造惡之說。告諸青年。蓋吾儕頃已證明神固不造惡者也。

(哀) 誠然。

(蘇) 此種邪說。每有極大之影響於人民。蓋神之作惡不爲過。則己之作惡何不可諒耶。故余以爲此種邪說。當以嚴厲之法除去之。否則害於人民之道德實甚焉。

(哀) 余表同意。

(蘇) 然則何者當存。何者當去。何者當加入。以及神與英雄豪傑之人格行爲當如何。吾儕已一一審定之。尙有吾儕所未經議及者在乎。

(哀) 容當熟思之。

(蘇)對於人當取何如之宗旨乎。此非吾儕所尙未議及者乎。

(哀)誠然。

(蘇)顧此非吾儕刻下所當解決者。

(哀)何故。

(蘇)著作者之最大之過失。非卽若曹所云「惡人每安樂。善人多困苦。公道卽損失之謂。不公道爲謀利之道」諸說乎。然此類之主張。而容其流行於世。豈吾儕之所願哉。蓋吾儕方以爲必取與此相反之說。始能有益於青年。其信然乎。

(哀)然。

(蘇)然則此非已涉及吾儕所討論之公道與不公道之本題乎。  
(哀)然。

(蘇)故余以爲吾儕對於人當取如何之宗旨。可暫弗論。必也於既明公道與不公道何者有益之後。然後再定對於人之宗旨。未爲遲也。

(哀)汝意甚是。

(蘇)對於詩詞之宗旨。已論之詳矣。請一討論其派別格調可乎。俟派別格調論定之後。更進而論其資料與格式。

(哀)汝意云何。余不能解。

(蘇)余當使汝明曉余意。設余稍易余辭。度汝卽能明之。汝已知古之神仙傳與詩詞。無非爲上古近代將來之記述文字歟。

(哀)此固余所知者。

(蘇)而記述文字中。或爲簡實之敘事。或爲摹倣之敘事。亦或有

兼此二者焉。

(哀)余又不能明汝意矣。

(蘇)噫、設余任教授之責。必爲一極劣之教習無疑。蓋欲己意之見白於人。如是其難也。然則余當效短於口才者之。以種種譬喻。求達己意。汝尙憶一立特名詩之首段乎。花滿述克立西如何求哀。克孟神之釋其女。及哀克孟神之如何以怒語拒絕之。此固明明爲花滿之言。惟其下則以克立西之語氣出之。原著作者極力擬做克立西之語氣。其目的則欲使讀者至此。能如耳聞彼老祭司(克立西)之聲音笑貌。彼於屋笛散名詩中之敘事。亦通篇用兩方面之語氣敘事。

(哀)然。

(蘇)故記述文中有著者直敘之文。亦有託於書中人物之語者。  
(哀)誠然。

(蘇)當著者於代書中人言語之際。彼豈不極其擬摹想像之能。而使讀者不覺其爲著者之言乎。

(哀)然。

(蘇)彼擬摹書中人物之時。或摹姿態。或寫口吻。此非有摹倣性質之文字乎。

(哀)然。

(蘇)設著者直敘一事。而無假定之語言。則卽爲簡實之文字矣。余深恐余意之不能大白於汝。故再取譬以喻之。設花滿不爲書中人語氣。而簡實敘之。謂「該祭司手攜爲女贖罪之金。先懇希



臘人民。偕往神處。請求釋女。然後同赴哀克孟神前。籲懇神收贖罪之金。而許還其女。衆人復和之於後。然斯時神乃怒不可抑。聲色俱厲。斥使速去。並告之以萬無釋女之理。於是該老人（克立西）戰慄而退。既懼且恨。不敢發一言。迨抵家。乃大呼阿泊落神之名。歷述已於阿泊落神所立之功績。如獻祭建廟等。求其一念前功。而爲之運動於哀克孟神。云云。花滿而果以如是之文字。敘述此事。則卽爲簡實之記述文矣。余以不工詩。未能作韻語。

（哀）余明汝意矣。

（蘇）然試思此種文字之反面將如何。設簡實之敘事均刪去。而竟存書中人之問答。則爲何種之文字歟。

（哀）余亦知之。如劇中之曲文是也。

(蘇)汝真能領悟余意矣。頃間汝所不明者。今皆豁然貫通。其然歟。故余謂詩詞與古神仙傳等。有爲擬摹之文字者。如歌劇與悲劇之曲文是。有爲簡實之敘事者。如古之祝神詩歌是。亦有兼是二者之作。如普通之詩詞歌賦是。汝殆恍然於吾意歟。

(哀)然。余固知汝之命意矣。

(蘇)然則願汝弗忘吾儕頃間所討論之題。題爲詩文之派別格調當如何。至於詩詞之宗旨。固已詳論之。

(哀)余未之忘也。

(蘇)余意吾儕當先決對於摹擬之術。當取如何之態度。著者於敘述古事時。吾儕當容其摹擬古人。抑當禁止之。設令必經審定。則當容其通篇摹擬。抑當僅許其用之於局部。此亦吾儕所當自

決者。

(哀)汝意其卽謂歌劇與悲劇文字。當分別許其流行與否歟。

(蘇)然。然余亦非專指此二者而言。苟爲理所不容。於義皆當準此。

(哀)余亦贊成。

(蘇)哀地孟德乎。凡任守禦國家之責者。汝以爲亦當從事於摹擬之術乎。吾儕頃間豈非已證明一人當盡力於一事。設從事於多數之事業。勢必致一事無成而後已。

(哀)此固頃間已證明者。

(蘇)摹倣之術亦然。摹倣多數之人物。總不及摹倣一人一物之精而得其神似也。

(哀) 此固無疑者。

(蘇) 蓋欲一人而能同時摹倣多數不同之人物。理之所難。卽其摹擬之人物性質相類。亦未必能盡美。汝豈不以歌劇與悲劇爲摹擬之文字乎。然善著歌劇者。未必亦善著悲劇也。精於悲劇者。未必亦精於歌劇也。

(哀) 誠然。欲二者並精。誠非易事。

(蘇) 善歌者。未必卽爲伶人也。

(哀) 然。

(蘇) 悲劇與歌劇同爲摹擬。然伶人之善演此者。未必亦善演彼也。

(哀) 誠然。

(蘇) 且人之性情。非比他物。欲摹擬而得其神。迥非易事。  
(哀) 然。

(蘇) 故余以爲吾儕當保守吾儕之宗旨。凡有守禦國家之責者。當摒棄一切。專以保守其國家之自由。爲惟一之目的。凡與此目的相背者。當放棄之。設欲有所摹擬。則當擇與其宗旨事業相合者。自幼習之。俾能精於其術。而有補於青年。所謂與其宗旨事業相合而可摹倣者。卽勇敢而有節制力之人物也。凡鄙陋齷齪之人物。萬不可一一摹擬之。恐有影響於其人格。汝不知摹倣誠有影響於人乎。人有恆言曰。習與性成。始爲摹倣。繼爲習慣。雖欲去之而不可得矣。

(哀) 此固余所知者。

(蘇)然則受吾儕以國家相託者。亦不可許其摹倣婦女居家之饒舌。或困苦疾病時之怨天尤人等。

(哀)誠然誠然。

(蘇)吾儕亦不可使之摹倣奴隸。或奴隸所爲之事。

(哀)是誠不可。

(蘇)凡人之不善者。均不可摹擬之。或爲恇怯之徒。或爲出入醉鄉。專從事於遊戲者。或多行不義。而以毀謗他人爲能事者。卽瘋顛之徒。人亦不得摹擬之。蓋瘋顛直與惡同。可知之而不可效法之也。

(哀)然。

(蘇)且亦不可摹擬工匠舟子等。

(哀) 誠然。若曹既不以此爲業。安能摹擬之哉。

(蘇) 卽如馬之鳴。牛之吼。波濤之澎湃。與雷聲之隆隆等。亦非所當摹擬者。

(哀) 此固勢所必然。瘋巔者既不可摹倣。則凡此種種。又安可畢肖其聲哉。

(蘇) 敘事之派別格調有二。一爲品行端正。學問高超者所用。一爲品學兼劣者所用。汝意果如是乎。

(哀) 此二者之性質如何。

(蘇) 善人當敘事之際。欲述一善人之言行。想彼必甚願摹擬之。而不以其摹擬爲可恥。書中人之行爲愈善。則其摹擬愈力。苟書中人爲疾病嗜好。或他種外力所困。致不能盡力於善。則其摹擬

之興卽稍衰。設敘事而至品行卑劣之徒。則不願一一研究。一一摹擬。蓋此種人素爲其所輕視。豈肯肖其形聲哉。設偶然而有摹擬之筆。則必此品行卑劣者在爲善之時。或以滑稽而爲之也。

(哀) 余意誠然。

(蘇) 然則此等人之記述文字。其格調當與花滿所著者相似。直敘與摹擬兼而有之。而二者之中。尤以直敘爲多。汝意其以爲然歟。

(哀) 此等人之派別格調。固當如是。

(蘇) 此外尙有一種敘述者。凡卑劣之行爲。皆願極意摹擬。有時竟其事愈卑賤。而摹擬愈力。從未以一事太卑賤或太無價值而輟筆者。且其摹擬也。初非遊戲。實出於誠意而行之於公衆之前。



如雷電風雨之聲。絲竹管絃之音。颺輪之鳴。滑車之轆轤。以及雞啼犬吠馬鳴獅吼等。無不一一求得其似。故其所著之文字中。大半爲摹擬的。而直敘的。不多見也。

(哀) 此輩之敘事。固如是也。

(蘇) 第一種則文中之變化甚少。敘事之法甚簡單。苟有摹擬不出高尙行爲之範圍。

(哀) 誠然。

(蘇) 第二種之敘事。則變化多端。而無一定之範圍可言也。

(哀) 然。

(蘇) 然此二派與兼此二派者。豈不可包括一切文章乎。蓋除此三者以外。別無達意之術矣。

(哀) 固能包括之。

(蘇) 吾儕之國中當容此三派並存乎。抑當擇一於性質相反之二者之中乎。

(哀) 余意僅留專摹善德之一派。

(蘇) 然而彼能兼是二派者。頗受人之歡迎。而此一派中尤以默戲按以姿態演戲者為最甚。凡兒童僕役及多數社會中人。皆歡迎之。

(哀) 此固不能諱者。

(蘇) 然汝將謂人之性情不同。人當就其性之所近。各司一事。不可如彼演默戲者之摹擬衆態。故此種派別。不當存於吾儕之國中。

(哀) 斯誠余意。

(蘇) 以此之故。吾儕國中爲屨人者終爲屨人。不兼爲舵工。爲農人者終爲農人。不兼爲審判官。爲軍人者終爲軍人。不兼爲商人。其他任事者。皆若是。

(哀) 誠然。

(蘇) 設有善演默戲之徒。至吾儕之前。欲一顯其無所不能之技。則吾儕當敬服其能。而稱譽其技之無匹。然必告人曰。若曹所爲。乃法律所禁。不能留於國中。故當傳之以油。贈之以花冠。而亟使他適。蓋吾儕國中所需要。必有益於人民之身心者。故三派之中。惟以專摹善德者爲國中所當有。吾儕於論及軍人教育時。固已明言之矣。

(哀) 設吾儕爲政。固當如是行之。

(蘇) 以余觀之。音樂與文學上之教育。至此可告結束。以古之神仙傳與記述文之資料派別。均已詳言之矣。

(哀) 余亦以爲然。

(蘇) 然後吾儕可討論歌與歌之音調。

(哀) 誠然。

(蘇) 設吾儕而欲前後一致。則對於音調所當取之態度。固盡人知之也。

(克拉根) (笑) 汝謂盡人知之。然恐余不在其內。蓋余雖能逆料其大概。實不能確知其究當如何也。

(蘇) 雖然。無論如何。余可逆料歌有三部。卽字與聲調與音律也。

(哀) 此固汝可逆料者。

(蘇) 至於字之何者爲合於歌。何者爲不合。可不必論。蓋以字之可用不可用。皆可以吾儕已定之法律規定之。汝以爲然乎。

(哀) 然。

(蘇) 聲調之優劣。全視所用之字爲轉移。然歟。

(哀) 然。

(蘇) 吾儕討論文字資料之際。豈不云當刪去悲怨之音乎。

(哀) 然。此固頃間道及者。

(蘇) 汝知音樂。請告余何種音調能表憂怨。

(哀) 最足以表憂怨者。次中音之立田調。與最高之立田調。此二者均爲輕慢之音也。

(蘇) 然則卽當一併廢棄之。蓋此種音調。於婦女尙不適用。況男

子乎。

(哀) 誠然。

(蘇) 次之、則在上位而爲吾儕守禦者、亦不可有嗜酒與怠惰之習慣。

(哀) 此固萬不可有者。

(蘇) 音調之中、何者有柔慢與怠惰之性。

(哀) 乙翁寧與立田調。此二者同以舒緩稱。

(蘇) 於軍事上有用乎。

(哀) 是適相反。於軍事上有用者。惟杜令與弗立琴調。

(蘇) 余於音調一端。素無智識可言。惟余需一可以用爲軍歌之調。凡忠勇之人。遇事勢危迫之時。或事業垂敗。爲國捐軀。及其他

種種困難之事。能聞之而使其精神振作。百折不回。而視死如歸者。此外尙需一種可用於安平自由之時代。而能感發和平之思想者。使人能以虔誠之祝禱動天。以和平之勸勉感人。惟其遇事忠勇。出言和緩。凡其所爲。每收良好之效果。然亦不以其成功而有自矜之意。聞他人之忠告。見他人之善德。一一服從而行之。惟恐有所不及。此二種之音調。余願汝留之。簡言之。當留者卽危險時與和平時之音調。順利時與不幸時之音調。有膽量與有節制之音調是也。

(哀) 此卽余頃所言之杜立與弗立琴調也。

(蘇) 如所留者卽爲此二種。則吾儕可弗更傾耳於他種離奇之聲調矣。

(哀) 是固無須矣。

(蘇) 然則製三角式之多音琴者。造多絃之新奇樂器者。吾儕均無所用之矣。

(哀) 然。

(蘇) 然彼製簫與吹簫者當何如乎。以音調而論。簫笛之音。豈不較彼多絃之器。更爲卑劣乎。

(哀) 誠然。

(蘇) 然則城中所用之樂器。惟琴與箏。鄉間之牧童。橫吹一管。斯足矣。

(哀) 此可爲討論聲調之結束。

(蘇) 然則贊成阿泊落<sub>按尙琴</sub>與其樂器。而廢棄麥修<sub>按尙笛</sub>與



其樂器。想亦無足爲奇矣。

（哀）是誠何足奇。

（蘇）於是頃間所謂奢華之國。至此已於無意中。洗去其奢華矣。

（哀）吾儕所行甚善。

（蘇）然後吾儕當繼續進行以終其事。音調之後。自當及詩之韻律。吾儕對於此節。亦當取以前之態度。但求何者能表忠勇與和諧之意。不必有種種複雜之詩律也。以相當之韻律。用之於宗旨相同之辭句。不當以韻律而忘言辭。蓋吾儕當以言辭爲體。而音調韻律爲用也。至何種韻律。方爲合用。則爲汝之責任。請詳告余。蓋汝頃已以音調教余矣。

（哀）此實非余所能言。余僅知韻之律。凡有三。諸韻律由此三律

而組成。適如聲有四音。而各種音調。皆由此而出。此爲余所知者。至於何者表現何情。則非余所知矣。

(蘇)此事余意須商諸台孟。彼可說明何者表示卑鄙怠惰暴躁。與其他惡劣之性格。何者表示其適與以上相反者。余尙能約略憶及彼以何者爲善。何者爲不善。惟不能詳言之矣。故余意不如就教於彼。蓋此非易事也。

(哀)余意亦然。

(蘇)然詩之優美與否。視乎音韻諧適與否以爲準。衆所共知也。  
(哀)誠然。

(蘇)顧此優美之音韻。必用之於優美之字句。正如良好之音調。必用之於良好之言辭。蓋吾儕之宗旨。當如頃間所言。須先有言

辭而後及音調韻律也。

(哀)然。

(蘇)然而言辭之性質。非視作者之性格而定耶。

(哀)然。

(蘇)此外種種。要亦惟言辭是賴。其然歟。

(哀)然。

(蘇)然而言辭之美。與音韻之和。又全賴其人能有真樸之性格。否則徒然也。至余之所謂真樸。乃是指高尚有道德之人。非愚拙之代名也。

(哀)甚善。

(蘇)青年人而欲出身任事。非當以優美與和諧爲其永久之方。

針乎。

(哀) 此固然也。

(蘇) 不獨音樂如是。即其他技藝中。如圖畫。如織錦。如繡工。如建築。如雕刻。與各種具有製造性質之藝術。莫不需有優美與和諧之點在。不特此也。即人與動植物亦何獨不然。有美觀者。有惡劣者。然人。不當以外觀爲事。須有道德之實際。而後飾之以優美之言辭動作。庶乎其可。

(哀) 汝言甚善。

(蘇) 然則吾儕所當取締之事物。範圍不更當擴充乎。彼詩人等。祇應於其著作中描摹善德。否則屏諸國外。然對於他種藝術。如圖畫雕刻建築等。亦祇許其表揚善德。而不許其有荒淫鄙陋之

表示。凡不能服從此律者。當禁止其從事於該業。以其有關於人民之道德。蓋吾儕所謂負守禦之責者。不當浸淫於不道德中。如羣羊充飢於毒草之地。逐日飼食而不覺。而終至於不可救之一日。吾儕國中藝術家。須能辨識真確自然之美觀與善德。而發揮之於技藝。俾人民目之所見。耳之所聞。無往而非善德與美觀。其影響之大。能使人於幼時卽不期然而從善如流。正如涼颼之醒人。而人不自覺也。

(哀) 養成賢明當國者之法。固莫善於此矣。

(蘇) 余故謂音樂上之訓練。較他種爲重要。外觀之美。音韻之和。能深印於兒童之心。其所印入爲善。則其將來發表於外者亦善。所印入者爲惡。則其發表於外者亦惡。凡於音樂上得良好之學。

問者。則其辨別美惡。彷彿出於天性。各種製造品之缺點與劣點。莫能逃其鑒別。而意且憾之惡之。物之佳者則愛玩摩挲。而樂受其益。當其少時。好善惡惡。已若純任自然。而無待於抉擇。及既壯。則思想力已發達。欲明其好善惡惡之所以然。則皎然若指諸掌矣。

(哀) 余誠贊成汝意。余意吾儕國中之少年。誠當先以音樂教育之。而教育之道。當以汝言爲準則。

(蘇) 吾儕之識字亦然。字母固不多。然須能識各字中之字母。方爲識字。不論其字之大小多寡。不論其在何處所。吾儕須一一識之。不當以易地而遂覺難於辨認。否則不得謂之識字也。

(哀) 誠然。

(蘇)設字在水中或在鏡中則字形反映。顧吾儕亦自識之。蓋其形式雖反而究之字未或變也。

(哀)誠然。

(蘇)故余以爲吾儕與吾儕所養成之賢明當國者須知膽量節制器度與其他善德之真相。且不論此二者在何事何物上均能辨別。方可爲真知音樂。蓋此二者之所在本無一定。惟恃人能隨時隨地辨別之而定其趨向也。

(哀)汝言甚合余意。

(蘇)設有人焉調和美德與美觀而兼有之。則非爲一最完美之景象乎。

(哀)斯誠最完美者也。

(蘇)最完美者。非即最可愛者乎。

(哀)然。

(蘇)有音樂之精神者。非即最愛最可愛之人物者乎。無此精神樂者反此。

(哀)汝言對於人格之不完備者固極確當。蓋人格上設不能完美。則即不能為最可愛之人物。然僅外觀不完美。則人當取其和順之積中。而愛之如故也。

(蘇)察汝之意。汝所以發此言。或者以汝所屬意者即如是之人。然余亦以為然。惟余尚有一義當詢汝。過度之快樂。與力能自為節制相近乎。

(哀)此烏能。蓋過度之快樂之有害於身心。實與痛苦無異。



(蘇) 有他種善德與之相近乎。

(哀) 無之。

(蘇) 近於放縱與淫荒乎。

(哀) 是誠最近。

(蘇) 淫荒之快樂。有更甚於情慾上之快樂乎。

(哀) 殆不復有。且快樂中之如瘋似狂者。亦莫甚於此。

(蘇) 然則正當之愛。當愛真美觀與秩序。而且必出之以中庸之道。

(哀) 誠然。

(蘇) 然則荒淫與無節制。不能近真愛。

(哀) 是誠不能。

(蘇) 然則凡愛物與被愛者皆不可近過度之快樂。苟有之。卽不得謂眞愛矣。

(哀) 此固萬不可有者。

(蘇) 然則吾儕所建之國中。當訂一法律。凡人之愛人。皆當有純正之宗旨。如父之愛子。不可有他意雜乎其間。而其愛一物也。必先得該物或該人之許可而後可。此律可禁止越出眞愛之範圍者。設有越出者。則可以粗鄙俚俗目之。或以不識美德責之。

(哀) 余意亦然。

(蘇) 吾人音樂上之討論。至此可爲一良好之結束矣。蓋音樂之目的。非卽使人能辨別美德而何。

(哀) 然。

(蘇)音樂之後。當繼以體育。此亦少年人所必須經過之煅鍊也。  
(哀)然。

(蘇)體育當與音樂同訓練之期。當始自幼時。而繼續至老而後已。對於此事之意見。余謂身體上之完善。不能使品格完善。而高尚之品格。實能使身體完善。惟欲知汝所對於此節之見解。究表同意否。

(哀)余誠同意。

(蘇)然則凡其心已受正當之教育者。則當再加以體育上之訓練。至如何訓練之法。吾儕可擇其大綱而言之。庶免冗長無味之病。

(哀)甚善。

(蘇)此大綱之中。首爲守禦者不能嗜酒。此固頃已言之矣。蓋守禦者之不當飲酒。較他人爲更甚。他人可醉。而守禦不可或醉。以醉則已不知其身。在何處矣。

(哀)然使身任守禦之責。而復須他人爲之守禦。寧不可笑乎。

(蘇)對於若曹之食品當如何乎。吾儕所以教育之故。非欲訓練之而使能爲國戰爭乎。

(哀)然。

(蘇)彼運動家所有之身體上之習慣。皆適宜於守禦者乎。

(哀)何不適宜之有。

(蘇)然余恐若曹之習慣。終必不免於委靡。且於其體有絕大之危險。汝不見彼等耗去光陰於睡夢中乎。一旦稍不如其習慣而

行。或其所食之品。稍異於平日所習慣者。則必致極危之疾病。汝知之乎。

(哀) 余固知之也。

(蘇) 然則吾儕戰爭上之運動家。當有一較好之訓練。以此等人須如守夜之犬。疾於視而敏於聽。遇出征之時。則能耐風霜之苦。飲食之變。而身體不受其影響也。

(哀) 余意亦然。

(蘇) 故最高之體育。與頃間所論之最簡樸之音樂同。

(哀) 何以故。

(蘇) 無他。以余覺體育中。亦有如音樂之簡單而完備者。尤以軍事上之體育爲然。

(哀) 汝意何謂乎。余不能解。

(蘇) 余意可以花滿之詩證明之。花滿之詩中述及英雄宴會時。從未有魚。軍行未出國界。尙在海拉斯浜岸時。已不得有熟煮之肉。所有者惟燻肉耳。蓋燻肉祇須火與燃料。於行軍最爲便利。可以免攜帶釜鑊之累。

(哀) 然。

(蘇) 余亦確知花滿從未道及可口之羹湯。且不獨花滿之詩爲然。凡精於運動者。莫不知苟欲體力強壯。非若此不可。

(哀) 然。若人之見解。固誠不謬。

(蘇) 然則汝殆不復贊成雪拉格式之膳。與雪雪來之烹炮之術矣。

(哀) 余不贊成。

(蘇) 雅典所著名之糖製食品。想亦汝所反對者矣。

(哀) 誠然。

(蘇) 此種奢華之生活與飲食。適與音樂中各種複雜離奇之音調等。汝以爲然歟。

(哀) 誠然。

(蘇) 音樂上之奢華。使人放縱。生活上之奢華。使人疾病。以對面言之。簡樸之音樂。爲產生美德之母。簡實之體育。爲增益健康之道。

(哀) 汝言確甚。

(蘇) 然國中荒淫與疾病者日多。則法廷與醫院勢必日有所擴。

張。而律師與醫士亦因之而應接不暇矣。以國中之患此二病者。不獨奴隸。彼自由之國民。亦不能免此。

(哀)然。

(蘇)然此於教育上非爲一極可恥之事乎。蓋此卽爲教育不完備之最大之明證也。使犯此者而僅爲一般智識淺薄之工人等。則猶可說。乃號稱曾受完備之教育者。而亦隨不免於淪胥。豈不大可恥哉。身受教育。不能自制。乃亦必受他人之判斷。求他人之指示。則苟非教育不良。何至於斯。

(哀)余意此誠爲最可恥之事也。

(蘇)汝以此爲最可恥者乎。然人之作惡有更甚於此者。人而終身爲訴訟案中之人。則無論其爲原告與被告。要非幸事。孰知乃



有以此爲榮者。此等人往往以奸詐爲才。每自矜其雖獲罪戾。而能不蹈法網。然其目的所在。欲得微細之利耳。而實則此種利益。絕無價值之可言。彼不知不欺人。不欺己。固爲更高貴之事業。此非更可恥者乎。

(哀) 此誠更可恥者。

(蘇) 人非體膚受傷。或偶患傳染之病。乃以荒淫放縱之故。致其身罹種種疾苦。而乞靈於醫藥。適使哀斯里伯之後人。坐是遂定種種離奇之名目。如傷寒胃氣等。此亦非可恥之事乎。

(哀) 然若曹固喜巧立名目者。

(蘇) 然余意哀斯里伯以前。未必有此種放縱所致之疾病。觀於花滿詩中之由立弗拉即可知矣。當由立弗拉於出洛埃受傷之

後。並無種種藥品與手術。惟有麥粉酒一杯。而當時哀斯里伯之弟子。未嘗責進酒人之不當。亦未嘗以司其事者爲輕視人命也。  
(哀)此爲偶然之事耳。

(蘇)非偶然也。古時黑洛笛格之前。凡爲哀斯里伯之弟子者。固未嘗用現行之繁瑣醫術也。迨黑洛笛格出事。勢爲之一變。蓋彼爲多病之人。方藥醫術。試驗既多。於是遂以其所以自害者而害人。

(哀)請詳言之。

(蘇) 黑洛笛格者。身有錮疾。非藉隨時調攝。不爲功。且以實際回春之無術。發明一緩死之術。終其身爲一虛弱無用之人。彼固無時不珍重其身體。苟稍不安適。卽受無上之苦楚。然終能藉科學

與醫術之力。帶病延年。支持至衰老而終。

(哀) 此可謂其藝術上難得之酬報也。

(蘇) 酬報固然。然人而不知哀斯里伯何以不以緩死之術授人。則視爲酬報可也。彼哀斯里伯所以不以此術授人者。非其藝術之不精。實以深知完備之國家中。人各有業。不能消磨其光陰於永久疾病之中。然彼意指普通有職業者而言。富有者固不在此例也。

(哀) 汝意謂何。

(蘇) 設一工匠染病。則彼必求醫師以速治之法。或命吐瀉之藥。或施刀割火烙之術。使其疾得早日痊可。設告之以飲食品中何者當忌。何者當戒。首部須裹或須避風。及諸如此類之手續。則彼

必立應曰。余實苦無暇裕之光陰。可消耗於臥病之中而廢棄余之職業也。於是彼徑辭醫師而仍繼續其所事。其結果則不出二途。或軀體康復。而能操業如故。或疾益深而不支。不復能望其久延。竟溘然而長逝也。

(哀)然。凡在此等境地之人。其所求於醫藥者。自應如是也。

(蘇)蓋如是之人。豈非皆有職業者乎。既有職業而爲疾病所困。則其人雖一息尙存。於彼復何利之有。

(哀)誠然。

(蘇)然彼富有財產者。則不可同日而語。蓋富有之人。往往無職業之可言。

(哀)然。若曹固無所事事也。

(蘇)汝曾聞福雪賴 (Phocylides) 人苟能自給。卽當積累善德之說乎。

(哀)余未嘗前聞。然余以爲人於能自給之先。卽當從事於此。  
(蘇)吾儕不必斤斤於此義。惟須自問曰。彼富有者之積累善德。爲其分內之事乎。抑彼可離此而生存乎。設爲分內事。則吾儕當更進一解以問曰。彼令人廢時失業之醫術。雖不能行於有職業之工匠等。而行於福雪賴所謂能自給而積累善德者。其可無礙乎。

(哀)如頃間所言過於重視軀體。而出乎體育上所當注意之範圍者。則其有害於積累善德。是誠無疑。  
(蘇)誠然。卽推之治軍治家治國。亦皆有害。惟其害之最大者。卽

使人不能得思想之發達。蓋人每以頭痛腦昏等病歸咎於思想過度。而於是高尚之理想。大受阻力而不能進行。且人苟有此種謬見。則必終日惴惴於其軀體之不康健。又何暇計及所當積累之善德哉。

(哀) 汝意誠不謬。

(蘇) 故余謂政治家哀斯里伯所授人者。惟關於平常病症之醫術。凡人嬰疾。苟其氣體本強。彼卽以手術或速於見效之藥石治之。使之可仍盡力於國家。而對於久爲病魔纏擾者。彼亦不復以種種緩死之術。使之塊然食息於世。蓋彼以爲此等人之生命雖存。無補於世。且孱弱之父母。必產孱弱之子女。故凡不能如常人之生存者。卽不當更煩醫治。若猶強續其命。則於國於人。兩無裨

益。

(哀) 汝以哀斯里伯爲政治家乎。

(蘇) 此固甚明。觀其子之行爲更可知矣。當出洛埃之役。其子固皆大英雄而行醫術者也。汝尙記當曼納勒受傷時。彼等自創口吸其淤血。而施之以速治之藥石乎。彼等從未以傷後之何者當戒。何者當食告之。其治之之道。無異於由立弗拉之飲麥酒。至於支離多病。或以無節制而致病之徒。則彼等一概謝絕。雖利誘之以密達王之富厚。曾不爲之稍動。蓋此等之生命。於人於己均無利益可言。而醫術藥石。非爲若而人者設也。

(哀) 彼等誠不愧爲明哲之人也。

(蘇) 誠無愧也。然著悲劇者與賓大之說。與吾儕所言相反。彼等

謂哀斯里伯爲阿泊落神之子。後以貪得金錢。救治一垂死之富人。致遭雷擊而死。然余以爲二說之中。必有一誣。設吾儕承認其爲神子。則可斷言其必不貪。承認其貪。則可知非神子無疑。

(哀) 汝所言皆甚善。惟余有一事須詢明於汝者。一國之中。不當有優等之醫師。與優等之審判官乎。而優等之醫師。非治病多而經驗富者乎。優等之審判官。又豈非人品上之閱歷最高者乎。

(蘇) 此二者余亦以爲當有。然汝知余以何者爲優等乎。

(哀) 願聞。

(蘇) 然汝以不相同之二端。置於一問題之中矣。

(哀) 何以不相同。

(蘇) 汝以醫師與審判官相提並論。而實則此二者之性質。誠不



同也。爲醫師者。當自幼從事於其業。獲病症上最高大之智識與經驗。以爲其術。且必以其人軀體多病者爲上。蓋已既多病。能備嘗各病暝眩之狀況。則製方給藥。其於人必較善。蓋行使醫術。非以其身。乃以其心也。設臨診須身。則其身安可多病。惟其以心。故其心非清不可。

(哀) 甚善。

(蘇) 然審判者則不然。審判者以心治心也。惟其以心治心。則萬不可容其幼時卽與心地不良。或腦筋紊亂之徒接近。否則必致藏其心於種種萬惡中。一見他人之行爲。卽能以己度人。歷歷指其罪惡。有如多病之醫師。尤能體貼他人之苦楚。故余以爲凡欲任審判之責者。當有高潔之心。清澈之腦。然後可與人以公正之

判斷。然欲其能如是。必其人從未嘗爲罪惡所漸漬。絕無罪惡上之經驗。方可。惟其如是。故善人每性情簡質。而爲奸詐者所欺。蓋其腦中本無罪惡之印象也。

(哀) 然。若而人固常易爲人欺也。

(蘇) 故以余觀之。少年不可遽爲審判官。必也更事多而情僞盡。悉當於年長之後。熟察他人罪惡之性質。而不可躬自作惡。而卽以作惡上之閱歷。審判他人。換言之。任審判之責者。當用其罪惡上之智識。而不可有罪惡上之經驗也。

(哀) 斯誠最高尙之審判官也。

(蘇) 且彼必爲善人方可。此固汝所已言者。惟善人能有善心。如頃間所言之奸詐多疑。以犯罪作惡爲能事者。一遇同類之人。彼

必以己忖度。而不能秉公判斷。及遇道德高尚而未爲罪惡所漸漬者。則自覺其多疑奸詐之無謂。非徒如是。彼且雖有眸子。迄未能識一誠實之人。蓋彼之腦中。從未留有誠實之影象也。然斯世惡人多而善人少。宜所遇亦惡者常多於善者。故作惡之徒。稱譽而附利之者必多。而彼亦遂自以爲能而不自知其愚矣。

(哀) 汝言洵不謬也。

(蘇) 然則吾儕所需之審判官。須爲年老而有道德者。蓋惡人不能知道德之性質。惟有道德者。本其歷年觀察上之所得。能兼知善德與惡德之爲何物。故以余觀之。真有智慧者爲有善德之人。非有惡德之人也。

(哀) 余意亦然。

(蘇)然則吾儕當以如是之醫術。如是之審判。行之於國中。此二者能使身心無病之人。更有進步。彼孱弱多病。以惡驕人。不可救藥者。則聽其自取滅亡可也。

(哀)誠然。此等人之對於國。對於己。固莫善於死。

(蘇)且少年人既受簡樸之音樂之陶淑。則久之自能有節制。既有節制。則未必多須乎法律與審判。

(哀)此自然之理也。

(蘇)及既受音樂上之教育而能節制。然後再授以簡樸之體育之煅練。則其所需於藥石者亦鮮矣。苟有之。亦意外之事也。

(哀)然。

(蘇)其所以須種種之習練與勞動者。非欲其如運動家之徒長。

膂力。實欲振作其對於國家之精神也。

(哀) 誠然。

(蘇) 人每以此二方面之教育。一爲修養心性。一爲操練軀體。而實則非然。

(哀) 然則其目的爲何。

(蘇) 以余之意。任教育之責者。當以修養心性爲二者之目的。

(哀) 何以故。

(蘇) 汝見專志於體育。與專志於音樂者。其所收得之效果爲何如乎。

(哀) 果何如乎。請詳言之。

(蘇) 一則使人剛強過度。一則使人失之孱弱。

(哀) 誠然。余固覺專事運動者。往往近於野蠻。而專從事音樂者。每過於委靡而不能任事。

(蘇) 然。此野蠻之行。係其精神使然。設從而教育之。果敢弘毅。卽爲之膽量。放任之。則必流爲慄悍凶頑之性格。

(哀) 余意亦然。

(蘇) 夫文人與哲學家。當有溫文恭遜之善德。固也。然設過其分。又勢必委靡不振。授以相當之教育。其善德乃能剛柔適中。

(哀) 然。

(蘇) 吾儕之意。任守禦者當兼有二種之德行品性。

(哀) 然。

(蘇) 此二者當各求其相稱。

(哀) 誠然。

(蘇) 凡具此二德而相稱者。必能忠勇而有節制。然歟。

(哀) 此誠無疑。

(蘇) 彼不能有此相稱之二德者。其人非凶悍。卽恇怯。

(哀) 然。

(蘇) 人情初聞溫和悅耳之音樂。覺音樂之可愛。由是遂從事於此。而以音樂爲娛情適性之事。當此時也。其性格之陶鎔於音樂。必適如鐵之出自爐中。圓轉屈伸。悉如人意。不復如前此之脆硬。而不中於用也。然設不加以限制。一任其流連於此而忘返。則必至精神靡散。成一不足有爲之懦夫。此又如鐵之融化於爐中。火候過而散越。不復凝聚矣。

(哀) 汝言良明切。

(蘇) 設其人之精神素不振作。則此種不良之效果。不久即現。設其人而精神飽滿。性格剛強。則其沉溺於音樂。必使其人暴躁輕怒。小不如意。煩惱隨之。而其煩惱亦不能持久。斯時也。其人遂不能有一定適當之精神與性格。徒爲一喜怒無常之人耳。

(哀) 然。

(蘇) 體育之於人亦然。設有人焉。專心體育。飲食兼人。舉止言動。均與學子相反。坐是軀體之健全。迥非常人可比。吾懼其必以此驕人矣。

(哀) 然。

(蘇) 設彼此外絕不與聞他事。非惟不求學問。不爲智識上之研



究。卽其固有之腦力。亦不使之發達。則其腦筋從未受培養之益。而有所增進。茫然無所知曉。終身如在霧中。此誠勢有所必至而不可免也。

(哀) 此誠不可免者。

(蘇) 其結果必至爲一讎視學術。不可理喻之人。終其身如野獸之動輒以力。而不知文化之爲何物也。

(克) 此亦勢所必然者。

(蘇) 以此之故。天以音樂與體育間接授人。一則爲軀體上的一則爲思想上的。此二者之於人。當兩兩相稱。蓋亦如琴瑟之絃。緩急從宜。惟其稱而已矣。

(哀) 此大抵爲天之本意。

(蘇) 故凡能調和此二者於一身。而能有最完善之性格者。則可爲真正之音樂家。較諸僅能轉軸撥絃者。不可同日語矣。

(哀) 汝言誠確切不移。

(蘇) 吾儕之國中。苟欲政府之存在。則如是之人才。誠不可少。

(哀) 然是安可以無之。

(蘇) 於是吾儕對於教育上之大綱。固已昭然明矣。至於小節。如人民之跳舞、田獵、與運動等。無須一一規定之。蓋此類當依據大綱而定。大綱既得。自能以類相從矣。

(哀) 然。此非難事也。

(蘇) 然則吾儕其次之問題。非卽誰爲統治者。而誰爲人民乎。

(哀) 然。

(蘇) 年少之人。當爲年長者所統治。其理固已甚明矣。

(哀) 此固無疑。

(蘇) 而統治者又須最善之人。

(哀) 此亦甚明。

(蘇) 最善之農工。非卽最專心於農事者乎。

(哀) 然。

(蘇) 吾儕所需之治國者。不當求得適合治國之人耶。

(哀) 然。

(蘇) 彼當才識過人而關心國事。其然歟。

(哀) 然。

(蘇) 凡人必尤關心於其所摯愛之物歟。

(哀) 此一定之理也。

(蘇) 凡人對於關係於己之物。必有愛心。設彼認此物之成敗利鈍。卽爲一己之成敗利鈍。則其愛斯物也必甚。汝以爲然歟。

(哀) 誠然。

(蘇) 然則吾儕當謹慎選擇統治之人。選擇之際。吾儕宜注意於最願盡力於國家之利益。而最反對國家之損害之人。

(哀) 然。如是者可爲正當之人矣。

(蘇) 然猶必隨時監察。藉可知其對於國家之決心。果能不轉移於外力之驅迫誘惑。或竟拋棄其初有之決心也。

(哀) 何謂拋棄其決心。

(蘇) 容余解釋之。人之變易其決心。其故有二。一出於自願。一出

於勉強。蓋苟知己之見解不善。必棄之而易以善者。此爲出於自願。明明踐履真理。而乃爲外力所惑。換步移形。是爲出於勉強。  
〔哀〕出於自願者。余聞命矣。惟出於勉強者。其理由尙不能了。請再詳言之。

〔蘇〕汝不見人不願其善之爲人所奪。而樂其惡之爲人所隱乎。失真理非卽惡。得真理非卽善乎。而能知萬物之真相。非卽得真理之謂乎。

〔哀〕然。余意真理之被奪。誠非出於自願。

〔蘇〕此種非願的攫奪。非出於勢力與惑人之術而何。

〔哀〕余仍不能明汝意。

〔蘇〕此係余言之不透澈之故耳。余之本意。簡言之。不過以人之

決心。有以外人之勸告而改變者。有以疎忽而忘懷者。一則爲外力所感動。一則爲時候所消滅。汝明余意乎。

(哀)然。

(蘇)凡爲外力動搖者。大抵以困苦禍患之將至。而更變其素志。

(哀)汝言甚善。

(蘇)若曹或受甘言之蠱誘而軟化。或聞恫嚇之言辭而失措。

(哀)誠然。

(蘇)故余以爲守禦之最善者。當惟國家之利益是視。對於若是之人。自幼加以以監察。且隨時試之。以外力觀其究能不爲勢力或私利所動。致拋棄素有之宗旨與否。擇其堅持不惑者而識拔之。見利忘義者而擯斥之。汝以爲善否。

(哀) 甚善。

(蘇) 當更使之備嘗困苦艱難。以試觀其能否終不忘其宗旨。

(哀) 然。

(蘇) 然後再以第三種之試驗。察其行爲果何如。今人試馬之膽怯與否。每引之至喧譁熱鬧之區。以觀其舉止。於人亦然。吾儕當臨之以極恐怖之事。然後置之於安樂繁華之境。以觀此二者之影響於彼爲何如。總言之。吾儕之試驗此輩。當勝於試驗爐中之金。庶可確知其人之果能否始終如一。遇事不變。而不負其音樂上所得之利益。設有人焉。自幼時至壯年。能勝各種之誘力而從未撓屈者。吾儕當推之爲統治國家之人。始終敬之愛之。其身後當爲之建碑立像以記念之。彼一經試驗而顛仆者。不足道也。余

以爲吾儕選擇統治與守禦之人。非由此法不可。惟余茲所言者。祇其大略。而非細則也。

(哀) 提挈綱領足矣。

(蘇) 所謂統治者。惟指其執最高之權者而言。若曹當外拒強敵。內保人民。俾國家可安如磐石。至頃所言之守禦者。則又用以維持統治者之旨意。

(哀) 余意亦然。

(蘇) 然後吾儕當再多方飾爲詭詞。以嘗試統治者。觀其可欺與否。既知其不能欺。人民此後須深信不疑。方可。蓋此種虛構之說。乃偶一爲之。而有益於國家者。頃已詳言之矣。

(哀) 然。然究當用何種之詭詞耶。



(蘇)無他。卽非尼基人所習用而形諸口頭者。此語前固習行於他邦。而詩人又謂頗能見信於人。然設用之於今。余不能決其仍能見信於人否也。

(哀)余覺汝爲此言。頗若躊躇而不願出諸口者。何也。

(蘇)設汝聞余以上所云。卽知余所以躊躇之故矣。

(哀)請徑言之。毋滋顧慮也。

(蘇)唯。余竟言之可也。惟余亦不知當以如何之膽量。與如何之言辭。而出此。然要之余必以此說先試之於統治者。繼試之於守禦者。最後試之於人民。告之曰。夫人於少年時代。實爲一夢。凡所受之教育與訓練。亦爲虛幻之事。蓋人於少年時受撫養教育。均在地層之下。地層爲身體所自生。卽其他生人所用之軍械及各

種器皿等。其由來亦託始於地。其在地層下。既創造一一完備。然後其地乃湧現而出土。以此之故。地爲人之母。既已地爲人母。則凡在一地者。皆當力護其地。不使受人凌踐攻擊。而其視他人也。當亦視爲地之後裔。而長與己爲同胞也。

(哀)所言如是。毋怪汝頃間之躊躇而不願言矣。

(蘇)然吾尙未畢吾說。此僅其半耳。請盡言之。汝曹於一國之中。以彼此均產生自地。人人同胞。然造化汝曹於地中者。則上帝也。而上帝造汝曹之法不同。欲其於人間執統治權而有高貴之榮譽者。成之以金質。爲之輔弼者。成之以銀質。其餘工匠農人等。則成之以銅或鐵質。而此種階級。分際必不容紊。雖傳至後世多歷年所亦然。惟如金與銀之性質相近者。固可有時而調和。以金統

之父母。而偶有銀統之兒女。或以銀統之父母。而乃有金統之兒女。固均之無不可。惟有一規例。爲上帝所重言申明。而人當絕對服從者。卽人必始終重視其子孫之血胤不亂。設一金統或銀統之人。而有銅鐵雜乎其間。則其人必降殺階級。其子孫爲工匠農夫。而不復爲人所恤。設銅鐵級中之人。而有金銀級之子孫。則自升進而爲統治或輔助統治之人。而原其所以必有此規例者。以神曾告人。國家一經銅鐵級中之人之統治。其國必不免於滅亡。余之詭詞如此。汝以爲能見信於人乎。

（克拉根）誠欲今之人信此言。余恐不能。能之或後之來者乎。

（蘇）余亦固知其難。然無論如何。此種詭詞之傳播。終能使人之對於國家。較有忠愛之心也。誑語之作用。大率如此。至是吾儕當

相率地所產生之英雄。至彼統治者之下。容其指定一最適當之駐紮之地。俾可弭內亂而拒外敵。迨既布列營壘。然後乃命之祭神。祭神後更命之安排常駐之計劃。

(克) 誠是。

(蘇) 適宜之居處。須能避夏日之酷暑。與冬日之嚴寒。

(克) 汝指居處之房屋而言乎。

(蘇) 然。然而必爲軍士之壁壘。不當如商人之房屋也。

(哀) 二者果何以異乎。

(蘇) 容余詳言之。守羊之犬。豈不有時以牧人之訓練未善。或飢餓之故。致拋棄其固有之責。而反如狼之肆虐於羊乎。果爾。此非最可怖之事哉。

(哀) 斯誠可畏。

(蘇) 故吾儕之對付軍人。當切實注意。恐其徒有強力。不惟放棄保衛人民之責。而反凌虐人民也。

(克) 此誠當注意者。

(蘇) 然完善之教育。果能使之爲穩健完善之軍人乎。

(克) 若曹固已受完善之教育者。

(蘇) 然余尙不能深信。若曹卽爲穩健完善之軍人。教育之必要。與完善教育之能使人明乎人與人之關係。而以仁心待人。固亦余所深信者。

(克) 然。

(蘇) 余意軍人之能穩健完善與否。不獨教育使然。卽其生活之

狀況。及所有之資財。亦均與有密切之關係。設此二者適當。則易勉爲知方有勇之軍人。而可免侵害人民之隱患。想有識者未必以余言爲謬也。

(克) 汝言誠是。

(蘇) 然則可一思若曹生活之狀況當何如。第一之要義。卽若曹不可有無須之財產。亦不可有人所不能入視之廬舍。食品當不事奢侈。應有盡有而已。蓋若曹固勇而節儉者也。所入之多寡。當適敷一年之用。而每歲由人民供給之。每膳必赴會食之所。又恐其眩於金銀。當告之曰。汝曹體魄之中。已富有天所賚與之金銀。更無須此身外流行之物。設有之。是適點污天所賚與之金銀。蓋黃白物實爲種種罪惡之源。而若曹所具者。乃神聖而無瑕疵者。

也。故國民中惟若曹不可懷挾此物。不寧惟是。卽藏諸宮中。或以之爲器皿。亦決不可。必如是。若曹方能不自失而擁護其國。設若曹而有室家土地資財。則將爲農人商人。不復爲軍人。抑或爲暴虐役人之地主。不復爲保衛人民之干城。果爾。則若曹將互相讎視。互相傾陷。久之久之。其害之大。必較諸外來之敵爲尤甚。而家國之亡。自必接踵而至。惟其然。故對於軍人之有財產。當專訂以上之條例規定之。汝以爲善歟。

(克)善。

#### 第四章 財產 貧困 善德

(哀地孟德)蘇格拉底乎。設有人謂汝曰。然則以汝之意。守禦者弗獲安樂矣。雖奄有城郭人民。爲之領袖。而反不如他人能安享。

其利益。可自由購田地。建大廈。備種種繁華之用品。上獻豐盛之祭於神。下施小惠於人。金銀貨幣。與夫一切人所貴重之物。養求給欲。如願相償。惟碌碌負荷守禦之職務者。駐紮一地。始終不可懈怠。一如僱工之受制於人。而權利反舉動咸受限制。此其故果何在。人設以此詢汝。汝將何以爲答乎。

（蘇）非特此也。若曹除食飲之外。並未嘗受金錢之報酬。故不能如他人之暢游名勝。又不能以華美之物。餽贈其意中之人。投李投桃。此固常人所視爲幸福。苟若人以爲缺望而憾余。則其可以憾余者。蓋與以上相類之事。正恐指不勝屈也。

（哀）設竟以此種種者爲責汝之資料。則何如。

（蘇）汝欲知至是余將如何答之耶。



(哀)然。

(蘇)以余觀之。設依頃間規定之程序而行。想不難得一滿意之答覆如下。守禦者雖處無所愉快之境。實爲最有幸福之人。吾儕建國之初。非欲一部分人得最大之幸福。實欲全國人有同等之幸福。此義吾儕固先已承認。惟於有秩序而人人並皆安樂之國中。公道易見。而不公道每發現於反是之國家。俟既實現此二者(公道與不公道)之後。然後可比較公道者與不公道者。孰爲安樂。吾儕頃間所建者。乃幸福普遍之國家。非少數人安樂之國家也。迨對於如此之國家觀察既畢。然後再以相反之國家比較之。未爲晚也。設吾儕當畫像之際。有人來謂余曰。目爲人身最美觀之物。汝何以不以最豔之色。繪最美觀之物。蓋紫爲豔色。汝何爲

乃以黑點睛耶。其言若此。則吾儕可告之曰。汝欲吾儕以豔色繪目。而至不成其爲目耶。抑欲通盤籌畫。以應用之色繪各部。而使具體有美觀乎。故余意毋強吾儕以非份之福與軍人。吾儕非不能爲此也。衣農夫以王者之衣冠。進陶人而與之觥籌交錯。醉飽酣嬉。至其所事之勤惰。一任其興之所到。而作輟從心。推之種種其他之職業。固均可使之有如是之幸福。顧汝以爲必如是而後國家可謂安樂乎。果爾。則吾儕不敢聞命。人之事事放縱。惟意所欲。則農人將不成其爲農人。陶人將不成其爲陶人矣。其他百職業。亦將人人不復專治其事。一部份較小之範圍。發現若是腐敗之現象。尙無大害。如履人而舍其業。爲影響於國家尙小。使身任守禦國家。保護法律之軍人。而亦居其位而不習其事。則其爲害

於國家。何堪設想。蓋軍人者。國家賴之以存。人民賴之以安也。設反對者以爲軍人亦當如農人等能快樂飲酒。而不必重視其所應盡之責任。謬戾實甚。否則彼或非指國家而言。故余以爲選派軍人之際。吾儕須認清當重視彼等個人之幸福。抑當以全國之安樂爲前提。設確認後者爲真理。則凡負保衛國家之責者。不得不各竭其力。俾其國得日臻上理。而國中各級之人。均能得其應有之幸福。

(哀) 余以爲汝言誠是。

(蘇) 余尙有一言。未知汝表同意否。

(哀) 固願聞之。

(蘇) 他種藝術亦有時而退化。其原因有二。

(哀) 此二者爲何。

(蘇) 貧富耳。

(哀) 何以故。

(蘇) 設一陶人而既富。汝以爲彼之工作。願一如未富時之勤苦乎。

(哀) 是決不然。

(蘇) 彼將日趨怠惰。而不復經意於所事。其勢或然歟。

(哀) 然。

(蘇) 若是。其結果終爲一不良之陶人。

(哀) 然。彼必坐是而退化。

(蘇) 然。設其境遇與前者相反。甚至置備器械之資本。亦無從籌

畫。彼亦未必能工作如常。而學藝於其門者。亦決不能得良好之訓練。

(哀) 誠然。

(蘇) 然則貧富二者。能使工人與其藝術同時退化。明矣。

(哀) 理固甚明。

(蘇) 斯爲吾儕新覺察之害。守禦者當嚴爲之備。弗使發現。

(哀) 汝指何者而言耶。

(蘇) 貧富耳。一爲鄙賤之來源。一爲奢侈之原因。而其使人退化則同也。

(哀) 汝言誠是。然財爲戰時必須之物。設吾國無財產而遇戰事發生。敵人富且強。則將何以待之乎。

〔蘇〕與勁敵當前。戰勝固非易事。然設有二敵。不難對待矣。

〔哀〕斯何故歟。

〔蘇〕設遇此等戰事。汝意其謂吾儕方面。僅爲曾受訓練之軍士。敵人方面。乃爲富有財產之人歟。

〔哀〕然。

〔蘇〕誠得一精於拳術者。則欲制勝二富而碩大之人。固非難事。汝以爲然歟。

〔哀〕設二人同時進攻。彼亦未必能操優勝之左券。

〔蘇〕是豈難哉。是可先僞遁以示弱。然後返身奮擊。二者中之先至者。及乎在後者繼至。再從容搏之。使立顛踣。或者於烈日之中。先與之追逐數數。俟既疲於奔命。而後以智巧取之。亦可獲勝。雖

有二敵。亦何患哉。

（哀）然。設能善於襲擊。若此。勝之自不難矣。

（蘇）然。富人於拳術一端。尙不得謂必無諳曉者。而行軍之道。則可斷言其大抵茫然也。汝意其亦謂然歟。

（哀）然。若曹固往往若是也。

（蘇）然。則欲吾國之軍士。力能拒二三倍之敵軍。在理當綽然有餘。

（哀）然。余覺汝言誠不謬也。

（蘇）然。設於開戰之初。吾儕卽遣使赴彼。兩相聯合之一國。先曉之以大義。繼動之以大利。告之曰。吾儕國中。金銀爲法律所禁。人民所不當有。汝能來助我。汝可獨取其利。彼人一聞此語。如犬聞

將得肉。其誰不搖尾示好意於我。而反噬彼肥而無用之羊乎。

(哀) 其願來助我。固自然之理。然使利益盡入一國。非將不利於我貧瘠之國乎。

(蘇) 哀地孟德乎。汝何誠實之甚哉。除吾國之外。其他之國。皆可以一國稱之乎。

(哀) 何爲不可。

(蘇) 吾國之外。不論何國。均不得爲一國。無論其國之小至若何偏狹。若審察之。卽知其亦積合數國而成者。其中最大之二部。卽富國與貧國。此二部常在戰爭之中。且每一部中。又分爲無數之小部。汝設以一國目之。則大誤矣。然而待遇此無數之國。設能以一部之財產勢力。授之其他諸部。則卽將得多數之友國。而僅有



少數之敵人。當斯時也。吾儕仍誓守不變之方針。一依前所規定之秩序而進。則自能成最強大之國。惟余之所謂強大之國。非如僅有強大之名之國。亦非僅有強大之形式之國。須於實際上強大。而其守國者不越千人也。欲得一相似之國而可與之並立者。無論於希臘或他處均不可得。彼自視爲大國而無其實者。固不足道也。

(哀) 誠然誠然。

(蘇) 然吾國土地之廣狹。治國者當規定之。凡土地而逾此規定之限制者。皆不當取。特未知規定之法。果以何者爲最善。

(哀) 汝意如何。

(蘇) 余以爲國家之大小。當視其能否真正統一爲標準。不可使

其土地擴充至不能統一之地步。

(哀) 甚善。

(蘇) 於是吾儕之統治者又多一責任矣。彼當使其國弗致過大。弗致過小。而適成一適中統一之國。

(哀) 誠然。然此亦不得爲難負之責任也。

(蘇) 然此外尙有一更易負荷之責任在。卽曾任統治者之後裔。苟或不良。降之爲較低級之人。而擢低級中優秀分子。使列於較高之級是也。此舉之命意。無非使人民因其才性之所近。慎擇術而專心致志。人各勤一業。而非多數之業。於是其國家能確爲一國。而非多數之部分混合而成也。

(哀) 此固不得爲難負之責。

(蘇) 蓋吾儕所規定而責之統治之人者。皆簡單易行。未嘗有多數複雜之條例。彼人所當注意之事之重大者。惟一端耳。

(哀) 其事惟何。

(蘇) 教育耳。設吾儕之國民。皆受良好之教育。而成優秀之國民。則對於吾儕所未經道及之種種人事上。皆可自定其趨向而不亂。如婚嫁如撫育兒女等是也。然欲使國民至如是之程度。非由教育不可。

(哀) 誠然。

(蘇) 設國家建置得宜。則其進步之速。如車輪之旋轉。以良好之教育。能產良好之軀體。與良好之性情。而具此良好之軀體與性情者。復受良好之教育。則其所產自必更善。蓋人種進步之速。本

可與他種動物並駕齊驅也。

(哀)此誠意中之事。

(蘇)故簡言之。彼治國者所當特別留意之大端。卽音樂與體育。均不可容其越出固有之範圍。設有新奇者出。當取締之。詩人雖謂人喜新歌。然治國者當審查其果僅爲新歌。抑爲新樣之歌。蓋新樣之音樂。每於國家有害。故爲治國者所當禁。台孟謂一國之音樂有變動。其國家之根本法律。亦必因之而變動。余頗信其言之確切也。

(哀)然。余亦贊成其言者之一。

(蘇)然則吾儕之治國者。當以規定音樂爲第一要務。

(哀)然。彼新奇不正之音樂。固常於不覺中而潛入也。

(蘇)然。其潛入也。每於人意娛樂之頃。而始則渾不覺其有害也。  
(哀)誠然。初固不覺其有害。其影響蓋由漸而來。始則變易人性  
情。繼則敗壞社會之風俗。自此以往。其爲害將日甚而日速。個人  
交際之道。爲之破壞。國家之憲法律令。因之推翻。而終至國人之  
公私權利。均失而後已。

(蘇)害固一至於此乎。

(哀)余意固如是也。

(蘇)然則吾儕國中之少年。其於音樂上當與以更嚴格之教育。  
蓋設以娛樂致不法。將少年皆習於匪僻。尙安望其能爲優秀之  
人民哉。

(哀)誠然。

(蘇)設彼等於娛樂遊戲之初。卽趨正當之道。則可藉音樂之熏陶。而得良好之教訓。此教訓可確爲終身之宗旨。設不幸而國家有患難。卽可起而匡救。建樹非常。此亦娛樂時之音樂之結果。惟適與頃間所言相反耳。

(哀)誠然。

(蘇)彼等既受如是之教育。則其他瑣屑之條例。可自規定。而此種條例。卽彼不法者所完全廢業者也。

(哀)汝謂何種之條例耶。

(蘇)余意不過謂如年幼者於長者前。坐立言動。必當如何敬禮。如何勤慎。對於父母尤當有如何之孝道。其平日章身之服。與種種關於禮儀容貌者。當以何者爲上。此卽頃余所謂可自規定者。

汝以爲然乎。

(哀)然。

(蘇)然亦無庸逐項規定。而訂成條例。膠執不化。殆愚人也。蓋人而未受良好之教育。未知躬行實踐之必要。則雖勒銘書紳亦無用也。

(哀)誠然。

(蘇)然則斯人品行習慣之善惡。豈不全視所受教育之良否而定乎。

(哀)斯固無疑也。

(蘇)教育之影響於人。既如是之夫。則一切人之舉止行爲。豈不亦皆隨教育之良否而定耶。

(哀)然。

(蘇)以此之故。余不復於瑣事上一一與以規定之例矣。

(哀)固無須矣。

(蘇)然對於國際通商。國內貿易。工人之工作。民間之訴訟。與夫法官之設立。汝將如何規定之乎。不特此也。此外尚有各種賦稅之問題。以及市政警察海陸交通上種種之問題在。吾儕將一一與之以規定之法律乎。

(哀)余以爲斯亦無須。蓋優秀之國民。正不必多爲之法而束縛維繫。設有所需。彼等能自爲之。

(蘇)然。誠天能使之保存吾儕。所以與之法律。則已足矣。

(哀)然。然彼未受良好之教育。而爲天所棄者。則將終其世。修訂



法律。與補救人民生活之狀況。欲至完善無缺。而實則終無達其目的之一日也。

(蘇) 汝將以此等人比諸人以無節制而致疾。而仍不肯除去其不良之習慣者歟。

(哀) 汝言實獲吾心也。

(蘇) 此輩一時之快樂。誠非吾儕所及。然其結果何如哉。彼等固常因疾而就醫。就醫而疾益加甚。終不肯拋棄其所以致疾之故。雖或有新發明之醫術良藥。要無望於厥疾能瘳也。

(哀) 若曹固大抵如斯也。

(蘇) 最奇者。彼人所最惡者。卽以眞理告之之人。設有人告之曰。汝不痛改汝之習慣。如仍貪嗜酒食。徵逐娛樂之場。則汝將不救。

雖有靈效針灸。奇祕符籙。亦無用也。則彼必深惡痛恨。積憾無已。斯不亦奇乎。

(哀) 奇哉。告以真理而見惡。余誠不解其何心。

(蘇) 以彼等無汝之智識耳。

(哀) 容或以此。

(蘇) 設一國家之舉動。亦如此類之病夫。想汝亦雅不復願稱頌之。蓋於不良之國家中。人民不能擅改制定之法律。有議改之者。以死罪論。而彼善於欺誘。人民迎合政府之徒。反譽之爲大政治家。此種國家。非與頃間所言之病者相同乎。

(哀) 然。國家而如是。其惡亦正與個人等。余又安能稱頌之哉。

(蘇) 雖然。汝能不欽佩彼腐敗政治家之鎮定與技能乎。

(哀)然不能一概而論。蓋每有以衆人妄相推許。遂亦以政治家自居。而忘其本來面目者。此輩固吾素所輕視者。何欽佩之有。(蘇)汝言誠是。然余意對於此輩。亦當稍加憐恤。蓋設有人不能自量其長短。而衆咸謂之曰。汝長六尺。則亦豈有不信之道乎。(哀)此固無不信者。

(蘇)然則汝亦可無怒視彼等矣。蓋此輩誠最可憐而最可笑者。往往以改良瑣屑之事爲要務。以爲多訂法律。或修改條例。卽不難除去商業上之惡習。與一切社會中不正當之行爲。殊不知以若所爲。求若所欲。實無異於斬九頭蛇之頭。非徒無益。害且益甚焉。按相傳古時有一蛇。凡生頭九去其一頭。反添二頭。後爲孽口。則所殺

(哀)然此輩所爲。誠不過如是。

(蘇) 余意眞政治家。無論其在完善之國家。與不良之國家。必不以修訂法律爲要務。蓋於不良之國家中。雖有法律。無所用之。於完善之國家中。人民固已有良好之教育。人人自率循於法律之中。而條例字句之訂定。當然不爲難事矣。

(哀) 然則於法律上吾儕尙有未盡之事乎。

(蘇) 無。惟對於特而弗之阿泊落神。尙有最重大之條例。當再編訂。

(哀) 汝意何指。

(蘇) 如對於廟宇鬼神之獻祭。與一切崇拜古代英雄之典。則人間喪葬之禮儀。此種種者。吾儕素無所知。最善之道。莫如託之於上帝。蓋上帝爲吾儕歷史上所共奉之一尊。居於宇宙之中。無所

不至。無所不知。自能以種種關於宗教之條例。一一授於人類。  
(哀) 汝言誠是。當依汝言而實行。

(蘇) 然則公道究何在乎。請明告余。吾儕所欲創置之國已完備。大可借汝兄與派拉麥克以及其他諸同志。燃燈以覓公道與不公之道之何在。公道與不公之道之異點。以及公道與不公之道者。果孰爲安樂矣。

(克拉根) 噫。是何言歟。頃間汝豈不謂汝當自覓之耶。汝豈不謂見公道之被誣。而不爲之糾正。爲不盡天職乎。

(蘇) 余固不欲食此言。故余當竭余力覓之。惟汝當助余耳。

(克) 固所願也。

(蘇) 余誠望吾儕順序進行。而能達斯目的。然在進行之先。當然

先認吾儕之國家在完備之地位。其然歟。

(哀) 誠然。

(蘇) 既爲完善。則自必聰明忠勇節制而公道矣。

(哀) 斯亦自然之理。

(蘇) 設吾儕覓得此數者之一於國中。則其他數者亦必在茲。惟今猶皇皇求之而未獲。其然歟。

(哀) 誠然。

(蘇) 設有同類之物四。而吾儕欲尋其一。則不論此一者究何在。苟得其一。卽不難知所欲得之三。或先知其他三者之所在。則此一者亦可不勞而覓得。

(哀) 甚善。

(蘇) 欲覓善德之所在。非可亦由此法乎。且善德之數亦爲四乎。  
(哀) 此固甚明。

(蘇) 於此四善德之中。最易見者爲智識。然而卽此智識上。余亦  
覺有特異之點。

(哀) 特點何在。

(蘇) 吾儕所云國家之聰明。非卽敏於治事之謂乎。

(哀) 然。

(蘇) 敏於治事。非卽一種智識乎。蓋人能敏於治事。智識使然。非  
以其愚而然也。

(哀) 然。

(蘇) 然一國之中。智識之類別甚多。

(哀)然。木工有木工之智識。顧國家不能以有此類之智識。而遂得號爲聰明多智之國。汝其謂然歟。

(哀)是誠不能。是祇可以工藝一端著名也。

(蘇)然則國亦不能以善於製造工匠所用之器具。而得卽稱爲多智。

(哀)是亦不能。

(蘇)亦不得以國人富於銅類上之智識。而稱之曰聰明之國家。

(哀)是又烏乎能。

(蘇)設其國之人而富於耕種之智識。亦不當以聰明稱。稱之爲農業之國可也。

(哀)然。



(蘇)然吾儕國中當有一種智識。不偏重一事而念念顧及國家之全體。使人坐是能維持國內之治安。與國際交涉之當如何應付。吾儕國民中。其果有具此智識者乎。

(哀)是誠宜有之。

(蘇)此爲何種之智識。而具此智識者爲何許人。

(哀)此爲治國之智識。吾儕頃間所道及之賢勞治國者。皆具此智識者也。

(蘇)國家有此種之智識。則其國所得之名譽若何。

(哀)此足以云聰明之國家。

(蘇)吾儕國中真能治國者多歟。抑工匠等多歟。

(哀)是誠工匠爲多無疑也。

(蘇)於各種有智識者之中。豈非能有治國智識者。尤居少數歟。  
(哀)是誠最少。

(蘇)以此最少數之人。用此智識而治國。其國遂足以當聰明足智之譽。蓋此種智識。度越尋常。具此者自必居最少之數。

(哀)誠然。

(蘇)是則四德中之一端。已爲吾儕所求得。且其性質與其所在之處。亦爲吾儕所洞見矣。

(哀)然。以余觀之。良足滿意。

(蘇)於是欲知忠勇之性質。與其所在處。亦不難矣。試觀國家如何而得稱忠勇。即可知矣。

(哀)當如何乎。

〔蘇〕國家之被稱爲忠勇與懦弱。豈不視爲國赴戰者之勇怯而定耶。

〔哀〕此固惟一之理也。

〔蘇〕其他之國民。固亦有忠勇與懦弱之分。特其人既不當局而負責。則卽於國家無直接之影響。

〔哀〕誠然。

〔蘇〕然則一國之忠勇。當重在國人之一部份。而此一部份之人。當不論遇何種境地。皆能不忘所受之教訓。而無所卻顧。此之謂真正之忠勇。其然歟。

〔哀〕余不能了解汝言。請詳言之。

〔蘇〕無他。余所謂忠勇者。不過爲一種保存之道耳。

(哀) 保存何物乎。

(蘇) 保存其素有之宗旨耳。此種宗旨。當其受教育時。已深入銘刻於心。故不論其此後所遇爲困難。爲快樂。爲憂慮。爲恐懼。要當隨地隨時。毋或偶忘固有之宗旨。汝欲取譬喻之乎。

(哀) 固所願也。

(蘇) 染絲以爲紫色。染人必先擇絲之白者而整理之。俾得完美之色澤。整理之後。然後乃煊染成紫。其色必優。經屢洗而其紫如新。雖受鹼皂。色之紫卒不變。設絲非純白。而未經整理。則其所染成者。必爲不純粹之紫色。而不能耐久。

(哀) 然惟白受采。不然則其紫必不能耐久。

(蘇) 故余意以爲吾儕欲有忠勇之軍人。當先慎擇性近軍人之

人。授之以教育。俾可使之將來受外力而不動。此猶染絲者之先擇白者而整理之也。及其既任保衛國家之責。自能不忘昔所先入之教訓。不爲娛樂之魔力所動搖。蓋此種魔力之於人。其爲變化之既速且大。較之鹼皂之於絲。實有過之無不及。不特此也。卽如憂慮恐懼等。彼莫不能敵之。其所知者。惟其教育上所得之真理。余之所謂膽量。亦以此耳。不知汝贊成否。

（哀）余固贊成汝說。以余覺汝之所謂膽量。未嘗以彼未受訓練者。併爲一談。彼奴隸禽獸之膽量。則必別有以名之。而不容包括在內。汝意果如是乎。

（蘇）信然。

（哀）然則汝之所謂膽量與忠勇。余知之矣。

(蘇)然汝設以「國民的」三字限制之。則更易了解。余擬吾人可循此進行。一察公道之何在。無事更斤斤於膽量矣。

(哀)甚善。

(蘇)四德中之未經察見者尙有二端。一爲節制。一爲公道。迨既得此二者。吾儕之事畢矣。

(哀)然。

(蘇)然吾儕可不涉及節制而得公道歟。

(哀)余意此爲不能之事。且余亦不願公道實見而節制失蹤。故余意不如先研究節制。

(蘇)余誠不能不從汝所請。以余觀之。節制有如音樂和諧之性質。不若彼二者之各居一部也。

（哀）何以知之。

（蘇）節制者。非即能約束一己之欲念嗜好之謂乎。故吾儕常聞人以「自主之人」與凡類此之名稱。加諸有節制之人。

（哀）此固吾所習聞者。

（蘇）然而「自主之人」之名稱。非最可笑乎。蓋人既能爲吾之主。人則必較吾爲善。既爲吾之僕。則又必較吾爲不善。謂一人而亦爲主人。亦爲僕人。非似奇譚乎。

（哀）誠然。

（蘇）然而此說可作如是解。人心分二部。一部較善。一部較惡。善多而能制止其惡。斯即足以云自主。而爲人所譽美。設受不良之教育。或經惡人之薰染。致惡之一部較大。而善之一部日益侵削。

斯爲己之奴隸。而衆皆唾棄其人矣。

(哀)此說頗有理。

(蘇)於是更一察吾儕之國家如何。設國家爲少數之有節制之人所統治。而彼較爲不良之份子。受制裁於優秀份子之下。則吾儕之國家。即可稱爲自主之國。或有節制之國也。

(哀)汝言甚確。

(蘇)是故一切娛樂欲念嗜好苦楚。每發生於婦女童僕。與濫用自由之人。而此輩實爲國中最大最賤之人類。汝其以爲然歟。

(哀)然。

(蘇)彼娛樂嗜好有節制。而能受高尚之智識之宰制者。惟此少數之人。而此少數之人。卽曾受最良之教育者也。



(哀)然。

(蘇)吾儕之國人。大別之固有此二類。而多數卑賤之人之娛樂等。每爲此少數人之智識所制。汝以爲然歟。

(哀)然。

(蘇)然則能無愧乎自主國之名稱者。非吾國而何。

(哀)誠然。

(蘇)以此之故。亦可稱爲有節制之國。其然歟。

(哀)然。

(蘇)一國之中。能衆意僉同。共認誰爲治國者。誰爲被治者。而和衷共濟。舍吾國其誰能之。

(哀)然。

(蘇) 一國之人。皆能和衷共濟。則節制當在何部份。在治國者乎。抑在人民之被治者乎。

(哀) 余意二者均有之。

(蘇) 然則余以節制爲有如音樂之和諧。果不謬乎。

(哀) 其相似之點何在。

(蘇) 以節制不若膽量與智識之各居一部也。智識之在治國者。能使國以聰明名。膽量之於保國者。能使國以忠勇名。而於彼被治者無與。若夫節制則不然。須以各級之人調和而成。卑賤懦弱之人。須承認他人之才智膽量。願與之以治人之權。而彼有識有才者。則當承認衆人之推許。而不負所託。節制之發生卽於此。較諸音樂之集合各種格調而得和諧。又何以異乎。

(哀) 余明汝意矣。且余極表同意。

(蘇) 然則四德之中。吾人所既察見者已居其三。所未經討論者。惟公道矣。既得公道。吾儕之國家。便足語於完善。

(哀) 此自然之理也。

(蘇) 克拉根乎。吾儕當戒嚴之時機至矣。蓋必如獵人之目光四射。勿任公道二字。交臂失之。其必在此國中無疑。故望努力從事。尋求之。設汝先覺。請舉以告余。

(克) 余能先覺。固所願也。然汝當視余爲一輔助之人。僅能見汝所見。此外別無所能。蓋余力固不過如是也。

(蘇) 請先禱神。然後從余行可也。

(克) 善。惟須以涂轍視余。

(蘇) 今尙無塗轍之可尋。譬在深林。糢糊黑暗。然吾儕終當努力而進行。

(克) 吾固願從也。

(蘇) 嘻。余有所見矣。余既見一踪跡矣。諒彼留是蹤跡者。去此亦不能絕遠。

(克) 此誠好消息也。

(蘇) 吾儕眞愚人也。

(克) 何以故。

(蘇) 噫。克拉根乎。當吾儕尋求公道之初。公道卽在吾儕之左右。而俯拾卽得。特吾儕從未覺察。寧非可笑乎。此適與徧尋一物。而其物卽在手中者。何以異乎。吾儕未尋求所應尋求之地。而反皇

皇躑躅於杳遠之鄉。此吾儕所以終未獲之也。

(克) 汝意謂何。

(蘇) 余意吾儕於公道之研究已久。實際已覓得之。特未之知耳。

(克) 余不耐聞汝冗長之緒言也。

(蘇) 然則請聽余一言。汝尙記吾儕建國時之宗旨。乃爲每人必視其性之所近。專司一事。不當爲事事一知半解之人。此非吾儕所認爲國家之基礎乎。實則此卽公道也。

(克) 吾儕於此當然一再申明之。

(蘇) 人各專司一事爲公道。固已言之不知若干次。卽他人亦屢言之矣。

(克) 誠然。

(蘇)然則吾儕可姑定人各專司一事爲公道。願汝知余果何由而有此解決乎。

(克)余未之知。願聞其說。

(蘇)四德中之三德。旣爲吾儕所察見。而此三者爲智識膽量與節制。則所餘者自卽公道。此非吾儕所已言者乎。故余以爲公道爲吾儕所最後察見之一德。而其他三德之能生存於國。實賴此維持之也。

(克)此固自然之理也。

(蘇)設有人問曰。此四德何者爲最有益於國家。則當如何答之。吾儕於此。當一察最有利於國家者。爲治人與被治者之和衷共濟乎。抑爲軍人能謹守平時所得之教訓。而不畏強暴乎。抑爲在

上者之治國有方乎。抑爲余頃所言國之人不論何種工匠。不論男女童僕。皆隨其性之所近。而有一定之職守乎。此非易於解決之問題。予其謂然歟。

(克)然。欲悉其究竟。誠非易事。

(蘇)於是當以人各有所專司之一事。與智識膽量節制一一實地比較之。

(克)然。

(蘇)換言之。卽公道與彼三者之比較也。

(克)然。

(蘇)請更從他方面察之。治國者非卽吾儕所託以審判民間訴訟之人乎。

(克)然。

(蘇)然爲判斷民事之根據者。除不當侵奪人所有。與己亦不當爲人侵奪外。尙有可爲根據者乎。

(克)審判者之宗旨。固當不外乎是。

(蘇)此爲公道歟。

(克)是誠公道。

(蘇)然則以公道爲人當各有其所有。諒無不可。

(克)誠無不可。

(蘇)請再思之。設一木工負履人之責。而履人治木工之事。彼此通功。或各兼二業。於國家之損害爲何如。請直言無隱。俾可知吾儕之見解相同否。



(克) 余以爲無巨大之損害。

(蘇) 然設一屨人或他種工匠。以金錢之故。抑以衆人妄相推許之故。或以其他種種原因。竟欲強爲軍人。或軍人而欲爲治國之人。實則業屨治軍。本其天性之所近。一旦棄其固有之職。而爲軍人爲治國者。不能稱職。自在意中。若一身而兼爲工人軍人與治國者。則豈非亡國之道歟。吾知汝必贊成余說也。

(克) 誠然。

(蘇) 然則由此可知此三德萬不可互易地位。設互易焉。是爲國家之大害。而可以作惡名之。

(克) 是誠作惡無疑。

(蘇) 作惡至最高之級。而致害及其國。非可稱之爲不公道乎。

(哀)然。

(蘇)若此既爲不公道。則使治國者與軍人工人等各務其業。非卽又爲公道之揭橈。而使其國亦爲公道之國歟。

(哀)余意亦然。

(蘇)然吾儕尙不可以此爲萬確之理。設此說而能合於個人之公道。則頃間所得。自必爲真理無疑。設不然者。則又須另闢塗徑矣。故吾儕當仍遵舊路而行。或者可有達目的之一日。頃間不云乎。欲求公道。當先求一國之公道。然後再求諸個人。以公道之在一國之中。視個人爲較顯而易得。必也一國之公道已得。乃更質證之於個人。如兩方相合。則吾儕之事畢矣。設個人之公道。異於國家之公道。則自當易轍進行。兩相比較。公道終有發現之一日。

及其發現。吾儕可謹記而弗忘。

(克) 此爲極有秩序之方針也。吾儕願追隨汝後。

(蘇) 設有相同之二物。一較大。一較小。二者固相似否乎。

(克) 誠相似也。

(蘇) 然則以公道而論。公道之人。非與公道之國家相似乎。

(克) 亦誠相似。

(蘇) 設國家而有智識。膽量與節制之三德。而此三者能各司其事。吾儕卽以公道稱之。非惟公道。且將稱之爲節制。勇敢與聰明之國。非歟。

(克) 然。

(蘇) 個人亦然。設個人而有此諸德。則亦可以以上之名稱之。

(克)然。

(蘇)然則研究此問題。當不復有難色。能知人之有此三德與否。即可解決矣。

(克)不難信然乎。諺云事之善者必難。此又何說也。

(蘇)誠然。余亦知吾儕今所用解決之法。或非正當之法。如由正當之道而行。不能如是之簡捷。然以余觀之。經行之途雖異。而所達之目的則一也。

(克)苟能如是。余願足矣。

(蘇)余意亦然。

(克)然則進行勿懈可也。

(蘇)當進行之先。吾儕當承認凡國家之要素與習慣。亦即吾儕

每人所同有。蓋國家之要素與習慣。皆由國中個人之要素與習慣而成。舍此別無他途。卽以暴戾之性情而論。凡斯拉斯人、雪塞人與北部諸族之人。固皆以暴戾著稱。然設謂其國之具此性質。非由其國中個人之性質所形成。寧非可笑乎。卽如吾國之愛智識。固爲吾國之特色。非尼基與埃及之愛財。亦爲彼二國之特性。願使其非關國民。則特色亦何由而實現。

(克) 誠然。

(蘇) 欲明乎此。固不甚難。

(克) 然。

(蘇) 然欲知人民各種之舉動。皆出於一種之能力。抑出於三種之能力。則難矣。卽以此三者而論。吾儕當一究求智識之能力。禦

侮之能力。與制止欲念之能力。究爲三者而各殊。抑皆爲一種之能力。欲解決此。殆非易事。

(克)然。難點固卽在此。

(蘇)吾儕可試一辨察其究爲三事。抑爲一原。

(克)當如之何而後可。

(蘇)一物不能於同時同部。或互相關係之部。有矛盾之動作。亦不能容受外至矛盾之動作。固甚明也。設有形似相同之物。或形似一物而竟容受此等之動作。則吾儕必謂此非眞爲一物。或眞正相同之物。

(克)言之甚善。

(蘇)以此理推之。一物可於同時同部。亦定而亦動乎。

(克) 是烏能

(蘇) 然吾儕於此當有一更確切之見解。庶不至於進行之際。半途顛覆。設有人焉。立而舞其手。搖其首。而或遂以爲彼卽一人於同時亦定而亦動。則吾儕卽當立辯之曰。此非確切之說。蓋其所動者爲一部。而所定者又爲一部。其然歟。

(克) 誠然。

(蘇) 然設有人更以地菱取喻。而爲詳細之解釋。謂地菱盤旋之際。其尖實定於一點。非卽一物而能同時且動且定之明證歟。彼且謂諸如此類之有旋轉動作之物。莫不若此。吾儕亦不當承認其言之是。蓋卽以地菱論。彼固有軸。有周線。動者爲周線。定者爲軸。顯然爲二部。非全部也。設其直立之軸而傾側。則全部皆動。斷

不得謂亦動而亦定。汝以爲然歟。

(克)此固爲正確之論。

(蘇)然則吾儕確知凡物皆不能於同時同部有矛盾之動作。亦不能受矛盾之動作。卽有人主張此說而強力辯護。吾儕亦當不復爲所動搖。

(克)以余觀之。吾儕萬不至因詭辯而滋惑矣。

(蘇)然則吾儕可無須於類此之議論。一一加以辯駁而證其不確。爲今之計。當姑作類此之說。以爲根據而進行。設至半途而覺吾儕所根據者非確。則當拋棄此說而另闢町畦。此法汝以爲善否。

(克)甚善。



(蘇)認可與否認。喜愛與厭惡。引致與拒絕。無論其爲自動的。抑被動的。要爲絕對之事。汝以爲然歟。

(克)是誠絕對無疑。

(蘇)飢與渴以及一切普通之欲。皆與認可喜愛等爲同類。蓋人有所欲。非卽喜愛其所欲之物。而願引致以爲己有之謂乎。彼之欲得此物。非由彼人先已認可而然乎。想汝必贊成余說也。

(克)余誠贊成。

(蘇)然則不願與厭惡與無欲等。當置之於厭惡拒絕等之門類。度亦汝所以爲然者。

(克)然。

(蘇)設此說既確。則當於諸欲中之擇二者研究之。此二者卽人

所謂飢與渴也。蓋此二者之動作最易見。

(克) 甚善。

(蘇) 此二者之目的。一爲食品。一爲飲料。

(克) 然。

(蘇) 渴者有待於飲。則飲爲欲之所在。然其欲惟飲而已。初並未指明種類數量。不論冷熱。不論多少。得飲料斯足矣。設渴而熱。則又飲料欲其涼。渴而寒。則又飲料欲其煖。設其渴至極高之度。則其有待於飲之欲。又必加多其數量。設其渴極微。則其欲亦少。然其渴爲簡單之渴。則其欲亦自簡單。此爲自然之理。飢之於食亦然。汝以爲何如。

(克) 然。簡單之欲。有簡單之目的。複雜之欲。有複雜之目的。

(蘇)然設有人起而問難曰。人無僅欲得簡單之飲。而舍佳美之飲。而弗顧者。以佳美爲人之所共欲。故人不渴則已。渴必欲得佳美之飲。推之其他願欲。亦莫不然。苟其堅主此說。吾儕自易爲所搖惑。故余意對於此等主張。當特別注意。

(克)然。反對者誠難免。堅主此說。

(蘇)然。吾儕當仍保守吾儕本來之主張。物之複雜。或比較的。其對待亦必複雜。或比較的。簡單者。其對待亦必簡單。

(克)余不解汝所云。

(蘇)然。汝固宜知更大與更小有密切之關係。

(克)然。

(蘇)更更大與更更小有密切之關係。然歟。

(克)然。

(蘇)有時大與將大。非與有時小與將小。有密切之關係乎。

(克)然。

(蘇)其他如更多與更少。更速與更遲。更重與更輕。更熱與更寒。非皆有密切之關係乎。

(克)然。

(蘇)以此原理。合之科學。諒無不可。科學之目的。爲智識。故一種指定的科學之目的。卽爲一種特別的智識。如建屋之學問。爲一種特別的智識。固不與他種智識混。故另有專名曰建築術。

(克)然。

(蘇)其所以特別之故。非以此種智識之性質。實與他種不同歟。

(克)然。

(蘇)其所以有此特別之性質。以其特別之目的耳。其他之學問藝術。何獨不然。

(克)甚善。

(蘇)此即余之本意也。余頃所述種種關係之說。即本於此。諒汝能了解余旨矣。換言之。余意凡一物之或大或小。為簡單。則為其對待或與之有密切之關係者。亦必簡單。設其大小為比較上的。則與之有密切之關係者。亦必為比較上的。例如學問而有特別之性質。如專論人身健康與疾病者。則不得為簡單之學問。當名之曰醫學。其他學問亦與此同。

(克)余明汝意矣。

(蘇)然則與渴有密切之關係者惟何。

(克)是爲飲。

(蘇)每一種之渴。與每一種之飲。有密切之關係。設爲簡單之渴。則與之有密切之關係者。亦卽爲簡單之飲。無好惡多寡之必要也。

(克)然。

(蘇)然則人而渴。則其欲者惟飲而已。並不指定必爲何種之飲也。

(克)此固然也。

(蘇)設人當渴時。而有一物焉。能使其不飲。則此物決非與飲之欲同。蓋吾儕已證明一物不能於同時有矛盾之作用也。

(克) 是固不能。

(蘇) 卽如射者之同時推弓挽弓。吾儕當申明推之者爲一手。挽之者又爲一手。然歟。

(克) 誠然。

(蘇) 人固有渴而不欲飲之時乎。

(克) 此固常有之。

(蘇) 汝將何以解此乎。汝豈不曰其人之心中有一物使之就飲。而又有物禁止其飲。而禁止之者。實強於使之就飲者歟。

(克) 余意固如是。

(蘇) 使之飲者每出於欲念。而禁止者每出於理由。然歟。

(克) 斯固甚明。

(蘇)然則吾儕自當以二物名之。而此二物彼此不同。一爲有意識的。人可由此而能思想。一爲無意識的。人之愛惡飢渴等皆由於此。

(克)然。此二者吾儕固不可以同等視之。

(蘇)甚善。吾儕準以此二者爲人所共有。然汝又以怒爲何物。將以之爲第三者乎。抑爲附屬於前二者中之一乎。

(克)余意當屬諸欲。

(蘇)余尙能憶及一故事。且余亦信其爲真。此故事爲一日哀克林之子李紅的偶至城外。見法場北牆之下。白骨纍纍。欲往一觀之。而心又不能無懼。且以無甚意味。初頗趑趄不前。然其不願往觀之理由。究爲其目之欲所勝。彼於是卒趨赴其處。強啓其目曰。



惡哉汝目。可飽觀此美景矣。

(克) 此事余亦曾聞之。

(蘇) 此故事之意。無非謂怒與欲彷彿爲二物。而有互相衝突之時。

(克) 然。其命意誠不外乎此。

(蘇) 諸如此類之事。實不可勝數。人當理由爲強暴之情欲所制之際。必深怒其情欲之無理。當此之時。怒與理由結合而拒欲。適如兩國聯盟而攻一敵。設理由在情欲方面。謂其欲誠合理。而不必加以反對。則將如何乎。想汝於自身於他人。均之從未嘗有如是之經驗歟。

(克) 誠然。

(蘇) 設有一人焉。以非理待人而受拂逆。苟其人而善。而有自知之明。則其怒亦必不盛。蓋彼既知以己之待人未善。而致有種種之困陋。如飢如寒如他種之痛苦。則彼當然認拂逆之來。本於公道。而怒奚由作哉。

(克) 汝言甚確。

(蘇) 然設彼爲受人虐待之人。則必然大怒。思有以報復之。蓋彼以爲既受虐待。而有以報復。適合公道。故彼之怒不爲無故。而必至於戰勝或死而後已。苟能中止。必爲理由所喚醒。如犬聞牧人之聲而止戰也。

(克) 誠然。且汝喻甚切。蓋吾儕國中軍人之服從治國者。固當與犬之服從牧人無異。

(蘇) 汝誠能透澈余意矣。然尙有一端。亦吾儕所當思考也。

(克) 此端爲何。

(蘇) 汝尙記怒之一事。非似屬於欲乎。然至激戰之際。則怒適在理由方面。

(克) 然。

(蘇) 以此之故。又一問題發生矣。此問題爲怒果異於理由。抑不過爲理由之一種。如第二說爲確。則人之特性有二。一爲有意識的。一爲無意識的。設第一說爲確。則個人有三特性。欲與怒與理由。設如國家之有三等人。商人。軍人。與治國者。蓋人而未受不良之教育。則怒爲理由天然之輔助。與軍人之輔助治國者。無以異也。

(克) 以余觀之。第一說爲是。

(蘇) 怒既異於欲矣。設能證明其亦異於理由。則此說可成立。

(克) 此固易於證明者。觀於兒童即可明矣。蓋兒童雖甚幼稚已能怒。然斯時彼輩固無理想理由可言也。

(蘇) 甚善。彼無意識之禽獸。皆能怒而不能理想。亦明證也。花滿亦有鵠胸悔怒之說。可見怒所由作。初非必隨理由也。

(克) 誠然。

(蘇) 譬如行舟。吾儕歷幾許風濤。始幸克抵目的地。蓋至此方可斷定凡國家所有之要素。個人亦有之。而其數均爲三。

(克) 然。

(蘇) 於是吾儕可謂個人之所謂聰明。與國家之聰明無異。凡能

使國家得智慧之名。亦能使個人得之。

(克)然。

(蘇)爲一國之膽量之要素。亦卽個人之膽量之要素。而其對於他德之關係。國家與個人。亦無不同之點。然歟。

(克)然。

(蘇)承認個人公道之道。卽承認國家之公道。其然歟。

(克)此自然之理也。

(蘇)吾儕當弗忘國家之公道。卽人各專司一事。而尤以治國者與軍士商人三者之各司其事爲最要。

(克)微汝言。幾忘之矣。

(蘇)由此可知個人既有此三要素。而三者能各司其事。則其人

可謂公道矣。

(克) 誠然。此吾儕所當知者。

(蘇) 理想與怒。二者之中。理由爲有意識的。彼豈不當有約束全體之權。而怒豈不當爲其輔助而受其支配乎。

(克) 自無不當。

(蘇) 吾儕不云乎。音樂與體育連帶之效力。無非以高尚優美之課程。培植其思想。而復以和諧之音韻。調和其不受羈勒之野性。

(克) 誠然。

(蘇) 此二者既受相當之教育。而各知其份內之事。然後可合而制彼無意識之欲矣。蓋欲之於吾人。每較彼二者爲多。且欲無知足之時。設無約束之者。則勢必浸浸日盛。越出範圍。終至無可救。

藥而致人於死而後已。

(克) 誠然。

(蘇) 然怒與理由二者聯合。則內可無慮保身之無術。外可拒敵。蓋一具智識。可以設策防患。一具膽量。能服從理由之命令而作戰。

(克) 然。

(蘇) 故人能以理由之故。而自抑其怒。受理由之指導。確知當懼與不當懼。斯爲真勇敢。真膽量。其然歟。

(克) 此言甚確。

(蘇) 凡人而受此小部份之約束。而此小部份能洞悉何者爲每部與全部之利益。不得謂非聰明之人。換言之。凡能帖然就範。願

爲理由所約束者。非聰明人乎。

(克) 此固無疑。

(蘇) 設此三者能調和共濟。理由執統治權。怒與欲爲被治。且怒與欲均誠意退讓。謂此權固當屬諸理由。而決不離次以叛其統治者。誠若是。其人不可謂有節制之人歟。

(克) 斯誠完備之節制也。無論於國於人。殆莫不然。

(蘇) 吾儕非已重言申明。個人必如是。乃能稱爲公道乎。

(克) 然。

(蘇) 然則公道之於個人。果較於國家爲難見乎。其現象有異乎。抑個人之公道。無異於國家之公道乎。

(克) 以余視之。固無區別。



(蘇)設有疑團。則可以尋常之事證明之。

(克)汝意指何事。

(蘇)吾儕或不能無所懷疑。要當承認彼公道之國家。與受公道之國中之訓練者。當不若不公道者之動肆詐欺。設有人以金錢置彼處。則決不若不公道者之見利忘義。汝有不能承認此說之意乎。

(克)是固無之。

(蘇)亦既爲公道之人。猶有盜竊褻瀆神聖。與背友賣國之行乎。

(克)是亦必無。

(蘇)抑公道之人。苟與人有盟約。亦當萬無寒盟爽約之時。

(克)然。

(蘇) 度彼更必不作姦犯科。不事父母。不敬上天。

(克) 是尤斷然必無之事。

(蘇) 其所以能如是之故。非以其理由與怒與欲。能知所先後輕重。各從其次而調和共濟乎。

(克) 誠然。

(蘇) 然則能使國家與個人臻如是之境地者。非公道耶。汝以爲然耶。抑汝以爲此非公道耶。

(克) 此誠公道。余已滿意矣。

(蘇) 於是吾儕夢想之事。至此已成事實。當吾儕建此理想的國家之初。固疑竇紛起。然至此已一一解決。而能達到解釋公道之初步。是不可謂非由天之牖啟。

(克) 誠然。

(蘇) 一國之中。人各分功任事。工匠專司工匠之事。屨人專務屨人之業。其他諸人亦皆有專門之職務。而不兼爲他人之事。此卽爲公道之影像。其然歟。

(克) 然。

(蘇) 以實際而論。公道當如吾儕頃間所述。不在人之外表。而在人之心。蓋何爲公道之人。公道之人。非不容其理由與怒與欲。互相干涉。而互易其職務者乎。彼固能治己有方。使三者能調和共濟。而無衝突之患。蓋彼之視此三者。適如音樂中之高中下三音。使之聯絡一氣。而後動作。故其所爲者。不論對於財產或衛生。或爲國家之事。或爲個人之責。無不事事合度。而與公道吻合。智

識之能使人公道者。彼謂之聰明。使人背公道而馳者。謂之愚拙。  
(克)言之精確。莫過於是。

(蘇)吾儕既已覓得公道之人。公道之國家。與公道之性質。則吾儕所言。諒非欺人之言矣。

(克)是則烏能。

(蘇)然則可竟持此說矣。

(克)然。

(蘇)於是當一究不公道矣。

(克)然。

(蘇)不公道非卽三者之各不相容乎。互相攘奪。互相干涉。或爲一部之虐遇全體。或爲在下者之背叛其上。然不論其紛爭若何。

總稱之爲不公道。不節制。不勇敢。不聰明。與各種之惡德可也。汝以爲然歟。

(克) 余意適如是。

(蘇) 設公道與不公道之性質。已爲吾儕所覺察。則欲知人之何以爲公道之事。何以爲不公道之事。易如反掌矣。

(克) 汝意何謂。

(蘇) 無他。與人身之健康與疾病同。所異者。一爲體質上的。一爲精神上的而已。

(克) 何以故。

(蘇) 凡合於衛生術者。能使人健康。凡與衛生術相反者。能使人疾病。

(克)然。

(蘇)公道之事能產公道。不公道之事能產不公道。然歟。

(克)此自固然。

(蘇)能使人健康之道。爲使其身不失固有之常度。而每部各竭其能。致疾病之道。非即使身體之各部。不能各盡其能。而失其本來之秩序乎。

(克)然。

(蘇)然則造公道之道。非即其精神上之各部。能各自爲計。而造不公道之道。非即反此而行乎。

(克)誠然。

(蘇)然則善德非即爲健康美觀與精神之健全。而惡德非即爲

殘廢與疾病之類歟。

(克)然。

(蘇)行善即得善德之道。而行惡即得惡德之道。非歟。

(克)此又無可疑者。

(蘇)然吾儕固有之問題。尙未解決。即公道者與不公道者之利益上之比較是也。利益較多者。究爲行公道與積善之人。抑爲專行不公道而不爲人所覺察而懲罰者。此吾儕所亟當解決者也。

(克)以余觀之。公道與不公道之性質。已如頌間所言。則此已不成問題矣。蓋人之軀體既壞。則雖進豐美之食品。擁巨大之資財。亦不能使其生命多延時日。人生於世。苟其精神上之要素已全失。則雖生猶死。以精神上既失其要素。則於他事雖可無求不應。

而公道與善德。乃爲萬不可得之物。雖生於世。尙何價值之有。

(蘇) 甚善。斯固不成問題矣。然吾儕討論至此。眞理卽在目前矣。幸勿中止。更進一步。斯可臻相悅以解之一境。

(克) 余固不願中止也。

(蘇) 然則吾儕可銳意直前。並一觀惡德之各種變相。余以爲視察及此。誠有價值也。

(克) 別闢蹊徑。汝其勉之。余正追隨恐後也。

(蘇) 吾儕所討論之問題。刻正抵於最高之所。吾儕目前所居之地位。適如登高塔而俯視。獲見善德僅一。而惡德有四。而此四者實爲惡德中之特別者。而亦吾儕所當一研究者也。

(克) 汝意云何。



（蘇）余意人類之不同。與國家之政體等。

（克）其種類之多寡相同乎。

（蘇）然。政體有五種。人類亦如之。

（克）請詳言之。

（蘇）第一卽爲吾儕所述及者。可以君主制或貴族制名之。蓋此  
二者之異點。不過爲一人與多數人之執政耳。

（克）然。

（蘇）然余以爲此二名不過代表政體之一種。蓋不論執政者爲  
一人。爲非一人。苟其人已曾受頃間所云之種種訓練者。則其國  
中之根本法律。決不至無故而更變。

（克）此爲一定之理也。

第五章 婚姻 哲學

(蘇格拉底)然則真正之國家當如是。而真正之完人亦如之。此而確。則凡與之相異之國家個人。必皆不正當。受惡之影響者。不獨國家個人亦不能免。惡之形式有四。

(克)四者爲何。

余正欲詳述彼四惡德之如何順序而發生。忽見坐於哀地孟德後之派拉麥格。自從牽哀地孟德之衣之上部。交頭耳語。余不能一一聆悉。惟聞派拉麥格低聲曰。「吾儕可容其去乎。抑當別有所爲乎。」哀地孟德則抗喉曰。「是安可任其去乎。」余遂問曰。汝所不容其離此者。究爲何人耶。

(哀)卽汝也。

(蘇)何以惟余不可去。

(哀)無他。以汝之慢易而欲欺吾曹耳。汝於進行討論之際。遺漏一重要之問題。汝殆謂吾儕未加意及此。此問題惟何。卽婦女與兒童是也。此問題自爲人所樂聞而須討論者。然汝顧未嘗一言及之。彷彿謂可無須討論而人自能明者。吾儕之不容汝去。蓋卽以此。

(蘇)哀地孟德乎。余所已言者爲正確乎。

(哀)然。然何種社會爲正當。亦當如他事之加以釋明。蓋社會之種類甚多。汝不可不申明汝所指之社會。究爲何種。吾儕久已願汝並能以國民應有之家庭。詳告座中之人。當既育兒童之後。究應如何撫養。以及凡關於社會上婦女兒童之性質諸問題。舉不

容不研究。蓋吾儕認此事於國家有重大之影響。今於未經討論之先。汝意乃將棄此而論惡德之國家。故吾儕決意待汝既詳加剖析。無復賸義。方容汝舍而之他。

(克拉根) 余亦贊成此議。

(派拉麥格) 此爲吾儕衆人之意。凡在此者。無不贊成。

(蘇) 汝曹所責於余者。爲何等之事。其知之乎。汝曹所提起之問題。何等廣闊乎。余意一方面之討論。可告結束。且竊喜此問題之未經道及。且汝曹均以余言爲然。今者經此一問。則無異於根本上重加研究。余知此事一提。必牽涉全局。故力避之而不談。

(司拉雪麥格) 汝知吾儕來此之意乎。求金乎。抑討論乎。

(蘇) 余固知之。然討論亦須有範圍。

(克拉根)然。彼明哲者之討論。固以人之一生爲範圍。然吾儕不必畫地以自限。汝可暢所欲言。以慰吾儕之期望。吾儕之保衛國家者。當有若何之眷屬。當兒童未受教育之先。當有如何之養正。此諸端皆爲重要之問題。而必須極端注意者。願告吾儕無隱。

(蘇)敢不唯命。惟欲答覆此問。殊非易易。蓋討論此事。疑難之點。必較多於頃間討論時所遇者。卽能一一解決。亦未必能盡善而愜人意。以此之故。余頗躊躇不願徑論此端。設討論之結果。與頃間所承認者爲相反。則頃之所信爲真理者。不將又成爲泡影乎。

(克)是何足慮。此間之座客。度決不多所懷疑。而與汝詰難也。

(蘇)汝之慰藉若此。無非欲鼓勵余言乎。

(克)然。

(蘇)孰意汝言適得相反之效力。設余能自信余之所言爲真理，則汝所勉勵之言誠有效。蓋身入明哲之林。而又爲衆人所重。其所宣布於衆者。苟確爲最有價值之問題之真理。人人重視而樂聞。則固無庸惴惴於心而不出諸口。若已先茫然無所覺。是求教於人且不暇。而欲其開始討論。則豈非一至可悚懼之事乎。非以人或非笑而然也。蓋畏人非笑。爲無意識之悚懼。余所懼者。苟在至要之點。而錯認真理。則以余一人之誤。必致聽言者亦因而受影響。故凡余所言。願乞鑒宥。余固知誤殺之罪。自較輕於故意棄善崇惡。而蔑視公道與法律者也。而要之余之出言。實爲冒險。寧行之於仇敵。而不願行之於友人之前。故汝欲余言。當更與余以益足振奮之勉辭。庶壯其氣。

(克笑)蘇格拉底乎。設汝在討論之中。有害及吾儕之處。則決不以誤殺科汝。亦不以故意詐欺罪汝。汝可惟意所欲言之矣。

(蘇)以法律而論。凡人經法庭判爲無罪者。卽不得爲有罪。於言論上想必亦然。凡其言論苟已經衆認爲無過者。則亦可以比於臨文不諱。其然歟。

(克)然。汝何以乃顧慮及此。

(蘇)無他。以余欲復開始討論。則必複述前文。重加議論。而此議論實當發於初。不當發於今也。對於男子方面之情形。已討論有結果。現當於女子方面。一再加研究。且汝曹旣若是之急遽。余卽忘其不佞而一一說明之。可乎。以余之意。凡男子之曾受頃間所言之教育。有家室而能撫育妻子者。非依吾儕所已定之方針。

而行不可。方針惟何。卽其守國當如羊羣之守犬也。

(克) 誠然。

(蘇) 吾儕於是可假定女子亦當以此爲方針。或以類於此者爲方針。再加討論。然後可一察其結果。究與吾儕之本意訢合與否。

(克) 汝意何謂。

(蘇) 設余意不明晰。則可以問答之式明之。夫犬非有牝牡之別乎。此二者於田獵守門與其他之職務上。負荷同等之責任乎。抑認彼牝者有鞠育幼犬之責。而田獵守門等事。當悉以付諸牡者乎。

(克) 否。彼二者有同等之服務。所異者。惟牡者強而牝者較弱耳。

(蘇) 動物而未受同等飼育者。能強其皆爲同等之事乎。



(克) 是誠不能。

(蘇) 然則女子而欲其分任男子之事。則非與男子受同等之教育不可。

(克) 然。

(蘇) 男子所受之教育。爲音樂與體育。

(克) 然。

(蘇) 然則女子亦須授以音樂與體育。且必教之以如男子之勇於戰鬪。其然歟。

(克) 此推論之結果也。

(蘇) 然余知吾儕所提議諸事。設皆實行。必有與習俗相反而覺可笑者。

(克) 此固不可免也。

(蘇) 而其最可笑者。莫如女子赤身於角力之場。與男子角力。且非獨年少。卽年長者亦然。此種景象。何異於男子之年老者。蒼顏白髮。而奮鬪於少年之中。

(克) 誠然。以目下之習俗衡之。是爲可笑無疑。

(蘇) 然吾儕旣決意發揮己意。則不當畏外來之訕笑。人之對於此種改革。如女子之教育。當使之妙諳音樂。熟習體育。以及戎服出戰。雖或不免予人口實。紛起攻擊。然皆非吾儕所當計及其然歟。

(克) 誠然誠然。

(蘇) 旣若此。則不得不訂定督促之法律。使能實行。而同時又當

請求彼墨守舊章者。詳細研究。勿徒視爲可笑而不思。吾儕當思彼等憶及昔日希臘人皆笑男子赤身爲不正當。皆曰未開化之民族。所以習焉而不以爲非。然而閱時未久。拉西地孟按希臘名城與克利脫按地中海島名中人相繼出此。自是男子之赤身於體育場。遂成風俗。而當其始則少見多怪。訕笑紛來。固無足怪。

(克) 誠然。

(蘇) 然俟後人得經驗上之省悟。始悉凡物無掩蔽。實較掩蔽爲善。而此善與不善之辨別。當以理由爲標準。而不當以目所能見之外觀爲標準。故設有人焉。其所訕笑者非惡與愚。而不以善德與理由爲美觀之標準。則其人實爲一愚拙之徒也。

(克) 汝言甚確。

(蘇) 然人或懷疑於此。則吾儕當不論其疑惑或出於訕笑的。或出於真心的。總須先一明辨女子之性格。然後可得一圓滿之答覆。彼女子究能分任男子全部之事乎。抑僅局部之事乎。抑竟絕對不能事事乎。又戰爭究能擔任乎。由此諸問題而解決。非最善之法乎。

(克) 甚善。

(蘇) 且余以爲討論之始。吾儕當先自反己攻詰。庶反面之意見。不致無辯護之餘地。汝以爲可乎。

(克) 是何不可之有。

(蘇) 然則試以反對者之語氣出之。反對者曰。『蘇格拉底與克拉根乎。汝等之言之不能有理。亦無庸反對者之攻擊而後知。蓋』

汝曹在建創國家之初。豈不曰人當各就其性之所近而專司一事乎。斯時則當答之曰。此固吾儕所認爲至要者。於是彼又曰。男女之性格。非大不同乎。則又應之曰。然。彼又曰。然則男女所任之事。不當以其性格之異而亦異乎。吾儕當應之曰。誠然。彼於是可問曰。果如是則汝等所言。非自相矛盾乎。蓋汝曹謂男女之性格各別。而當爲同等之事也。克拉根乎。設有以此問難者。則汝將何以答覆之哉。

(克) 設突然間有以此爲問者。則答覆殊非易易。願汝亟爲吾儕方面辯護之。

(蘇) 此種問難當不一而足。余固久已慮及者。余之所以不願道及女子兒童之教育。卽以此也。

(克)此誠非易解決之問題也。

(蘇)然。然設有人焉。失足於游泳之池。或大海之中。則必奮力泅行以求濟。

(克)是必然者。

(蘇)設吾儕遭此。當是時。度必望有哀林之海豚。

按哀林爲希臘古代詩人俗傳

曾爲人救之出險後或有海豚救之出險。或得其他之神助而出險也。

(克)然。

(蘇)然則吾儕欲解決女子之問題。而處此窮境。豈不當如入水者之奮鬪。以一試有無出險之方乎。吾儕固已承認相異之性格。當有相異之職務。而男子與女子之性格實不同。吾儕更承認不同等之性格。如男女當有同等之職務。人之以吾儕爲自相矛盾。

者。非卽此乎。

(克)然。

(蘇)克拉根乎。甚矣哉。攻擊辯駁之影響於人也。

(克)汝何以忽作此語。

(蘇)以余知往往有辯難而實非出於本意者。以己之不能分析解釋。致不能知己之所云。雖在其自信之心。以爲能循理推斷。實則無意識之爭論耳。蓋彼所爭辯者非真理。不過字面之解釋。且其爭辯也。每以意氣出之。非正當之討論。

(克)然。此固常事也。然於吾儕之問題何涉乎。

(蘇)大有關係。誠不可不預防吾儕於無意中變討論爲字面上之爭執也。

(克) 其變將如何。

(蘇) 吾儕豈不以攻擊之態度。力爭字面之真理。謂不同之性格。當有不同之職務乎。然未嘗一思性格之同與不同。真義若何。亦未嘗一思吾儕之務加抉別。何以與同性格以同等之職務。而與不同者以不同之職務也。

(克) 然。此誠吾儕所從未想及者。

(蘇) 設吾儕自詢曰。禿頂者與長髮者之性格。非適相反乎。曰然。然則設許彼禿頂爲屨人。而不准長髮者亦執此業。反是則長髮者當爲。而禿頂者不得爲之。其然歟。

(克) 此則笑譚矣。

(蘇) 然。誠笑譚也。蓋吾儕於創此國家之際。分辨性格之異同。不



過就其性格之關於人之事業者而區別之。未嘗計及瑣屑之異點也。卽以醫術論。醫師之性格。殆與有志於醫者之性格同。

(克) 誠然。

(蘇) 醫者與工匠之性格。固不可以相提並論歟。

(克) 然。

(蘇) 設對於一種事業上。男女之性格不能均合。則自當以相異之事。責諸男女。然設其所不同者。不過爲一則生。一則產。則不能遂謂男女不當受同等之教育也。故吾儕當仍保守吾儕固有之主張。卽男女當有同等之事業也。

(克) 誠然。

(蘇) 於是吾儕當一詢反對者。對於國民方面之事業。男女之性。

果有異乎。

(克) 此誠吾儕所當問者。

(蘇) 彼或者亦如汝頃間之答覆。謂欲於突然間解決。誠非易事。惟苟可稍加研究。則置答亦自不難。

(克) 此亦意中事也。

(蘇) 於是吾儕當與之討論。並望能使之明曉對於國家之組織。男女固無不同之性格。

(克) 此誠吾儕所當竭力者。

(蘇) 吾儕當謂之曰。「盍來一譚。吾儕有一問題詢汝。有天賦之材與無天賦之材之別。不論其材爲何種。非一則欲成一事甚易。一則甚難。一則學問雖小。可以舉一反三。一則窮年累月而了無

所得。汝意其謂然歟。或者一則有康強之體。可備任使。而一則懦弱多病。雖其心欲建設萬端。而其體則阻力橫生。弗克有所樹立。人之材不材之別。非在斯歟。

(克)自無以爲不然者。

(蘇)對於人類所有各種事業上之能力。恐無不男勝於女。細節固不在此列。不然。余當斤斤於紡織裝飾與烹調諸瑣事矣。蓋此數事者。女果遠勝於男。設此乃不如男子。則必爲人所訕笑。

(克)誠然。以普通男女而論。固女不如男。女子所爲之事。其能勝於男子者。雖亦不鮮。然自大概觀之。則汝言誠不謬也。

(蘇)然則一國之中。固無一事一業專屬於女子。亦未有一事而專屬於男子。蓋二者之性格實無不同。所異者不過女子較弱耳。

(克) 甚善。

(蘇) 然則吾儕可悉以一切之事業。責諸男子。而絕然不用女子乎。

(克) 是烏乎可。

(蘇) 夫女有精醫術者。亦或有不諳醫術者。有諳音樂者。亦或有音樂非其性之所近者。然歟。

(克) 誠然。

(蘇) 或一女子爲性喜體育運動。與軍事上之練習者。一爲仇視運動而不喜戰爭者。

(克) 然。意者一爲哲學家。一爲深惡哲學之人。一爲血氣用事。一爲精神不振者。

(克) 是亦常有之事。

(蘇) 然則女子之中。亦有具保國之性情者。亦有不具此性情者。吾儕選擇男子。使之捍衛國家。非亦視其具此性情與否乎。

(克) 然。

(蘇) 蓋男女均有具此性格者。所異者惟強與弱不同耳。

(克) 此固無疑。

(蘇) 凡女子而具此性格。則選之爲具此性格之男子之輔佐。可乎。

(克) 甚善。

(蘇) 既具同等之性格。豈不當有相同之職務乎。

(克) 是誠當有相同之職務也。

(蘇)然則如頃間所云。以音樂與體育訓練女子。亦何不當之有。吾儕繞道而行。幸已回至原處矣。

(克)然。

(蘇)然則吾儕所定之法律。固非虛無不可能之事。蓋此法律因乎人之性格而定。彼反對者之議論。實無充足之理由。以與人之性格相背也。

(克)大致不謬。

(蘇)吾儕所急欲解決者。非即何者為可行。而亦為最有益之事乎。

(克)然。

(蘇)然吾儕所議決之可行者已證明矣。

(克)然。

(蘇)至是當一究其最大之利益爲何。其然歟。

(克)誠然。

(蘇)汝將承認凡教育能使男子爲完備之衛國者。則亦能使女子爲完備之衛國者。其故以男女之性格無異。其然歟。

(克)此固余所承認者。

(蘇)願汝試答余所問。

(克)固願聞教。

(蘇)汝將謂人之於善。皆一律而無差等之可別。抑有較善較不善乎。

(克)是固有差等級者。

(蘇)於吾儕所創之國中。凡衛國者皆曾受以上所云之教育與訓練者。汝謂此輩較諸彼徒有製屨智識之屨人。將較善乎。

(克)噫。此亦安成問題哉。

(蘇)甚善。余明汝意矣。然則吾儕當更進一層。謂任衛國之責者。皆爲國民最優秀者。其可乎。

(克)是何不可之有。

(蘇)然國中之女子。皆當養之使成最優秀之人民乎。

(克)是所極當。

(蘇)然則爲國家利益計。不外乎使男子與女子均爲最優秀之人民。

(克)然。



此。此卽音樂與體育之用意也。蓋欲使人民有此程度。全賴乎

(克) 誠然。

(蘇) 然則吾儕所定之法。非惟爲可行的。併爲極有益於國家者。其然歟。

(克) 然。

(蘇) 然則女子可容其裸體。以彼有善德爲之衣。於戰爭及守衛國家之事。可容其與男子分任。惟於分功之際。當以較輕者屬諸女子。以其較弱故耳。其於尋常輕便之事。當與男子負同等之責任。彼夫以女子之裸體操練爲可笑。而不明其所以然者。則爲無意識之人。若輩無非識見不到。乃出於此。古人云。惟有利爲高尚。

惟有害爲卑鄙。洵不誣也。

(克) 甚善。

(蘇) 於是吾儕對於女子所訂之法律。如突重關。至是已利有攸往。幸如許波濤。吾儕未爲捲去。而男女當有同等職務之主張。至此可謂貫徹。且此主張之能行與有利。亦從此證明矣。

(克) 然似此波濤。誠不可謂不大。汝能脫險。亦云幸矣。

(蘇) 然有較此更大者。行將繼至。設汝見之。將不復重視此矣。  
(克) 請言之。俾可一悉真相。

(蘇) 對於女子之法律。及頃間所議及之諸法律。勢必牽入此問題。卽女子之爲人妻。男子之爲人夫是也。蓋此當爲公衆問題。不當爲私人問題。兒童亦然。爲父母者當不知孰爲己之兒女。爲兒

女者亦當不知孰爲己之父母。

(克)斯固更大之問題也。至於此法之可行與否。有益與否。自爲更大之疑問。

(蘇)以余觀之。此事之有益。未必有何爭執。惟其可行與否。是必起極烈之辯論無疑。

(克)余以爲二者均不能無疑於人。

(蘇)汝意此二者必相提並論方可。然余以爲莫如汝先承認有益。俾余可避去一問題。而專注於能行與不能行也。

(克)然。汝雖避此度。不能不爲人所覺。故余以爲汝竟並論之可也。

(蘇)然則余將一試。以自視幸運如何焉。惟願得請於汝者。即許

余如專事幻想者之夢想一切。蓋若輩每終日在幻夢之中。遇一事輒歷歷想像其如何進行。一若涉想所及。已成事實。至其事之可能與否。非所顧慮。其所計及者。無非爲已成事實後之種種手續。以此之故。若輩憑虛久而疏慵性成。施之實際者甚鮮。今余所以有求於汝者。以目前余亦中於此病。欲暫置可能不可能之問題於不問。先假定其爲可行之事。而詳述行政者之如何可措置一切於國家。於衛國者有如何之利益。設汝不反對。則余當藉汝之助。先論此舉之利益。然後再論其可能與否。

(克) 余固不汝反對。暢所欲言可也。

(蘇) 余意設治國者與輔助者而皆名副其實。則自能一則盡其指揮之能事。一則服從其指揮。至負捍衛國家之責者。尤當服從

法律。凡受國家所寄託之事者。更當誓死靡他。竭其力之所能至。  
〔克〕誠然。

〔蘇〕然汝爲彼等之立法者。固已選擇男子任事。則今當選擇女子而分配之於男子矣。惟彼等均須居公共之屋。食公共之食。不論男女均不可有私有之物。彼等當撫養於公共之所。受教育於公共之所。操練運動於公共之所。於是則彼等自覺有一種彼此聯絡之必要。而能實行聯絡矣。必要二字。想無不妥。子其謂然歟。  
〔克〕然。此種必要。非可擬摹者。實由愛情發生。而具吸引團結人類之大力也。

〔蘇〕汝言誠然。惟此事與其他一切皆同。須爲有秩序的方。蓋於完備之國家中。淫亂爲惡之大者。是不可不嚴禁也。

(克) 此誠當加禁止者。

(蘇) 然則第二步之事。當使婚姻至最高潔之地步。而又當以最有益者爲最高潔。其然歟。

(克) 此尤適合余意。

(蘇) 余今所欲問汝者。卽如何可使婚姻至最高潔之地步。余見汝屋中有獵犬數頭。並有飛禽數種。汝曾一研究彼等之擇偶與生育之道乎。請詳告余。

(克) 汝所欲知者何歟。

(蘇) 第一卽彼等雖大抵並爲佳種。其中究有較佳與較不佳之別乎。

(克) 固誠有之。

(蘇) 汝將任彼等遂意生育乎。抑僅擇其最佳者而使之生育乎。

(克) 是誠從後者之說。

(蘇) 汝將擇其中之最老者或幼者乎。抑僅擇其壯年者乎。

(克) 是當僅擇其壯年者。

(蘇) 設汝於彼等之生育。不爲注意。則汝之犬與禽必逐漸退化。其然歟。

(克) 然。

(蘇) 其他之動物如馬等。想亦無不皆然。

(克) 此一定之理也。

(蘇) 噫。克拉根乎。設人類亦然。則治國者須有何等之完備之智識乎。

(克) 人類自無不然。然此何以牽入治國者之智識乎。

(蘇) 余之所以言此。以治國者苟欲盡其職務。而使人類進化。如治疾然。非用藥石不可。夫疾病之輕者。祇須節減其飲食。而護治之者。僅爲通常之醫士足矣。若病而須進藥石者。則非良醫不可。

(克) 此固甚確。然汝意究何指乎。

(蘇) 余意治國者。苟欲人民不退化。非藉種種飾詞不可。此類飾詞。卽治國者醫人之藥石。而亦吾儕向所認爲有利。而惟治國者所得用者也。

(克) 誠然。

(蘇) 此種有所作用之飾詞。用之於婚姻生育。實大有利。

(克) 如之何而有利。



(蘇) 吾儕所承認者。爲男子之最良者。當配合以女子之最良者。如是之配耦。多多益善。而最不良之男子。當配合以最不良之女子。而此等之配耦。則以日益減少爲貴。前者所產之兒女。當撫育而教誨之。蓋非如是不足以保人類中優秀份子之不退化也。然此種舉動。當守祕密。治國者以外。皆不可使知之。否則將不免有變叛之事也。

(克) 余意亦然。

(蘇) 於是國家當有規定之節期。大會合青年男女。爲之擇配。屆時並有規定之祭神唱婚歌等舉動。以助興趣而動情好。每次配耦之多寡。當由治國者核定。蓋其多寡當以人民之多寡爲準。則主持此事者。更不可不慮及一切關於民數統計之事。如戰爭。如

疾病。或諸如此類之有影響於人民之總數者。蓋治國者須不使民加多而國爲過大。亦不可使民加少而國爲過小也。

(克) 誠然。

(蘇) 且吾儕倡一種命運之說。必使彼在擇耦期中。失望者咸能自怨命運之不佳。而不致歸咎於治國者之不公。

(克) 此誠不可無者。

(蘇) 以余之意。凡勇敢之青年。或戮力於戰爭者。除得其應得之種種榮譽外。當使其對於與女子之往來。有較大之自由。雖然彼之勇敢。已足爲與女子往來之媒介也。蓋如是則多數之小兒。產自此輩矣。

(克) 然。

(蘇) 小兒亦既產生。則卽當授之負此專職之官。充此職者不論爲男爲女。蓋吾儕已承認男女皆可入官也。

(克) 然。

(蘇) 充斯職之官。當置優秀父母之兒女於養育之所。並備專門之看護。爲之撫養。彼不良者之兒女。或父母本優秀而兒女乃弗能類。則均置之於人所不知之處。

(克) 誠然。欲使優秀份子之不退化。計固不出於此。

(蘇) 於是當專視其養育之道。方小兒在哺乳期內。使生母而富於乳。則可令人養育之所哺乳。惟須用各種方法。俾一各不能認明己子。且哺乳之期。不可過長。爲母者亦不可中夜興起。致有其他爲母者之辛勤苦楚。哺乳以外之事。一切皆爲看護之責。

(克)汝意如是。殆欲使優秀之爲人母者。不致以兒女而受種種之困苦。然歟。

(蘇)然。固如是也。今請再進一層言之。吾儕豈不認小兒應產自年歲正當之父母乎。

(克)然。

(蘇)然何爲正當之年歲乎。女子一生有二十年爲正當之年歲。男子則有三十年。然歟。

(克)不知汝指何時之二十年與三十年也。

(蘇)女子始自二十。嫁而生子。爲國家增殖民數。繼續至四十而止。男子當始於二十五而終於五十五。蓋始自二十五。則血氣用事之時代已過矣。

(克)誠然。蓋男子之於此三十年中。女子之於此二十年中。均爲精神上與體質上最健全之時代也。

(蘇)設有已過或未至此規定之年歲。而成婚於公衆擇耦之所。則視爲不潔不義之舉。而爲衆人所不齒。其所生之兒女。亦不能與尋常之兒等量而齊觀。蓋在公共擇耦之期。男女祭司與全國人民。必先祭神而禱曰。願此次既諧好事。生兒成立。能較現代之優秀父母爲更善。而更有用於國家。故此等不正當之父母所產之兒女。直可謂來自曖昧。而爲情慾之惡果也。

(克)甚善。

(蘇)此例更可用於男女凡在正當年歲結婚。而未經政府許可者。蓋未由政府許可而結婚。則所產卽爲不正當不聖潔之私生

兒。

(克) 汝言甚是。

(蘇) 顧此例僅可行於年歲已在規定期內者。凡年歲已逾此期。則可許其自由進止。惟男子不得娶其女與孫女。亦不可以母或母之母爲妻。女子亦不可嫁其父與父之父。其餘可以此類推。除此以外。凡年歲已逾規定之期者。可任其自由。惟同時必禁止其不當有所產生。設有之則國家必殄滅之。無遺育。

(克) 此誠言之成理者。然彼等將何由而知孰爲父女。孰爲母子乎。

(蘇) 彼等固無從而知。當如下述限制方法分辨之。凡男女結婚已逾七月至十月。則對於此後所產之女兒。不論產自何人。皆當

稱之爲兒女。而小兒皆當稱之爲父母。對於彼等將來之兒女。則已又居於祖父母之地位。而可以孫兒女稱之。凡當人結婚時。他人所產之兒女。則皆爲兄弟姊妹。而不能通婚。惟此非絕對不能之事。設命運使然。而爲神所特准。則兄弟姊妹之間。要亦可通婚嫁。

(克) 甚然。

(蘇) 此卽余所謂男女之婚嫁。當爲公衆問題。而非私人問題也。組織如是之社會。當與吾儕其他之政策無矛盾之點。且此外無更高之社會。汝以爲然乎。

(克) 然。

(蘇) 吾儕當先自詢立法者之制法組國。當以何者爲最要之目

的。且鑒別何者爲最善。何者爲最惡。然後再以吾儕所議者比較之。則吾儕所提議者之善與不善可知矣。

(克) 此誠正當之道。

(蘇) 一國之所謂惡。當無更惡於意見參差。人民不能一致。而所謂善。亦莫善於人民有團結之力。而能遇事一致。

(克) 然。

(蘇) 凡人民有團結力之國。則遇欣喜之事。一致欣喜。遇悲痛之事。一致悲痛。

(克) 誠然。

(蘇) 設遇一事而國之人乃欣喜者半。悲痛者亦半。則表示其國民徒有私見。無一致之能力。而其國之組織。必未完善無疑。



(克)是必然者。

(蘇)此種參差而不一致。大抵以不明「我的」與「非我的」

「他的」與「非他的」之真義所致。汝以爲然歟。

(克)汝言甚切當。

(蘇)設一國之中。其人民皆知「我的」與「非我的」之真義。而能一致用此二語。則非完善之國乎。

(克)然。

(蘇)此種景象。實與人體相去不遠。設吾儕有人僅傷一指。卽彷彿全體咸集於腦部。而腦部實爲之中心點。故受傷者雖僅一指。而覺其痛苦者全部。以是之故。吾儕不謂其指有痛苦。而謂其人有痛苦也。不獨一指爲然。凡人身無論何部受痛苦。或脫離痛苦。

吾覺其痛苦與愉快。不獨在直接之部份。全體皆然也。

(克)誠然。余以爲組織最完善之國家。其景象最與汝所述之人體相似。

(蘇)然則於完善之國家中。人民中遇快樂或悲憤之事。則全國之人。將以其所遇爲己遇。而悉與之表示快樂悲憤之同情。其然歟。

(克)於完善之國家中。自當如是。

(蘇)既如是。吾儕可返至吾儕之國家。一觀此種根本之主張。究於何種之政體最爲合宜。

(克)甚善。

(蘇)吾儕之國。有治國者。有人民。殆亦與他國無不同。

(克)然。

(蘇)彼此以國民相稱。然歟。

(克)然。

(蘇)然則他國中人民。有無他項之名號。稱謂其治國之人歟。

(克)以大概而論。稱治國者爲主人者頗多。惟於民主國中。僅稱治國者耳。

(蘇)於吾儕之國。人民之稱治國者。除國民外。亦有其他之稱號乎。

(克)有稱之爲保守者。有稱其爲援助者。

(蘇)治國者何以稱人民乎。

(克)維持者與培養者。

(蘇) 他國中之治國者。何以稱人民乎。

(克) 奴隸。

(蘇) 他國之治國者彼此相見時。何以稱謂。

(克) 同治者。

(蘇) 吾儕之國中又若何。

(克) 同守者。

(蘇) 汝知他國中之治國者。有以某同僚爲其友。某同僚爲非其友者乎。

(克) 然。此固常見聞者。

(蘇) 彼所以引爲友者。非卽彼以爲與有關係者乎。彼所不以爲友者。非卽彼所視爲無關係而等於陌路者乎。

(克)是必然者。

(蘇)惟然而吾儕之守國者。亦有視其同僚如陌路而謂絕無關係者乎。

(克)是所必無。以吾儕治國者所遇之人。非父卽母。非兄弟卽姊妹。非子卽女。非若輩之尊長。卽若輩之卑幼故也。

(蘇)汝言實獲余心。惟余尙有欲詢於汝者。凡人民之親屬。汝將使之僅存其名。抑將使之名實相副乎。卽以父論。凡法律上所載之人。當如何孝養。如何服從。如何尊重。果當一一行之乎。凡背此諸端而行者。卽將視爲不孝不義而爲神人所厭棄乎。當兒童認明誰爲父母。誰爲尊長之際。不當熟聞此種論調乎。抑亦可以不必乎。

(克)此固當使之熟聞者。蓋人能道親屬之名稱。而不能行親屬間之本分。可恥孰甚。

(蘇)果如是。則吾儕之國中。和合一致之聲調。當較他國爲盛。蓋能如是。已與余頃間所言無異。設有一人愉快。則衆亦愉快。其所愉快。反乎此。亦衆皆爲之不怡。

(克)誠然。

(蘇)吾儕豈不云。凡知公衆之快樂痛苦者。自必有如是之見解。與如是之聲調。然歟。

(克)然。

(蘇)彼等對於不論何事何物。既確知有一種共同之關係。則自莫不曰。此與余有關係者。有此共同之關係。自有共同之快樂。與

共同之痛苦。

(克)然。且當有加於他國爲遠甚。

(蘇)以此之故。彼守國者亦當有妻子等諸親屬也。蓋惟如是。彼等能有共同之快樂與痛苦。

(克)然。此爲最要之理由。

(蘇)而此共同之感觸。卽爲最善而最有利於國家者。當吾儕以人身比較完善之國家時。固已承認之矣。

(克)此固已承認者。且承認之甚當。

(蘇)然則國民有如是之妻子親屬。是大有利於國家明矣。

(克)然。

(蘇)且此主張與曩所提議無抵觸。嚮謂守國者不可有私有之

宅地。與其他之恆產。所當得者爲糧食。而由其他人民所共給。蓋彼等不應有私人之費用。惟如是乃可保全其真正守國者之人格。

(克)然。

(蘇)實行此財產親屬公共之制度。斯可使彼等成更完善之守國者。蓋既有如是之財產親屬。彼等決不復有「我的」與「非我的」之謬見。而使國家有分裂之害。何則。既無私人之房屋。私人之妻子。則自無私人之快樂痛苦。與夫一切私人所欲得之物矣。凡一人所以爲快樂者。衆人皆視爲快樂。一人所以爲痛苦者。衆人皆視爲痛苦。故對於一切事物之意見。人人相同。而各人之所爲。有一公共之目的在焉。



(克) 誠然。

(蘇) 彼等除軀體外無物可稱爲己有。故爭執訴訟等事。無由發現。凡人間之以金錢子女親屬等而起爭端者。彼等皆可免也。

(克) 此必然者。

(蘇) 且由是互相攻擊。或其他強暴之行爲。亦不數見。蓋人民皆知自衛爲不可無之事。藉今年相若者。間有攻擊之事。則人各有自衛之權利。而其自衛也得認爲合法而公道。

(克) 甚善。

(蘇) 此例更有足多者。蓋人苟動於怒而與他人爭持。則準自衛之道以決鬪。其怒自因之而消釋。不致有更劇更危險之舉動矣。

(克) 斯言甚確。

(蘇) 至管理與督責年幼者。其責當由年長者負之。

(克) 然。

(蘇) 年幼者除受官司之命令外。決不攻擊或藐視年長者。此亦絕無可疑。其故有二。一爲羞恥。一爲惶懼。此皆阻止年幼者貿然凌犯其上之原因。蓋人莫不知凌犯其父母尊長。無禮而可恥。卽令意存怨懟。而欲有不遜之言動。亦莫不懼親屬之一致聲罪致討也。

(克) 斯言確甚。

(蘇) 然則如是之法律與條例。均所以使人民間克保安平。非歟。

(克) 然。如是固何患不安平。

(蘇) 且守禦者間既無彼此攻擊之患。則人民自無結黨而與之

爲難者。卽人民間亦自無分黨派而自相攻擊之道也。

(克) 是可決無者。

(蘇) 至於種種瑣屑鄙陋之事。凡爲吾人所羞稱者。余不必一一縷述。粗舉之。如貧者之媚富。貪者之戀財。作家創業之辛苦。經營稱貸之困難。是皆卑卑不足道者也。

(克) 然若此種種。誠無俟詳言之。

(蘇) 設準以上規定之條例。彼等自能脫離此種種之苦楚。吾知當是時其生命上之快樂。實較諸屋林畢之運動獲勝者。有過之無不及。

(克) 何以故。

(蘇) 無他。屋林畢之獲勝者。人皆視爲有快樂之生命。以其爲國

人得一部份之幸福。而吾儕之國民所得之勝利。較屋林畢運動者所得之勝利。則更爲顯赫。蓋此種勝利。能使國家有永久之和平。故若是之國民。生時受國家之榮獎。身後受國家之榮葬。汝應憶吾儕討論之際。有人曾謂吾儕未嘗使守禦者有若何幸福。併謂彼等可應有盡有。而吾儕未嘗姑稍給與之。當時吾儕曾應之曰。俟至適宜之時機。當再研究之。惟吾儕目前所討論。乃爲真正之守禦者。吾儕創此國家時。本意以國家最大之幸福爲前提。非僅拘於一部份人之幸福云云。吾言當猶在耳歟。

(克)然。余固未之忘也。

(蘇)然則汝對於守禦者之生命。較諸屋林畢運動得勝者。更爲高尚。更爲快樂之一說。有何見解乎。若輩之生命。可與屨人農夫

工匠等相提並論乎。

(克)是烏乎可。

(蘇)余今當重申前說。設吾儕之守禦者。徒知娛樂快意。不復盡守禦之責。吾儕雖明知安和節儉。爲彼最完善之生命。而彼等竟不復知足。於此竟少不更事。誤解快樂之真意。循此誤解而進行。生於心者。害於事。竟致欲舉全國所有爲己有。當此之時。彼當三復黑西之言。「半多於全部。」

(克)然。設彼等商諸余。余將告之曰。汝既有如是高尚之生命。卽當慎守之。而永矢弗緩。

(蘇)如是之生命。男女均可有之。汝以爲然歟。男女當有同等之教育。共同之子女。彼等當共同保衛。人民之外出者。與居留於國

中者。不論在何時或何事上。凡力之所及。當共同防禦。共同糾察。不必有男女之分。惟如是則國家與個人。均受良好之影響。且能保存男女間所當有之關係。蓋以天性而論。男女固當共同任事也。汝以爲然歟。

(克) 余意亦然。

(蘇) 然尚有須研究者在焉。如是之社會。能與其他之動物之施諸實際乎。卽能之。當如何可使之實現。

(克) 此正余所欲問者。

(蘇) 是不難也。觀彼等之如何共同作戰。卽可知矣。

(克) 何以故。

(蘇) 奉軍書而赴戰。彼等自必同往。且必攜其子女之孀強者同

往。其故無非如工匠之欲其子女多所見聞。俾將來成人後可操業裕如。不特此也。其子女亦可戮力於戰事。而慰安其父母。汝不見陶人之子。治事之先。必審慎觀察。力助其父之工作乎。

(克) 然。此固習見者。

(蘇) 然則守禦者不當如陶人之教育其子女。與之以觀察練習之時機乎。

(克) 此固可不言而喻也。

(蘇) 且人情當子女在旁。其戰必更勇。其他動物。莫不皆然。

(克) 此固然也。然蘇格拉底乎。戰而敗。常事也。設不幸而敗。豈不可危。蓋一經戰敗。庶必致父母子女同時覆沒。痛深創巨。而國家將永不能復振矣。

(蘇)此固甚險。然汝未必願彼等竟冒此險也。

(克)然。

(蘇)然設置之死地而竟能脫險。則爲益於彼等。亦非淺鮮。

(克)誠然。

(蘇)使將來之軍人。自幼時卽身在戰場。習於軍旅。是爲一極重要之事。以此之故。余以爲幼時而偶經冒險。誠爲有益。

(克)誠然。

(蘇)故吾儕當以兒童觀戰爲首務。然亦當設法使之能安平無害而後可。

(克)然。

(蘇)爲父母者。對於戰事之危險。度不致絕無智識。彼等當本其



經驗識見所能至。預知何役爲險。何役爲無險。

(克) 彼等固當如是者。

(蘇) 既如是。則無險之役。攜其兒女同往。險之役則避之。

(克) 然。

(蘇) 卽往亦當託之於富有經歷之人。俾可爲兒童之領袖與教師。

(克) 誠然。

(蘇) 然戰時之危險。固不可常爲人所逆料。故不測之事。仍不能免。

(克) 然。

(蘇) 欲免此不測。須有術以習練之。卵翼之。俾可於危險之際。翩

然遠逸。

(克) 汝意何謂乎。

(蘇) 余意兒童幼時。卽當使之乘馬。及其既嫻於控縱馳騁。然後使之乘馬觀戰。惟彼等所乘之馬。不可桀悍。須極馴良而極速者。蓋如是則可觀察彼等將來職業之情形。設遇不測。卽可隨彼等之領袖逸去。

(克) 汝言誠是。

(蘇) 至軍人之對於戰事當如何乎。一方爲同袍。一方爲敵人。皆有應取之態度。依余之意。凡軍人在義當殺敵致果時。而離隊而走。或棄甲而逃。或有其他膽怯之行爲。則當降爲農工。汝以爲何如。

(克) 是固當然。

(蘇) 軍士爲敵人所獲者。則視爲出於其自願。而爲敵人應得之物。敵人若何處置之。不問可也。

(克) 甚善。

(蘇) 彼戰勝或建功之英雄將如何乎。凡同行之軍人。不當一爲之加冕乎。汝以爲如何。

(克) 余贊成。

(蘇) 且當受握右手之禮。汝贊成否。

(克) 余亦贊成。

(蘇) 余尙有一提議。想汝或未必贊成也。

(克) 何議乎。

(蘇) 卽軍人並當與之行接吻之禮。

(克) 此豈余所不贊成者乎。余非惟贊成。且當更進一層言之。凡戰勝者苟欲與人行接吻禮。則人不可却。蓋如是則彼於軍中。苟有鍾情之人。不論其爲男爲女。自其戰也。必份外奮勇。俾可得其意中人之歡心。

(蘇) 甚善。吾儕固曾云勇者之妻。當多於常人。且可有先擇之權利。俾可有最多數之兒女。汝以爲然否。

(克) 誠然。

(蘇) 此外尙有一說。花滿曾謂勇敢之少年。當爲人所尊重。彼詩中之哀俠客。戰勝之後。人以牛脊骨獎之。其意謂此爲獎勵少年英雄最適當之物品。意取其性堅而強也。

(克) 此亦甚確。

(蘇) 然則吾儕當以花滿爲先覺而效法之。且於獻祭等事之際。亦當就各人功績之大小。一一獎勵之。獎勵之道。不外詩歌酒食。與種種人所視爲榮幸之物。凡男女皆如是。蓋敬禮之亦所以教訓之也。

(克) 此誠極善之法。

(蘇) 設有以勇敢戰死者。吾儕不當謂此人係屬於金統者乎。

(克) 然。

(蘇) 吾儕不當深信黑西所謂彼等爲地上之天使。爲興善去惡之人而保障人類者乎。

(克) 吾儕誠當信之。

(蘇) 吾儕當以如何之葬禮。葬此神聖之英雄豪傑。誠宜請於上帝。一俟上帝有所指示。吾儕自當遵行弗怠。

(克) 誠然。

(蘇) 且將來葬事告畢之後。吾儕當跪拜坏土之前。如拜古英雄之墓。以表吾儕敬慕之心。不特此輩爲然。卽凡有非常之善德者。或建非常之事業者。不論其爲考終。爲死非其正。要當受同等榮幸之敬禮。

(克) 余誠贊成。

(蘇) 至軍士之對於敵人。當取如何之手段乎。

(克) 汝指何方面而言。

(蘇) 首爲奴隸問題。希臘人奴隸希臘人。或容他邦人奴隸之。汝

以爲正當之道乎。設彼等以憂懼外人。或有時奴隸希臘全國之故。而一變其自相奴隸之風俗。不亦善乎。

(克)是爲無上上策。

(蘇)然則希臘人不當以希臘人爲奴隸。當爲全希臘之定例。而爲人所共服從者。

(克)然。惟如是。希臘可協力禦外。不自相殘害。

(蘇)對於戰死者當如何乎。戰勝者之對於戰死之敵。除兵甲外。可別有所取乎。剝奪死敵之物之一端。豈非適使膽怯者得掩飾不戰之過乎。蓋膽怯之輩。每好攫取死敵所有。炫示於衆。以表其力戰之功。不知自來軍旅之以此而敗績者。不知凡幾。

(克)然。

(蘇) 且生敵已棄甲遠逸矣。而徒認死者爲敵。快意於攫取死者之物。是適顯其態度之貪庸淺狹。卑鄙懦弱。兼而有之。此與犬之不能行近擲石之人。而徒猖獗於頑石。何以異乎。

(克) 此喻甚切。

(蘇) 然則吾儕當禁止戰時攫奪死者之物。且亦當禁止阻撓埋葬死者之舉。

(克) 然。此均不可不禁止者。

(蘇) 吾儕亦不可以戰勝時所得之械器。歸獻於神。卽獻之。而得自希臘人者。則絕對不可。其故以一則吾儕欲與其他希臘諸邦留和好之感情。一則以本國之軍器獻神。恐冒瀆神之罪。蓋以本國之軍器獻神。非出自神意。不可也。



(克) 是固然也。

(蘇) 此外如本國中戰時之劫掠焚燬等舉動當如何。

(克) 願先聞汝意。

(蘇) 余意此等舉動在所當禁。可許者惟取一歲之糧食耳。汝欲知其理由乎。

(克) 願聞。

(蘇) 汝知「紛爭」與「戰事」之名義上之異點乎。非特名義上有異點。卽二者之性質亦不同。一則用以對外。一則用以對內。紛爭爲對內之名。戰爭爲對外之名。

(克) 此誠精當之區別。

(蘇) 凡希臘人皆以血統與感情之關係。當爲一聯合之族。而對

於以外之種族。當視爲異類。汝亦以爲正當之道耶。

(克)然。

(蘇)故希臘人與異邦人。或異邦人與希臘開釁。則吾儕可稱之曰戰。蓋此二者固仇敵也。設希臘人與希臘人戰。則可謂希臘國中有紛爭之事。不得爲戰。蓋同是希臘人。初無仇敵於其間也。

(克)余誠以爲然。

(蘇)然則設遇頃所謂紛爭之事。一邦之中。裂爲二部。設彼此均以焚燬劫掠爲事。則慘酷已甚。蓋眞愛國者終不肯毀傷己母與乳母。至紛爭而攫奪其暫時之糧食。則自有故。然且當存一早晚必復和平之念。心目之中。確認萬無永久紛爭之理而後可。

(克)此誠較爲文明之道。

(蘇) 汝所創之國家。亦爲希臘諸邦之一乎。

(克) 當然如是。

(蘇) 然則其國民爲能向善而文明者歟。

(克) 然。是誠文明矣。

(蘇) 彼等豈不愛希臘。而以希臘爲己有之國。其宗教上之禮節。非與其他之希臘人相同乎。

(克) 然。

(蘇) 設彼等之間。有不能一致而起變端。則吾儕名之爲紛爭。蓋本族人中之爭端。固不得以戰事目之也。

(克) 誠然。

(蘇) 彼等在爭鬪時。亦明知必有言歸於好之一日。汝以爲然歟。

(克)然。

(蘇)故彼等之爭鬪。當以較文明之法出之。不當奴隸其人民。焚掠其財物。蓋非真正之仇敵也。

(克)誠然。

(蘇)已既爲希臘人。自不當蹂躪希臘之土地。焚燬希臘之房屋。當知爭鬪之起。非由一邦或一城之人。每由於一城中少數人而然。其餘大多數之人。要仍爲此少數人之親友。明乎此。則當爭鬪之際。自不忍焚燬劫掠。蓋彼等明知此種讐恨。時限至短。迨至彼少數發難者受適當之裁制。則立必和平如初。

(克)余誠以爲然。希臘人待希臘人。固當如是。彼等現行之法。以待異國人可也。

(蘇)於是吾儕當增訂一法。若不得刦掠希臘人之土地。焚燬希臘人之房屋。凡在軍人。誠當書紳謹守。

(克)然。且余以爲此法之善。亦與前所訂定諸法律。不相上下。然蘇格拉底乎。余有一言。至此不得不傾吐。設容汝依此進行。汝將忘一至要之問題。而此問題汝於討論之初。卽謂暫置弗論。其說惟何。卽以上所云之種種。究能實現與否。余固知汝凡所提議者。苟能實行。無不大有益於國家。且余亦知此國中之人民。能爲最勇之軍士。而永無退避左次之患。蓋共同作戰者。無不相知之人。非父卽子。非兄卽弟。設婦女同往。則不論其相率或列前茅。或隸後勁。必敵愾同仇。旣可懾敵人之膽。又可助男子之不逮。故汝雖未言及此。余則確知若此。而張一軍。固萬萬不爲人所撓敗。不特

此一端。余知關於內政上之利益。更不勝數。此種種之利益。余非不願承認之。卽汝更有所指示。余亦無不同意。惟余急欲一知此種種之果能實現與否。設能實現。則余亦不復多言。故爲今之計。當先一辨此國家之究能實現與否。以及如何可使之實現之方法。然後再論其他。

(蘇) 余言稍一懈怠。汝竟發揮盡致。直迫余爲城下之盟。而絕不寬假。余於第一第二之大波浪中。尙未完全脫險。而汝已挾第三者而來。且此第三者實爲軒然大波。而其險之甚。恐爲汝所未知者。設汝知之。吾知汝之詞鋒必較和緩。而或者能諒余之對此非常重大之問題。所以躊躇而退縮。至一至再而三也。

(克) 汝今若此之請求愈多。則余欲汝速言之志愈決。究竟如是

之國家。何以能實現。願亟言之毋隱。

(蘇) 吾儕當先一思討論之所以至此。蓋由追求公道與不公道而來。

(克) 然。然此與余所問者何涉。

(蘇) 以余欲一知設公道與不公道爲吾儕所尋得。則吾儕所追求之公道之人。是否須行動絕無不合於公道者。抑祇須與公道大致不背。而愈於尋常之人者。

(克) 但能大致不背。斯可矣。

(蘇) 吾儕所以不得不研究純粹公道之性質。與純粹公道者之品格。純粹不公道之性質。與純粹不公道者之品格。其故無非欲得一理想的模範。完備之標準耳。有此標準。始可知自身公道與

不公道之程度。觀乎模範所有之安樂困苦。即可知自身之安樂困苦爲何如。並無使此模範實現之意也。

(克)然。

(蘇)設畫家藉其無上之藝。繪一美觀之人。維妙維肖。人將以其不能使如是之人實現。而輕其藝術耶。

(克)自無此理。

(蘇)吾儕非創一完備國家之模範乎。

(克)然。

(蘇)吾儕豈可以如是之國家。不能實現。而遂謂此主張無價值乎。



(蘇)此真理也。然設余欲示汝以在如何之地位。此國家最有實現之能力。特非先得汝前所允許者不可。

(克)允許者爲何事。

(蘇)理想的模範。究能完全實現否。未可論定也。但既稱理想的。非即謂凡真能實現者。皆不若此理想的之完備。幸能大致相似已足歟。

(克)然。

(蘇)然則汝不可強余證明一實現之國家。須與彼理想的模範不爽累黍。設余能得一國。其治國之道。與吾儕頃間所云者大致相似。則即爲此模範能實現之明證。而余願足矣。特未識鑿汝意否。

(克)能如是。余亦足矣。

(蘇)於是余當先一察方今之國。何以有此不良之政治。乃至不能與吾儕之模範有相似之程度。須經若何之變革。而後可使進步。且變革之中。何者爲最簡捷。蓋所變者能僅一端或二端爲最上。卽不能。亦要以愈簡爲愈妙。

(克)誠然。

(蘇)余以爲國家中有一端可變。變之於國家大有裨益。惟着手非易。然非不可能之事也。

(克)何事乎。

(蘇)至此余將遇一最大最險之波濤。設余言出口。則必爲廣衆之笑罵所交集。願汝仍留意余言也。

(克) 唯。

(蘇) 苟非哲學家爲君。或今之治國者有哲學家之精神與智識。苟非政治上之能力。與哲學之智識。合而爲一。苟非以此二者爲相異之物。擯去弗道。而別求之於他途者。則國家終無脫離苦惡之一日。非惟國家。人類皆然。能實行以上數端。則吾儕之模範國家。方有實現之希望。克拉根乎。余意如此。余所以躊躇出此者。以此。余明知真理之難見。信於人。余明知欲人之深信。不論公私。幸福。必如是。方可獲得。殊非易事也。

(克) 蘇格拉底乎。汝果何謂乎。汝曾計及汝一出此言。汝方備禦詰難。卽有多數人不啻投袂而起。持械而前。將圖奮力撲汝。設汝不預備一滿意之答覆。則必爲衆矢之的。立卽爲人所顛仆無疑。

(蘇)然使余入此險地者非汝耶。

(克)然。然此亦余所當爲之事。余當竭力使汝脫出此險。惟余祇能以余之好意。余之見解告汝。助汝設法答覆。蓋居余之地位。助汝置答。自較他人爲易。惟汝既獲余助。益當勉自努力從事。必使反對者知汝言之確方可。

(蘇)汝既慨允助余。余自應竭盡智能。惟余以爲吾儕於戰鬥之中。設有暫避之機會。卽當向彼等申明吾儕所云之治國之哲學家。乃指何等人而言。俾吾儕可有自衛之餘地。吾儕當曰。人類中固有性情與哲學相近者。此輩當研究哲學而爲國家之領袖。彼性情與哲學不合者。不必以領袖強之。使爲輔佐可也。

(克)此誠正當之申明。

(蘇)請垂清聽。余誠望終能與汝一滿意之解釋。凡人而眞愛一物。則必非愛此物之一部。或一端。必就此物之全體而言。想汝尙未忘者。故余不復問汝能記憶否也。

(克)請再申前說。以余實不了解汝意。

(蘇)此語出自他人。固無足異。惟不應出自汝口。蓋汝當知愛兒童之人。見有呈露少年活潑之氣象者。卽生摯愛之心。且以爲其確有受人摯愛之價值。卽汝之對於汝所鍾愛者亦莫不然。設其人之鼻過扁。則汝將謂其美。其鼻而爲鈎形。則將謂有威嚴。不扁而又不鈎。則又將謂適得其中。設其膚色蒼黑。則汝謂其雄壯。設雪白者。則又誇爲天縱之驕兒。總之苟其人具少年活潑之氣概。爲汝所鍾愛。汝必用種種說法稱揚之。卽其人如死灰。仍必別創

新奇之美名相矜詡。

(克) 設汝以余之愛人之道。忖度他人之愛物。余誠贊成。

(蘇) 汝知嗜飲者之如何愛酒乎。彼等每喜藉種種之說辭而暢飲。

(克) 然有好勝之心者亦然。彼即不能指揮一軍。亦必能指揮一伍。即不得受顯赫者之推重。亦必求卑賤者之擁戴而後快。其然歟。

(克) 誠然。

(蘇) 余更欲重申前問。凡人之愛一物。愛其一部份。抑愛其全部耶。

(克) 全部。

(蘇) 哲學家爲愛智識之全部者。抑僅愛其一部份者乎。

(克) 是固全部也。

(蘇) 凡少年尙未能辨善惡之時。而卽不好學問。則必非哲學家。與酷愛智識之人。此適如拒食者必不飢。而決非有健全之脾胃。汝以爲然歟。

(克) 誠然。

(蘇) 凡酷愛各種智識。求之不厭而永不自足者。當稱之曰哲學家。余其不謬乎。

(克) 以汝之言。則哲學家指不勝數矣。蓋好戲劇者。於戲劇亦有研究。亦將爲哲學家乎。彼專愛聽悅耳之音。與哲學家絕無氣味之可通。蓋彼等爲最無思想最無討論之人。其專門之學業。惟

聽悅耳之音而已。然亦無專門智識之可言。其欲聽者在城中卽集於城中。在郊外卽集於郊外。此等人與其他有別種小智識者。皆得爲哲學家乎。

(蘇) 否否。此非眞哲學家也。

(克) 然則孰爲眞正之哲學家乎。

(蘇) 愛求真理者是也。

(克) 甚善。然余仍欲汝一解釋之。

(蘇) 設爲他人解釋則甚難。幸爲汝言。或尙可相悅以解。蓋汝必許余先提出一問題也。

(克) 問題惟何。

(蘇) 惡視旣爲美觀之對面。則此二者自爲二事。其然歟。



(克)然。

(蘇)合之既爲二事。則分之各爲一事。其然歟。

(克)然。

(蘇)如公道與不公道。善與惡等。何莫不然。分而視之。則各爲一事。與他事合而言之。則爲無數之事矣。

(克)然。

(蘇)余之謂此。蓋欲分辨愛美觀美音與其他有形之美物者。斷非真正之哲學家。

(克)如何分辨之。

(蘇)入於目愛美色。入於耳愛美音者。以余觀之。不過能愛人造的美的物耳。至此美的物。固產自無形之真美。然真美非彼等所

能領悟也。

(克)然。

(蘇)凡僅能愛美物者。非即能愛真美。即使人誘導引掖。彼亦絕不能興起摯愛之心。若而人究爲睡爲覺乎。汝須知睡夢中人。每以不同之物爲同。以相同之物爲不同。其然歟。

(克)若是之人。實在夢中。

(蘇)既如是。則請再以美論。凡能愛真美而並能分辨美物與真美。不以真美爲美物。亦不以美物爲真美。凡如是之人。稱之爲醒。抑稱之爲夢乎。

(克)彼誠清醒無疑。

(蘇)然則吾儕豈不可謂彼能知此而辨此者爲有智識。苟不然

者。卽徒有意見 (Opinion) 乎。

(克) 是何不可。

(蘇) 然使彼徒有意見之徒。不滿意於吾儕之區別。致起爭端。則吾儕可有安慰勸勉之道。而不直斥其腦筋錯亂乎。

(克) 是誠當安慰而勸勉之。

(蘇) 然則請一思若之何而勸慰之。吾儕可先告之曰。不論汝所求爲何種之智識。汝均可以力致。且吾儕誠願汝之得之也。然後再進一問曰。凡具智識之人。知物乎。抑不知物乎。汝 (指克拉根) 當爲之措答辭。

(克) 余謂彼誠知物。

(蘇) 其所知爲世間存在之物。抑不存在之物乎。

(克) 自爲存在者。若既無物。何由而知。

(蘇) 由此即可證明凡確有之物。可確爲人知。確無之物。自不爲人知。

(克) 此爲極真切之理。

(蘇) 善。然設有物焉。在存在與不存在間。則其地位亦當在確有確無間。然歟。

(克) 然是當適介於其間。

(蘇) 確有之物。與智識有連帶之關係。確無之物。與無智識有連帶之關係。然則在確有確無間者。自必與有智識者無智識者有連帶之關係。其然歟。

(克) 然。

(蘇) 吾儕固承認意見之存在乎。

(克) 然。

(蘇) 意見與智識爲相同之能力乎。抑意解別爲一種能力乎。

(克) 別一能力也。

(蘇) 然則與見解有連帶之關係者。當與與智識有連帶之關係者不同。然歟。

(克) 然。

(蘇) 與智識連帶者爲確有之物。此固頃所已言者。余今當先就能力申言之。

(克) 願聞。

(蘇) 能力者吾儕所賴之以作爲。例如視與聽。非卽爲人之能力。

汝以爲然歟。

(克)然。

(蘇)然則請聆余之對於能力之意見。余以爲能力不能爲人所見。物之形式之不同。顏色之各異。非能力也。人之能分辨其異點。是爲能力。蓋吾儕討論能力。當僅想能力之勢力範圍。凡能力之勢力範圍相同者。爲相同之能力。其勢力範圍相異者。爲相異之能力。汝以爲然歟。

(克)然。

(蘇)請再答余一問。智識爲一種能力乎。抑不屬能力之一類乎。

(克)非能力而何。且爲能力之至大者。

(蘇)意見亦能力乎。

(克)然。惟意見可使吾儕有意見。

(蘇)然。汝頃間非已承認智識與意見不同歟。

(克)然。智識無錯誤之時。意見有時而或謬。有識者必不併爲一談也。

(蘇)斯誠一極佳之答覆。蓋由是可見吾儕對於此二者之異點。已洞見無隱矣。

(克)然

(蘇)然則智識與意見。既爲不相同之能力。則二者之勢力。二者之連帶物。亦必相異。

(克)是必然者。

(蘇)智識之連帶物。爲確有之物。而智識之勢力爲確知其連帶

物之性質。其然歟。

(克)然。

(蘇)意見者使人有見解。然歟。

(克)然。

(蘇)然。究爲對於何物之見解耶。意見之連帶物。卽智識之連帶物耶。

(克)否否。頃已證明其不同矣。蓋不同之能力。既有不同之勢力。與連帶物。而智識與意見。旣爲不同之能力。則智識與意見之連帶物。是決不同者。

(蘇)然則確有之物。僅爲智識之連帶物。意見當另有特殊之連帶物。其然歟。



(克)然。是必另有他物。

(蘇)然則確無之物。可爲意見之連帶物乎。以定理論之。人之意見必由於物而發生。設無一物。可有意見乎。

(克)是烏乎可。

(蘇)然則意見者。必對於一物之意見乎。

(克)然。

(蘇)無物者無一物之謂也。

(克)然。

(蘇)無一物與無智識有連帶之關係。其然歟。

(克)然。

(蘇)然則意見與有物無物。皆無絕對之關係歟。

(克)然。

(蘇)今夫人既非絕對有智識。亦非絕對無智識。可乎。

(克)似可。

(蘇)意見一端。既當求之於二者之外。則謂其明於智。或暗於不智。可乎。

(克)是皆不能。

(蘇)然則汝殆以意見爲暗於智而明於不智歟。

(克)誠然誠然。

(蘇)在智與不智之間。

(克)然。

(蘇)然則汝以意見爲居間物歟。

(克)誠然。

(蘇)然吾儕頃不云乎。凡物在同時能似有而似無者。卽爲確有。確無之居間物乎。與如是之物有連帶關係者。非智與不智。乃智與不智間物也。

(克)然。

(蘇)在智與不智間之物。已爲吾儕所拈出。而名之曰意見矣。

(克)然。

(蘇)吾儕今所應求者。惟具此似有似無之性質之物質耳。一經求得。當卽以相當之能力配之。蓋有無之極端者。當配以極端之能力。在有無間者。當配以智與不智間之能力也。

(克)然。

(蘇)此節既確。余將一詢彼不知有一種永久不變之真美者曰。汝知一切美觀物。果有一久而不現露其醜劣者乎。公道者有永不爲不公道者乎。一切高潔者有永不復變爲污濁者乎。余所以發此問者。以彼好美觀之徒。終以美爲多數之美物。卽明告之以真美與真公道。實爲一永久不變之物。彼亦必不余信。

(克)美觀之物。甲方面以爲悅目。乙方面有時或竟覺其醜劣。其他如公道等亦如是。

(蘇)物之視爲加倍者。非亦可爲物之半數乎。蓋爲甲物之倍數。可同時爲乙物之半數也。

(克)此言甚確。

(蘇)物之重者與輕者。大者與小者。亦不過一方面所定。自他方

面觀之。豈非又輕者可爲重。重者可爲輕。大者可爲小。小者可爲大歟。

(克)然。此固無不可也。

(蘇)然則世間固不乏似是而實非。似非而實是之物歟。

(克)此適如小兒所猜之謎語。實無從知其究竟也。蓋如以上所云。此種種者皆有兩方面之解釋。欲確知其是與否。有與無。誠非易事。

(蘇)然則汝將奈何。汝將謂其適在是與否。有與無之間乎。蓋此種種者固不較確無爲更暗。亦不較確有爲更明。誠不待言而喻矣。

(克)然。

(蘇) 由此觀之。可知衆人以多數美觀物爲眞美之謬見。實盤旋於空際。確有確無之間。明矣。

(克) 誠然。

(蘇) 吾儕頃已承認凡此類之物。當認爲意見之連帶物。而非智識之連帶物。蓋居間之物。當屬諸居間之能力也。

(克) 甚善。

(蘇) 然則凡僅見多數美觀之物。而不能見不變之眞美。能見多數之公道之人。而不見不變之公道。雖經人指示。亦無能力見之。若而人可謂徒有意見而無智識者。其然歟。

(克) 然。

(蘇) 彼能見永久不變之眞美。而亦能見多數美觀之物者。是爲

有智識。不徒有意見。

(克)然。

(蘇)一則愛智識之連帶物者。一則愛意見之連帶物者。後者卽爲愛觀悅目之物。愛聽悅耳之聲。而不知真美之何在者也。

(克)誠然誠然。

(蘇)然則吾儕稱之爲愛意見而非愛智識者。何所不可。彼人將有怒吾儕之稱謂爲不然者乎。

(克)果爾。則余又將與商權懲忿方法。蓋人不當對於真理而怒也。

(蘇)善。彼愛真理而愛確有之物者。可稱之曰愛智識而非愛見解者。然歟。

〔克〕是必然者。

柏拉圖之理想國 卷上終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尚志學會叢書

### 現代哲學引論

張崧年譯 此書用通俗流暢的文字，講最近三十幾年的歐美哲學。內分五章：一、現代的實在論，二、羅素先生的哲學，三、意大利的新唯心論，四、實用主義，五、柏格森之哲學。舉凡現代新哲學的幾個主要潮流，包括無遺。欲知西洋哲學到了什麼境界的，此書確是一個最好的。

一册七角

生物學的人生觀 一册一元

張修爵譯 本書分四篇：(一)機械的動物體，(二)自己保存之本能，(三)性的本能，(四)基本本能對於人類發達之關係。洋洋十萬言，立論新穎，理想深切。讀此對於人生的意義及其將來的趨向，自易得確切之了解。

柏拉圖之理想國 二册一元五角

吳獻書譯 「理想國」乃古希臘大哲學家柏拉圖所著，各國都有譯本。此書體裁，乃對語體，甲論乙駁，以闡明作者對於政治、產業、教育、藝術、哲學等等的理想，筆譯亦明暢易曉。

邁歸輯納法和演繹法

潘梓年譯 一册一元

此書取採本體裁，以簡便為主，非可材料，有條理，便於讀者。書分三篇：第一篇論科學方法綱要，第二篇論補充法，第三篇論系統的發展，每章附有習題，以令學者反復研求，窮其枝葉。譯筆亦極明暢易曉。

近代思想 三册一元一角

過繼根譯 本書敘述歐美十五家之思想學說，讀之可以明瞭現代思想界之一斑。

實用主義 一册六角半

孟憲承譯 本書詳論實用主義的意義與概念，以及實用主義與常識、宗教、人本主義的關係。

倭伊鏗哲學 一册五角

瞿世英譯 倭伊鏗哲學之神髓在提倡行為奮鬥向上。一點。此書對於倭伊鏗哲學及其哲學在文化上教育上之影響，解釋極爲清楚。

潘梓年譯 一册一元

此書取採本體裁，以簡便為主，非可材料，有條理，便於讀者。書分三篇：第一篇論科學方法綱要，第二篇論補充法，第三篇論系統的發展，每章附有習題，以令學者反復研求，窮其枝葉。譯筆亦極明暢易曉。

第一篇論科學方法綱要，第二篇論補充法，第三篇論系統的發展，每章附有習題，以令學者反復研求，窮其枝葉。譯筆亦極明暢易曉。

第一篇論科學方法綱要，第二篇論補充法，第三篇論系統的發展，每章附有習題，以令學者反復研求，窮其枝葉。譯筆亦極明暢易曉。

